

83653

89879



黃澤南集卷二十六

崇禎甲申之難諸君子負氣備極名誼無不死者而浙東為多人上感水曰甲申之難浙東故多君子而

也公死時猶在東長安門開先帝遺升捐膺恤吳冠帶伏闕題其几曰媿無半策匡時難惟有恨報主恩

遺投遺死僕遺解之少楚風聲曰若安知大義更進毒酒頃之九竅血裂而逝嗚呼方公之在銀臺坐子株

連去洪思曰黃子在昭時及昭時黃子就曰寬以侯之仲吉疏又上及文賦曰存此遺論仲

言亦未嘗以臣言為不遇其罪思失迷阻千秋之論忠義之心盡聖代開門之典然臣願可斷言

亦以是罪去及再召轉南通政陸辭疏四大事深切時政當上意已出都三日遣中使召還上面諭曰南京

無事留此為朕任諸要務因賜酒慰勞之推少司寇及大司農不下明春擢副憲公自以特立承主知無所

圖報又冠帶已迫極極杜門匿牀下宰相圍饋而取錢度必死遂先一月遣書辭家人曰吾身業已許國脫

不虞不必責若及賊至屢促張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召外援至動色叱罵而去云何遂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嗚呼張總督黃者異人者乎履傾無所用一木為猶憶公之治吾澤也五百里內蕃伏情弊無所不悉又能

知其里貫姓名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著某捕之立至無有欺者治郡五年為監司三年諸貪墨之吏率



解授去無賴子弟扞文網者輒付之法無敢怨者方李崎亂時關漢海幾逼授往例請就撫公力持不可與
鄒中丞建悉力定之海外以安及劉香被擒鄒帥幾為邵步公繫其母錄其徒衆誘之海隅卒授首焉凡為
漳築關城鎮城三兩處皆不費庫錢民樂趨之應時而具余嘗謂公以公才任督撫一二年可使盜賊駭散
邊圉不驚公因以病咯咯不樂外任也已卯從福建方伯入為光祿卿振竊剔蠹革中官占役者所有以數
萬計會上供米過耗請暫折白糧以佐司農中官皆其狗情議奪稍願終不能違也初公在工部時魏璫正
熾以隸屬諸曹就已無免者有詔委公拆北堂剋日完工計當以侵損為罪忽狂廳起北堂盡落公得脫然
時督琉璃黑窖二廠馬瑄趨作獸吻欲依嘉靖時舊式公苦無所得夢神告以南方數百步沙土中備有之
晨起發地果然於是稍遷屯田司郎中而添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為之屈乃請降俸領漳郡去嗚呼
公不死於璫而死於賊不死於殉名諱而死於殉社稷昔之殉名諱嘵嘵者今皆得指之為奸邪門戶
而公巋然獨以千古不死名予至會稽弔諸賢者聞其內行孝友甚教至嘗買一婢入門問其姓乃同邑侍
御任雲門之女孫幼賣於史氏公為泣然曰青蓮有女以異鄉流落吾安可以此辱先達之裔乎遂具衣冠
告祖廟命為次女擇婿嫁焉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謂公勇於為義一日見婢掃於廟事至東隅視其
指耳公即分其嫁女之資俾士人而及見而問之婢曰此吾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吾兒時嘗墜於此不覺
歸之惜未及告廟命為女一事之佳與魯庶常太偕同年庶常卒於邸子伶仃甚遂以女字之此其人即不
死社稷足風百世而又死社稷故其顛末與文成忠肅同類人王子皆潮人耳似未易與公死社稷爭烈也爭
烈也公諱邦曜字爾豐號四明萬國已未進士生於乙酉繞甲始周元配虞贈淑人繼金累封淑人子欽邑
諸生金田公之先明與有高祖信為漳平令再傳為雲龍公是生承雲公皆以公貴封參議大中大夫宏光
元年已得請贈諡諡與有加且奏矣為之銘曰四明嶽嶽陷古砭俗遇煩能斷當軌不辱治郡之才逾於趙

張使維維厥有紀綱初懷憤憤移則無國天傾難支驥老益奮唾司馬面挑中貴手恨不乘鐵削此亂醜
垂言畫棺風雷生哀嗚呼萬年其誰不憤

左忠毅公墓誌

洪思曰制科之士唯知作官何知國家有婦寺星秀方幸國家有婦寺則官易為也五虎五
彪之爭而國傾危如燕宗則非有楊左合二人之心血合二人之聲名復合高魏周繼諸人稱稱
與之爭而國傾危如燕宗則非有楊左合二人之心血合二人之聲名復合高魏周繼諸人稱稱
當昌啓之世情楊左猶漢曰李杜也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驟不能勝天地而天地亦卒不違之昌啓之際國家遭於大隕光
宗臨御未逾月龍軒粹變中外旁皇諸閣老竭力常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臺省者楊給事公澧及
左御史公光斗也二公定危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特聞方庚申八月紅丸禍起楊公
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恒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聞大體以婦寺名愛新主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
封據乾清宮聲言欲垂簾決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沈沈視二臺省發揮公見事獨早持語甚厲每
云上年十六不宜託婦寺之手內寺時時謂必仗公及諸臣疏請移宮中使橫馳索左御史謂左御史主使
公立墀下簡殘薰付楊公曰斗命盡於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請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
諸道逼脅陰射者日益聞賴上持聖母陳一作陳語未變也又數年乳母客氏寔用事羣小伏其門鼓魏忠賢
與對食其款漸關朝廷事公歎曰此禍成倍於他日矣於時南樂始柄諸老先後罷去公為僉院與總憲高
忠憲公掌科魏忠節公張福永曰謂高存之舉龍魏孔數南樂偶失儀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高
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瑯瑯嶼遂不可撲方楊公暴魏瑄二十四大罪時瑄意微創也羣小為之畫策
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廟寺有名目者迹盡削而公論南樂及三十二斬罪持不下洪思曰今名臣
行錄言楊忠烈二

十四大罪之疏上公亦紳三十二斬罪之疏居數日有旨削奪公持襖被策塞出國門羣小遺通者露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禍於是并發謂移宮謀出王安諸臣藉王安致魏氏無當乃推一中翰引交通律斃之矯旨逮諸臣而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楊淑山及滂母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子弟曰幸讀書勉爲善勿以我爲戒諸鄉里倪旆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納至黃河乃反既下檻車抵詔獄勒賊二萬數所在繫家屬比追而公與楊公已同斃鍛鍊之下時丁卯七月也嗚呼天乎太祖高皇帝手滌日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嚴肅度百世非婦寺所能亂有亂之者不數載隕隕然既二百五十餘年天地假寐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焉洪思曰一非呼以寤天地有寤天地者太祖不惜以其聲名衰耀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興徒於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癸丑授西臺已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銓胥假印買官者銓實爲清既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不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勸相之方請以屯田一事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數挾勢不能久宜做漢力田科使州郡以田爲殿最且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青其矜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處有矯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莊頂債者公正辭拒之瑯耳去東朝亦不得怒也既改理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與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達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於此矣誼不以齒葬芸人且使吾子弟於此遺種也萬自公之理學政而北人興學猶南人之興田又以其暇日圖射圃親課射請開武學布經武淵源於學宮故十數年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皆自公發之鄭吉水張福永曰謂鄭忠介也名元標吉水人嘗言三十年前京輔不識稻粟比來萬州西地左滄嘆之力也某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廉能者皆

曰左公在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賊夫當漢神爵甘露間道稱極盛趙廣漢韓延壽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皆犁然當於人心一旦坐責旒幟龍蛇與丞相攻許伏歐刀擊殺之下無敢爲白者是猶曰奮激使然左公謙約以冰蘖自治鞏毅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泉訛嗚呼豈非天乎公與諸公歿不數月而烈皇出魏璫父子凌遲死諸彪虎各正法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贈卹予諡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化中等各贈官議諡有差又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洪思曰公先止得贈太子少故天人爭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其勢決者與之挺白其緩長者與之遲久挺白之與遲久天若睨視之以得其口則羣天下俊傑無所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操鈎繩擊人於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衆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兄弟友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間歿年五十有一既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士多爲之銘者而御史三山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千鏤貴斷岱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較蛇射彼虎兕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千鈞之轉僑於附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繼後固喬艱步豈若否傾遂逢泰主湛漢之波瀲彼淵壑日月飛湧以照瑤玉白爵黃芝隕星射鼎匪獨關西備彼大鳥直道之彰以鼎以鐘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馬忠簡公墓誌

洪思曰在魏客時諱上之有周馬猶吳下之有魏周也人謂魏忠節之死也周忠介以女妻其孫而亦死周忠惠之死也馬忠簡以女妻其子而猶得不死人成以爲異吁長者也夫故天子憐其朴忠也忠簡一疏掃寺皆怒言六不便直於忠惠而忠惠之死也死於道學忠簡之不死也忠簡不死於長者凡羣小之怒道學甚於怒長者此黃子爲周馬二公銘墓意也

幼思馬先生者具至性抱痛明發自西臺登三事常衣布素茹淡以志所思視其人樵樸長者也然遇國大

政案呢喃不敢出口輒明白擔荷不辭方萬爾末載

遼藩甫窺河西經撫交梓不力并驅入關時論久

未定公在臺主職奮筆曰為邊臣聞寇至無逃有死經撫俱喪地歟身又何所短長乎天啓中年增魏始煽

保客有騰氏也時客氏已稱奉聖夫人矣

乍出宮內旨趣之甚悲慕廷臣疏上輒切責詆欺公因言祖宗

家法親王長輒就封太子册立後居東宮家人之間至為嚴肅今客氏一保姆長居禁地壞家法不便一宸

居宥密慎閑防永巷之人得恣意出入不便二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既乖貫魚小星之序可無履霜堅冰

之虞不便三又有權璫操其線索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四出八非時外廷必爭爭必激激必逐以保姆

逐言官累聖德不便五事關國體責在輔臣輔臣不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得則天下以保姆重於輔臣

不便六於時朝廷春秋鼎盛而內旨數併冲主公又言陛下天縱批答若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詐時又數

年矣安可自命幼冲以詆欺責臣下乎疏上璫怒甚將予杖福唐

張福永曰謂葉文忠公向高也公福唐人時為東閣大學士言雖不用猶敢言時

猶在閣力爭之得奪俸一年上以公朴忠與視屯馬事竣得督學北畿公之督學與視屯馬皆踵左浮丘

洪曰謂左忠毅公光斗也公號浮丘時與

楊建共主三案者一時海內稱揚左

故與浮丘交甚驢損益無間也而趙高邑為太宰公布其文於學宮

會高邑有所去取違羣怒浮丘攻魏璫禍四發天下岌岌莫必朝夕公得以例轉浙江參政歸於時璫燄將

遂焚鼎海內名賢羅織盡矣吾鄉周仲先

張福永曰謂周忠惠公起元也公字仲先忠簡素與

仕時嘗夢值一綽版書西臺法從名與仲先相亞也及仲先殉羅織者未已哀輯要典得公所議三案事居

多緹騎且出公餐寢如常時謂所親曰即不測命耳無負諸君子居亡何今上龍興諸黨殛死公用屢薦起

南大理丞擢左通政會墜馬折肱屢乞休不允乃改南京太常寺卿尋進督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公之督儲也建德鄭公

洪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公思曰謂戶部尚書鄭

徐納言墓誌

張福永曰蓋徐公之親初從高廟為東林講學之游後乃作書引疾歸今以徐公之名動天下人益重徐銀臺一棟矣不待是銘也

勿以涓埃獨於請託受事年餘所完額至十餘萬鄭公常歎曰賢者不可測馬幼思乃清辨如此既進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以祝釐行給三品誥命祖父母如前官聞賊陷和州舍山兼程歸與諸鄉議防守甚設又頒保甲書勸富戶積穀請諸宗勳宦各蠲助率備於是留都晏然反側子不作公之力也事平米價翔貴諸積穀者得翹其直民亦不飢成神明頌公而公已病困幾瀆在牀簀間聞司城關說盛行猶口作教呼吏書之令勿以請託敗公事功之日旁無媵侍家僮數人行簡蕭然計聞上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公諱鳴起字伯龍萬國庚戌進士五世祖環為左史守普安州有聲環再世應宿應宿生性愷是為兩贈公黃大母林大母俱贈淑人公十齡而孤撫於大母庚子舉於鄉十載乃成進士為浮梁令調新建兩邑之民誦之如慈母公每入長安必取道江右江右父老必數十里迎勞曰是吾之桐鄉也公生隆慶辛未至崇禎丙子以盡瘁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上遣國子監博士魯鑑諭葬已卯春開兆於漳之江東浦西之南至癸未秋乃克葬諡祭二壇為之銘曰霽霽法從天所施兮峨峨頌言為世經兮上從列宿扶華臺兮下與貞夫游九京兮金鏡不蝕全令名兮龍章煌煌開茲瑩兮

恭定從吾超 諸老宿皆在都下願名位尊自以珥筆不敢從諸公游居亡何公引疾先出都諸老次第請去
忠教南星也 予亦乞歸養得候公於里門值纒騎出遠周仲先 洪思曰謂周忠惠起元也最與 閭巷老穉饋餼聚香噉
噉乞纒帥寬假道路公聲噉曰是奚為為虎銜負寧有完理從朱雲之言何遽癡乎歸謂諸郎曰吾即不測
一衣帶水從汨羅母為噉噉也予觀世所謂學士膽決明雋無有如公者矣公初仕金壇與顧奉常 洪思曰
陽憲成也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一時游為東林書院主故時論詆訶東林亦首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
海內諸君子多從之東林之名蓋起於此游為東林書院主故時論詆訶東林亦首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
於人倫之鑑所可否重於阿衰塗負之豕望影而啼方從東鹿奏最入改為吏曹羣小已仄目視之及辛亥
計發王關西謝事錢金鼓舌姚給事宗文附和錢金併力於公以公為道學黨人黨人之目從此始故事銓
曹被人言輒杜門東裝公謂三年以來造黨空國既兆已發不可不辨乃為三疏直剖宣城所指蹤諸奸狀
疏入留中讀其疏者至為手顫先是一年趙儕鶴主察黜權要戚屬為御史道隆所許亦出疏辨於是再見
故公於趙公先後稱相知天啓之初趙公秉銓起公為考功銳意澄序而王永光為南總憲好惡動相左總
憲欲去南臺李希孔王允成及儀曹王象春公大聲曰考功奉天子威靈弊羣吏事權非輕名義至重若黨
邪陷正二祖列宗實式臨之王總憲亦心憾公而所黜吏石三畏何早輩皆貪緣潛京師走瑞門弄其心手
公時已召為大理丞轉左通政或謂公曰吾道將泰自古來連茹之盛未有如今日公愀然曰久旱驟霖無
霖霖之勢吾虞其竭矣既而高總憲 洪思曰謂高忠憲學龍也後死於 彈霍維華霍亦竄身於瑞與諸失職
之徒謀翻醜趙太宰尋以破格為失職者所撫公決意引病去不一年而纒騎四出銀瑞相望故天下之膽
決明雋未有如公者也公竟以是見絀於天下病鬱鬱不起居間常問公鄙南臬稱黑白不欲太分明為言
路指摘此云何公曰此自宋人雅語耳論者自詆韓魏公於南臬何涉予歸取名臣錄閱之果然公於書無

不窺而要留意於經世之大至於鑑別事物立照立斷其天性云有子五人長伯案負奇才登壬午賢書次
仲吉太學生余始識之北司 洪思曰此德公也名仲吉字幼安今海內但稱曰德公云蓋小字也德公少負
門也既後遂至淮上德公方與江右彭達生來見欲送子至維揚子以為不可力辭焉時猶未深諳德公也
各揮涕別去廷杖後發歸象在北寺而德公已自走二千里上書請一死以明子之至清至勤真忠真孝於
上前廷杖一百死而復生十指皆淋漓而復獲同羈北寺始知相知之晚也公生於萬曆甲戌成甲辰進士以
孝經學極苦子亦自是始深諳德公焉曰子始識之北司傷相知之晚也公生於萬曆甲戌成甲辰進士以
崇禎甲戌逝享年六十先配林贈宜人繼張封宜人將以崇禎癸未十有二月合葬於白塘山為之銘曰吾
聞詩書皆好正直警之繩準以為物則誰謂天求而抗不克鑄象於鼎異類所怪以劍試石鉛削所誰駭謂
道業朝拱乃大見爾諸昆球琳環珎呼雷開冰拔地出山安知岱華亦棲是間

閃太史墓誌

洪思曰蓋雲南閃約華也子因姚文毅公曾謂之京師偉人也後子為秩宗肅肅萬陵行矣適其弟何萬里來乞銘

巨澤長松龍蛇與游豈不然乎先是二十年人才未雕豐碩之彥有吳門姚孟長漢中閃仲畏皆七尺白皙
眉鬚如畫每出入館閣下馬過關門行者屬目亦復為上所知名是時仲畏籍甚幾與孟長峙仲畏之學出
於孟長孟長老華至四十乃酬仲畏爾然二十八濟瀆池言行修整舉止見致雖孟長自謂不如也天啓丙
寅諸賢罹於增繳公折五鹿不損其角丁卯為史官遽削籍去或以為是孟長門人剪厥羽翼然而公固自
鴻也公跨小馬出都城樓遲吳越恒慮叵測為保山公憂亡何而日月再旦公起簡討修熹宗實錄園黃之
議藉以底定己巳冬口入內地環出城下諸朝紳分地守關公守宣武門捐助庀械給騎士晨夕行風雪中
時吏部公亦就養在邸中每以大義勸公棘王事不得內顧公誦鳩羽為之涕下居兩月敵退解嚴公父子
相賀悲喜動行路明年為福建主考時相方綜覈字義鄉物至寡免者公獨以春容得盡其聲是年公季弟

侗亦領解雲南來京師見者擬之雙壁既念吏部公年暫高雅尚山水每想天台雁蕩將撲杖履與共游自乃以册使桂藩之暇借季弟侗奉吏部公登赤城度石梁過雲巖觀瀑與諸子姓屬和吟嘯而歸蓋自江左諸賢與會因暢未有盛於此者也乙亥還朝爲官坊充日講官遇所敷陳大政持之不動引經徵中天子嘗爲心異焉丙子典試北畿時相又欲以徵文構罪飲章已發公具角素入直上願之間狀乃立諭章服供事而忌者益至本以值吏部公艱歸上爲諭祭賜表裏乘傳禮顧甚渥又數年東崖括蒼俱已柄用思玉鉉之託無如公者壬午由庶子爲少詹事遣檄教趙時 肅齊魯寇陷大梁楚豫皆潰公瞻松楸未出山天子問輔臣誰可參與樞密者僉以倪公元璐及公名對時公猶未就道乃先用倪公 洪思曰時烈自遂以倪公爲而公已先一月卒於家又二年而倪公殉社稷蓋公死孝倪公死忠予與公游不甚狎間見其家庭所游詠心坐其旁太和薰風也及聆其季弟侗道不私之談以爲君子以道自私則君子之過也又以爲朝廷苦無財不如遂罷一切與民休息愛其語似其昆兄弟平昔之所講求者豫矣今天下既益弊欲爲休息無期安得公垂紳委佩而治之公諱儼崇禎乙丑進士享年四十有五配鄭子二公家世金陵徒瀨之保山八世而爲吏部公今上中興優禮詞臣季弟侗來爲公請祭葬因貽之銘曰天地將播玉山頽雨霰將集鶴鳴哀精靈上下風雲迴要汝伯夷歌康哉覓佩霽冠無乃來汝子汝弟清人懷碧雞金馬辭崔巍

張枕公墓誌

洪思曰人謂枕公之學蓋得之白雲庫以其願有同業焉今銘墓亦不言同業何也蓋公云時枕公雅自比黃允公願必受易象正乃去

張枕公初名宿旣墓嘗事爲人更名幼安東昌大司馬公之子也崇禎時公爲司空失中貴歎以城籬事被讒下請室枕公時爲孝廉寒月藉紳臥柄人門哀請不可得迺上疏曰臣父鳳翔立官孤苦晨夕在公不違

寢食去冬口薄都城臣父拮据應備鎗砲矢石一百九十餘萬兩次退口未有失悞又所節貯工部錢糧存積至三十餘萬倉卒取辦皆出於此臣父被逮之日猶餘十萬五千協樞累疏俱在御前獨以縣籬工作不中度久因囹圄徂秋涉冬染病沈篤臣父今年五十有四頭鬚盡白臣恐猝然不測即臣母子齋志長隨無神聖化竊念臣父陛下之臣也臣登賢書亦陛下之臣也臣身即爲父身父罪即爲臣罪臣願長繫先伏斧鑕令臣父得親天日臣死無愧及司空赴漳關枕公與俱甲戌將試南宮意不欲往司空曰爾不出人母以我爲慰乎旣出遂得萬方是時烏程 洪思曰謂溫體仁也體仁當國枕公謁選宜得令或要之君中枕公不可遂得威令威小縣又在三輔間豪右相藉爲治枕公下車搜剔諸要害爲救窮民書三四上當道心動皆著爲法嘗攝曲周邯鄲二縣令去皆思之三年政成猝值口至諸名城多破者威小又固得不破口掠關廊去破清河清河人亦謂威破也寢聞上而韓城 洪思曰謂薛國觀也國觀韓城人體仁當國十年舉朝攻之無適當國以司空故遂逮枕公辛巳之秋余晤枕公於西庫 鄭政曰子以庚辰五月被逮八月廷杖在西庫不數已之秋見枕公時復在西庫也今石秋子所述黃怡怡然君子也在庫中櫪戶讀書專帖如平時久之得折贖歸時寇攘已逼都邑人才如刈薙數衰蕙萎矣輒歎無薙也乃趣司空爲大司馬尋又輒議罪甲申三月議城旦上枕公悲惋不自勝移疾出東安大司馬與俱慟哭歎曰賊勢如此將奈何枕公曰大厦已壞不可復支兒即死大人努力起佐天子耳大司馬去十有七日而都城陷八日而枕公卒得舍殮於東安之甄家莊人嘗言張東平長者也坐不窺簾夫當東平唱義時呷血升壇諸侯揮涕此豈簾內長者之所能爲乎人皆言枕公敦實豈弟如顧榮鄧攸之倫余觀其氣誼卓然死生出處皆不謀而中於道余聞之大司馬曰吾兒蓋得之學問云兒居平書蹟追事鍾王下至虞褚凡十數家俱臻闡奧所手爲易象濂洛圖書凡十數卷

皆坐臥與俱余得而觀之良然司空又云見嘗言人生無官可作上也有官不作次也中年雅尚不出與內
子自爲師友兒婦姚又有令德懿行著於姻族兒字之曰柔子姚沒而兒乃以文行獨聞夫亦藉天作之助
乎枕公四子長翁之襲錦衣次舍之即所謂石閭君余誌其墓次奔之次翰之孫三人姚安人先葬於龍原
枕公未克葬而舉家南遷大司馬每北望歎曰吾不慮清中原誰爲誌兒墓者余乃起爲之銘曰孝不違君
獻大廷只忠不違親慎乃疆只七日殞軀從帝旁只魂將南行體北征只朝翼二祖匡兩京只天運迴環終
永藏只石馬不如玉管長只與鳳和鳴蜚故鄉只白雲英英來子房只母爲龍血傷園黃只

張天如墓誌

洪思曰黃子爲秩宗奉祠將出都時所作子在翰林後知諸產多從周書爲羣小所忌而天如與楊
機部二人獨深相向往往雖目之爲黨人不避也皆樂與子同其出處天如聞子小入勿用疏削籍
歸輒請假去開子述杖下詔獄必欲其後願內一死以明其忠補及葉開山徐德公言皆未可知也遂走
不可諫因念子則精時周延儒爲政其後願內一死以明其忠補及葉開山徐德公言皆未可知也遂走
與見廷儒力從與之曰救黃潭不及見子出獄而死故銘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則皆惟余之故也願公
任之天如竟以是憂憤成疾不及見子出獄而死故銘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則皆惟余之故也願公
風子言天如病篤猶與門人講易已謝門人曰月甚明我將行矣乃
逝嗚呼非好讀書至死惡爾深相向往死且不避黨人之名亦不避

國家詞林之重二百六十年矣承明起帥率發軔東觀自非是者比於雉雉桑穀正嘉之際間一少變未失
大旨至崇禎而後授守他寄其大旨患失也洪思曰薛國觀揚嗣昌輩皆不由詞林入翰林知朝廷已心薄翰林
曰召對問時之策黃子履言曰教時在知人而或謂三代以上無書好讀書者非愚必迂嗚呼誠愚迂則
而烈泉不悟始溫周而終薛楊國安得不亡乎而或謂三代以上無書好讀書者非愚必迂嗚呼誠愚迂則
舍書而可六蔽之說何解焉崇禎辛未庶常之選有張西銘先生諱溥字天如之名滿天下忌其名者
至藉以入告嗚呼士大夫不讀書又罪天下之讀書不修名又以名爲厲於天下將使渾沌爲附釋老祝之

凱章邪而凶歐蘇則傳巖學古之爲胥靡者有以也予性頑且鄙寡所見書即數見不復記憶且以直言買
罪九折幾死天如既口訥沈默不喜持論予謂是一先生終當以文據於鼎耳而亦且退受疑謗嗟如以死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星落雨隕春秋所嗟蓋自公之歿既三季而上帝板蕩陵谷翻變洪思曰謂甲申賊
陷北都也公卒於
辛巳至甲極晉宋之禍叢於輔展而世之詛咒學古者猶謂是讀書修名之誤嗚呼使讀書修名得用於世
亦豈遂至此即遂至此齋先王之道與龍血共碧未爲不古也而快意釋決者猶未滿其胸臆安得數天下
以供快意橫決者之驟憤驟樂以滿其胸臆哉嗚呼公歿踰年而天子乃知公命所在學臣取公所著書一
時進覽者三千餘卷又踰年而李賊併入國家顛覆嗚呼學古有獲者之不祥一至於此則其至今以入詛
咒者之胸臆宜也公生於萬曆壬寅三月卒於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四十方壬申歲公在館選甫一歲余以
中允削籍歸公報余二詩即請假去相別九載余受逮下詔獄公益惶慄出從宜與歸遂鬱鬱病數日不起
陳子龍曰天如聞子被逮其經營急故公之退退而死則亦惟余之故也夏允彝曰天如既被議而退無復
難備至故子未出獄而天如先歿矣
叩關不果行鬱鬱遂成篤疾臨死而歎其母曰兒有何恨連呼公少與張采受先交日夕講習一堂之上諸
曰可惜黃潭浦至死而目不瞑傷其不能救也終不言及家事
經史皆手錄七遍謂之七錄齋受先既成進士公益自奮必以文章廉隅砥礪天下其擯不與者疾之若仇
公益溫克善下而無忮忒之心黨既既發時人日談復社連及受先受先爲上疏曰復社者江南講習之社
徒有其名不盡關婁東謂復社是臣事則臣時任臨川出處不同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繳負
義圖全臣不出此且以張溥日夜講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嚴給之下不得泣血自明
亦足哀也烈皇覽之惻然乃用劉御史熙祚姜給事琛言洪思曰劉姜在思陵間最剛直敢言熙祚後死於
賊長沙陷罵賊不屈至刑腹橫曳倒磔以死安
帝初諭忠毅塚建言廷杖下獄以劉宗周救得免死諱成國徵公遺書事始曰公所著有春秋三書十三經
變後不敢廢命歸山東死葬敬亭之麓後人立祠虎丘祀焉

注疏纂史論七錄齋集文典文乘所刪正標置行於世者不可勝舉曾祖鯨祖仲皆以伯子輔之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公父翼之未贈官有子十人公次居八世為蘇之太倉人嗣子永錫陳子龍曰天如死存遺曰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以崇禎壬午葬公於婁江南岸又三年受先乃告余為之銘曰哲人所託亦各有同後生一女海內傷之

唐棣之墓誌

洪思曰燕都破士饑死報國者秀才許炎貢士唐自華二人焉宏光初炎獨贈官

蜀達州唐氏世稱儒者其先為浙蘭谿人元末官於蜀遂居達州永樂時有唐瑜以五經薦舉上錫之璽書予儒籍故獨以儒籍名世罕儔焉自五經七傳至椿生自華字棣之別號西離是為封公公儻善文章七困場屋乃舉明經又逾年乃子亨予成進士時李賊由陝西出潼關蹂躪豫州遂分三路入川聲言四十萬會於達達勢岌岌公攜老少奉大父避山中身率健丁五十餘人持長弓勁弩神器鎗伏於林莽伴遣老少行餌賊賊猝過劫之伏俱發大殺賊賊疑不敢上從他道去公乃入城奉大父歸與羣父老守令議戰守具甚設所為培壘糧糧選銳扼要甚備故自申成闖賊關蜀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皆公之力也公既以明經就廷試撫按交薦公邊才宜授樞屬公自以父年高不樂遠仕歸養四年而王父乃殤公慮於墓又三年乃召子弟告曰吾今可以許國矣吾將破萬金之產輸朝廷以疆場從事即不幸膏艸裹革猶強於兒女子手中方是時獻賊已破荆襄奪棧道梁萬出入夔關如搔髮頭上諸子弟勸公曰今中國事甚壞不可復支保鄉井當為第一他盡瘁者以付亨予可耳公俯首是之不答而中甚瘁又亡何獻賊上渝江破重慶而闖賊亦已陷成都蜀中大潰浸有傳燕京事者公北面大慟曰吾安能以區區鄉井畢朝廷之賜乎

遂卻食三日時亨予為南膳部報方至親友往慰公叱之曰燕都有變禍在吾君兒輩何足聞也於是搖黃寇與獻賊雜蹂躪川東公攜家退守達而捍城寨亦破公仰天歎曰吾不死於賊命也顧茲斗大孤城終非我有吾不從先帝烏號寧從先人陶陶地下蓋又不食數日乃卒公之臥也或勸之從亨子趨南都者公曰已矣國破君亡吾輩當死吾年逾六十又有子幸不死五經之塋不可遷也吾安能碌碌累兒曹為黃石史曰世何患無材漢魏之末遺難不數年豪傑摩厲往往自奮若羅萌田子春太史子義之流皆率鄉閭部署子弟與強敵抗屹一敵國世何患無材患無其心耳予間問亨予乃公細行何如曰慈孝細謹人也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公獨攜家往李果怒頻麾之出公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日諸畜踐堂中公善視之牛馬與芻蕘與糝李遂歡益用底豫公既自營以分宅給諸弟鄰有結族自張其券欲售公公婉謝之遂有惡聲公乃鑿溝三尺砌屏三丈斷之署其樓曰欲問青天憑閣近不貪外地砌屏高其操邁如此公有弟四人及妹皆嫁皆公主之同爨此間公有子二人長即亨予為禮部郎稍遷臬憲次階豫選貢士有孫三人階豫將入蜀營葬亨予請吾先為之銘曰田疇何人不賣盧龍史慈何人亦擊厥宗達州區區存於唐公秉德彊固以峨以龐俎豆干城勒於鐘鐻五經之世八世乃大辭彼屬權以建閭口顧念京社喟然發慨齊志殞身以示無外

馬和州墓誌

洪思曰蓋馬如蛟烈帝五年子既以救饑龍錫調官請告未得歸因以易象春秋言本朝歷年及疆場用人之故上問今師中堪用知何人子乃言臣素不交游於中外人材不能盡知也但宋人謂邊帥之材即不可得當於薦紳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即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已無足觀何況偷生遂成口口之事天下總此人材不枉處序必在林藪臣所習知有和州馬如蛟與毛羽能任贊化皆備有氣骨則皆棄去矣上益怒子遂以此得削籍歸嗚呼子亦知人哉

人有重於金石無所藉金石之言然猶取而勒之曰其氣足以相召則亦取之矣和州之陷馬侍御既以節死一門死者十餘人余聞之既晚約與倪鴻寶爲文寫其哀痛自以才不及鴻寶謝病未遑也又數年天子既與郵加卿洪思曰公以福建道監御史贈大僕寺少卿任一子爲官而予方顛沛過留都望侍御之墓謂其子翹生曰嗚呼天性之於人豈相強哉人稟氣於日而成形於月君父所在神明從之得其生而不死者以爲性得其死而能生者以爲命日生而不死月死而能生其致於君父而受於神明則一也方和州圍時封公物與太孀人葬於殷塘侍御猶在廬次苟出圍城守墓得不死亦可以忠孝勸天下而侍御固率其閭里身搏賊與守土者偕死夫使其時有持守墓不死之說以告侍御必爲侍御所叱無疑也嗚呼人生於君父而死於君父出於日月復反於日月爲報恩取義之說猶之皮撥無當於膚血也方崇禎辛未歲諸璫初更制銜憲視武場以翹關嚴張爲主諸詞林文吏蠅蟻不敢較有要人子持卷刺圍不得上搥門鼓公出杖治之諸璫譁謂取士當強弓大劍引重石者安用毛錐公困吃又憤甚乃徐言有敎技勇全者仍試韜略如耑技勇何開場爲璫益譁遂取上旨更試諸典試監場者俱逮繫都御史疏救之遂去自是毛鷲日上也既釋歸又二年叙平蜀功乃得復職守制居廬不踰年而公以節死方公之平蜀也以天子特簡應兩川之急公入蜀按輿圖悉水西爲要會知安奢二賊所出入諸徑曰縛二賊其在普市乎先遣人隄普市既奢酋犯永寧公檄將士以全蜀注永寧奢酋果還與安會普市業爲黔兵所扞復結聚公命蜀兵盡銜枚夜度鷄頂嶺出不意擣之果獲二酋獻俘告廟全蜀底平蜀士大夫微憚公嚴所爲疏以扞豪強兼併爲本持士大夫頗急時籍籍然不敢不謂公神明也平蜀後議改永寧治郡縣公堅持以爲建治必戍守設兵必加餉西南夷素雜居設兵滋擾不如屯其地仍置衛便朝議是之也公魁幹精於吏治每謂余及鴻寶擁數卷進退古今吾不如汝必取

鉄鉞鐵百城導流破山吾不多讓也先筮仕時爲山陰令山陰故澤國富春暨陽蕭山諸上流盡注三江江潮上下時決壞民田廬舍無數公行視決口御輕刺冒波濤築麻谿壩啓閉節宜爲長堤數十里所獲穀麥阻贏之利倍於曩時明年公去海怒嘯沿江居民漂蕩蕩析而山陰晏如百姓以是益神公共立祠歌舞其下今山陰士女談馬侯治狀無不拜而且泣也公爲治得本計日課俊士造禮孝子以人心風俗爲先讞事立折胥吏唯唯而已間以餘閒涉山水與諸生酬獻爲樂乙亥之變歲臘矣賊壓和州公與州守辨禦其力又捐重貲募死士斫營寶蠟丸出江左乞師士無不願爲公死者會駁殺賊魁賊大至黑雲覆城上力少不支公望北闕撻吭而絕先一日孺人張自縊死賸吳張皆從縊弟某子某姪某皆從公一門殉難十有餘人嗚呼是一偉人也不死於盡瘁鞠躬裏尸馬革而死於桑梓敬恭委蛇家食夫是所謂和陽王之裔也守其湯沐以念爾祖以上告高祖高后使在天之靈念其世澤亦爲豐饒養士者食報無窮何必擁牙齧而談婦節乎公之先爲九思公高后所出封和陽王和陽四世而生司徒公諒司徒九世而生公公登壬戌進士與余及鴻寶同門公有子翹生從陷城突出今與蔭入監讀書自和州陷而後藩封往往告難每與鴻寶念及公未嘗不踴足與歎也爲之銘曰

於嗟生才天實難非才則難天步艱難折反刃杆盤不以饑鼎烹高官怒髮嚼齒木石肝握拳透爪丹砂顏天子慨然思平原何不長生臨朝端圖形閣中堯寒寒

陳維林墓誌

洪思曰甚矣子之知以子也銘墓時已知其行誼文章優來必卓絕如足一知其親而善於彭祖足以貴其親而貴於神再其知之深故不待以子之死也茫茫天地之間有一知己偉如此以子不死乎

文章之壽壽於彭祖行誼之貴貴於神禹都門之市一戶十層則必有鳴金戛玉者焉而叩其中或敗絮相擁也深山九室耦耜而耕則必有百歲之叟焉而貌不登於畫律君子於是奚取之乎夫舍文行而寶貴壽猶備兒之櫻十金而遺明珠矣予嚮丁丑在禮閣得陳臥子以爲是天下無兩也既晤吳橋范公洪思曰景文也公字質公吳橋人烈皇中爲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甲申三月賊陷京師望闕再拜賦詩二章潛赴井死乃知范公乙卯得陳繡林繡林者臥子之父也無繡林安所得臥子乎繡林年不過四十仕不過尚書郎而文行巖然足以自存又有臥子以昌其後則繡林取於天者已備矣臥子曰子龍之先豫人宋之中葉有仕於康王幕者從渡江遂爲華亭人入明世以耕漁起家高祖殺僞長者粒食與人輒與之擊曰我不忍以粗糲與人時謂之陳榮會祖賦以任俠數走幽薊交結豪傑會倭夷關海上率家僮與撲輒有擒獲備兵使者欲官之不可獻其良馬而去比祖家事稍落而行德愈不倦蓋陰善者累世矣乃生繡林公公生而白晢頰頰不好弄十餘歲嗜古文詞善左氏及史記文選默識不遺一字今世無誦史記文選者有之惟陳臥子張福永曰臥子夙年與同學徐開公字述其親著史徐陳本爲第一臥子夙年又與開公及里人夏璣公周勳尚宋向木等凡六人蓋其父學也方是時何學憲著有幾社文選數十卷行於世時海內號爲幾社六子亦必以臥子爲最也蓋其父學也方是時何學憲萬化馮侍御明珙猶諸生公率師事之嘗夜坐有物嘯東箱獨乘獨往視之狀甚異還坐讀書不爲動久之怪亦遂滅也乙卯舉於鄉甚爲高陽公洪思曰孫文介所知蓋即范吳橋舉士也已未成進士吳橋方爲吏部郎勳公就館公但謝曰不競之地可以安身請急歸明年冬乃授刑部主事故事曹郎至先提率一月時諸璫以移宮案在繫其人皆盜帑巨萬士大夫與叩扉往還無間前後郎來慮當富庭見郎輒避席或先傳免遣據殿勳相報謝公獨遇之若常囚一日同舍郎邀公至款曲夜半屏人曰某託致公某不幸素貴困於獄吏公能假顏色不敢忘公佛然謔爲醉以他語應之即呼與歸明日上記黃尚書陳獄弊十二條大約

慎參送速定讞省諫卒釋輕罪清疑獄諸事而間陳內犯驕恣不省愆交通外人宜禁尙書不善也未滿月輒改屯田主事以去時工部方急大工公奉命理定陵寶城明樓兼治慶陵黃中日與中貴人護作中貴人事乾沒無算公身與商賈百工程物價務得實數令領價於昌平即工部吏亦不得以簿帳上下中貴人稍縮手相視又慶陵期逼徒役稠雜名萬夫實不過四五千人公盛暑坐松下執擘鼓董衆以什伍清覈無所濫等中貴人憤甚羣至曰公欲矯名致大官獨仇我曹我曹向與國家共金銀何與公事公正色曰先帝陵寢事方急汝等受先帝蒙養恩獨占役糜費萬一悞大事死何足贖羣聞長揖與謝公竟立不爲禮聞憤甚伺中公適一闕盜尙方陶磚作私廬中中覺持之欲入奏聞窘甚尙書曲爲之解委罪於從吏公榜其吏毀室封磚於庫蓋是時中貴人猶懾神宗威有所憚士大夫亦稍藉自立過此乃衰矣八月因宮成序先後勞加三級四寶金幣同事者或至九列公夷然曰此臣子職耳何足爲功於時鄒忠憲王莊毅洪思曰鄒紀也皆未逐欲改公銓部孫文介洪思曰鄒紀也皆未逐欲改公銓部孫文介方任嚴疆欲得公在樞部事未決會公丁艱歸居無何諸老成皆去萬郎中環以論大璫杖死洪思曰環字開夫南昌人其人清介忠憤不避斧鉞以進士爲工部郎與朝夕視湯藥疼可乃已居恒相對扼腕談諸貴人乾沒金錢狼藉無敢爲當宁言者計同疏具上也而公去萬公單折諸中貴益稍進用事日憂憤疾作賣田治疾田浸盡疾不瘳鬱鬱長嘯竟遂不起嗚呼當公時藉陵工而大官者今皆安在哉即不死永爲大官亦豈敢與公等而公有子子龍善文章爲不朽之業顯名於天下公即章布終身猶且與彭祖神禹差肩齊驅况公以文章廉砥特聞嗚呼當天啓乙丙之際負高行與

中貴轉擊得不缺折正寢乃老夫非天平公諱所聞字無聲號繡林繡林者其所讀書之山也生於萬國丁亥卒於天啓丙寅享年四十娶韓安人是生臥子以善事舅姑聞臥子五歲而韓安人去世王父母每念之流涕也而臥子娶張方同女方賦樛木之詩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爲之銘曰覃維有媿世載教朴施於太丘刻鷄以木繡林奮迹乃跋高蹕從阿曰卷鳴岐以驚維茲八荀折彼五鹿帝命作虞懋功將作皇覃離光策勳納麓襄裳去之如圭謝琢入龍不驚遠迹去辱乃生哲人以薦起玉輶輝於茲允臧孔淑壽於山稽尊於力牧豈必負劍從涉王屋

碑

龍巖王廷尉碑

晉鄭相距不數百里僑胥隨罕上下詩書致足樂也香山洛都以曠濶餘閒優游觴詠天下後世想其物采如命圖書恐不得似者豈皆有惠鮮使然亦其精神風教可相媿道古耳憶僕少時及見薛道譽方伯與蔡梅巖侍御相與甚善每念至五百里造膝羹飯也至於僕而衰矣昌啓之際僕初登朝龍巖王先生已從西臺長棘寺持平天下顧不以名位自先每見蓋數鄉串循居後者必先生也方是時翹跂之負雲背蒼不旦夕取卿相僕既獲落自隕先生亦蕭然致九列而歸海內茲聽望風者不疑橋大人眉壽浩浩願方鬢髮與握管少年取燈火相耀也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搖筆動地以文章爲風憲執經四應先人而成後人而勞此其意仲尼解印以授里師十回九賜徘徊於庭豈必抱牘而入司寇之室乎先生爲名卿當世多事出對精神雍容談文藏以道德銷羶集之心入燕北堂聚米畫沙圖四方塞彎黃穀豁抑騰猱接飛鳥尺寸賤士各盡所長其所以安禕和繡者條析無遺誠使邊圉多福惟懼能靈出瑋人提衡其間舞干

畫羽未可知也而世顧汎汎使文武並絀其用今天子方側席旁求俊又以鞏王家當路諸賢推轂備至矣先生益以此藏器審高墉之射間輟絲竹攜器車相流泉陟隆阜與鄉里子弟剪匏葉而程狸首時游隴畝量畢課筭談離陽離陰之秘豈復當時悉聽之士所望風采而察其端竟者乎僕未至龍巖也聞龍巖人談先生如闕里公自文藝外僕所未述者四焉先生方按粵漳歲大凶輅馳既臨粵羅不閉起殍者千家則夷吾讓德焉先生爲太公卜宅護人墓艸雖斷養遺墳不失圭黍則子羔讓厚焉不避瑤禍出孝廉於獄不假叢神置猾胥於法則祁老讓直叔向讓仁焉嗚呼是何足以德先生一名御史家居煦咻鄉里察別利害告當道搔竈中此何足以德先生先生之大者乃在於抒極緯波山川陶世淑人尊一王之治使前緒有所承來彥有所奮使天下賢者沂河而海是則先生所惠我無疆也僕與先生相去五百里有僑胥之雅無蔡薛之親然猶幸得同朝退而里居又親庚桑尸祝之盛即使僕謝不文百世而下誰復知僕與先生之好者乎因述其親記與父老子弟之言稍論次之如此

建何司諫世德碑

洪本作何黃如碑

吾鄉僻處海陬然山川之勝蔚爲名碩若周翠渠陳剡夫兩先生並以名德世其家人至今俎豆之邇來德宇漸蝕捐本登枝或苦患其長老尤而甚之每一新貴人出輒疾首相告詈爲盜竽人於是彌思舊德曰是安得起兩先生俾古風不謝哉予嘗持此意告士大夫之有品地者令相誠勿復爾爾而近得之何園子先生先生起東南達時體國以經學高行特擢爲給事中彌闕劾邪朝望倍峻迺其居鄉則恂恂乎儒者也豐需而奮取急病而讓夷鄉人以此德之一日相率詣予曰吾儕海處瘠貧幸藉黃門公明德之賜免於弱肉中心藏之願乞一言以爲頌予笑謂黃門方升之日也其於樹德方覆之山也子奈何見彈求炙乎鄉

人曰否否夫黃門之德非獨其身爲之也自其太公祭酒諸生間飲人以醇嗣從見羅先生倡明絕學暢止修之旨以開示來者多所造就一發而爲黃門青乃出藍若次公文學猶子孝廉俱彬彬菟今討古質有其文行焉黃門躬自砥礪又欲斂戢其子姓僮僕以無遺鄉曲憂而諸子姓僮僕亦奉教唯謹是世有德於吾儕也余聞若言而益惑之當黃門登仕時太公方需用孝廉文學馳騁皇路驟足爭驅黃門即善砥礪恐太公意有佐佑諸君將亦曰吾能自爲之今太公長松自風而孝廉文學庭階自樹於以見黃門之樹德務滋上能信其親而下及諸昆弟又以見何氏一門世德作求其視周翠渠陳剩夫兩舊德不啻過之矣昔范文正公嘗語家人曰吾登第鄉人爲吾喜吾仕而鄉人喜仕至大官而鄉人又喜有可贈鄉人者乎省其篋得千絹悉分之其子忠宣從睢陽載麥五百斛歸遇所知石延年云三喪未舉奈何忠宣年尙少即以所載麥舟付之父子行德富世以爲美談夫非以千匹絹五百斛麥之足爲范氏見德亦謂其解推之意必有由鄉而國而天下者先憂後樂此其嗚矢耳何氏爲德於鄉與范同意浸假而國而天下凡百張設皆可衣被九州粒食萬國明德之賜不既遠且大乎日升不已則燭天山覆不已則接漢是在園子好爲之君家少卿世有功德天帝至遣老嫗賜策九十九枚曰子孫佩印者如此算先生明德之馨上通帝座異時蔚爲名碩當有如懷中策所算者無俟鄉人祝頌矣太公名湛以明經授郡別駕人傳印海先生黃門名楷字園子天啓乙丑進士由計部郎擢今官孝廉名模字侗子祭酉鄉薦文學名楷字平子應今州郡辟以相與有成得並書俾後之通顯者循其前軌焉

胡二府碑

爲治者其猶雨矣雨意而風聲動於炎枯之中過尺則生尺下寸則生寸若是其感人之迅也二府胡公治

吾漳才數月耳庵解餘開出暑浦篆又不數月而士民歌之載尸祝者相屬於途豈獨浦之民醇治風雨者易爲力與天下因於微需上新廩祿則病在省官下苦誅求則病在攝事攝事之難上取以爲餘脂下應則若轉轂相迫接出不數月而竭數年之澤今以十百年之澤含膏與和不數月而胡公饒爲之是僑宓所不能得之魯鄭而公得之吾邑若鼓與響也夫天下固易治耳蓋上君子前呵旁隴出有術楊之威入有金醴之歡日坐堂皇尊嚴若神令稍異其心與芡屋相燭降其氣與君子相違還則天地日月羣舉而奉之矣天地日月者羣下所樂奉羣上所憚捨也異其心則恐民食其意降其氣則恐士食其利必使民畏其意士避其利威權獨籠左右兼持之矣吾邑固多事士紳好競庶姓好譁然亦素漸禮樂知尊畏長令屏息而聽何爲若不可治者治之乎胡公甫下車息羣訟剔宿蠹復前賢之官優禮達接與百姓相休息凡諸生所誦述百姓所謳詠不一而足然其旨歸於溫厚清淨寧一殆於古之爲治者矣時余在長安見公知爲敦厚長者副漳而數日入覲大計奏最天子嘉其能命反視事被歌吾邑吾邑固厚幸矣余不佞託宇下及見愷悌之化感風雨之易施炎枯之易治痛夫世之事烜赫而授權於左右知用法而不思其弊曾未向胡公而問其肯綮也公初命司李濱粵出署祿豐署昆明在在歌誦紀錄縹帙聞宇內其望以爨爲霖何止一郡一邑矣

墓表

劉寶嶠墓表

造物之意良於水鑑何也天澹然水涵之星物須眉觀面粲然不知所以治者日明以精而無所費其功故世之負奇氣蹈正行不獲自救屈折以老輒埋鏡研案者過也夫使世之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必皆騰情則林壑巖野皆無英賢且使操絃者立賢良方正之目以搜林壑則買帽拂巾者又儼齒慎視以待

園繻之下天澹然睇之使覩於溜并則啞然笑也曰是蚤已頽我且是漠漠之中其似我不應者衆矣予所見長纓大轡人多軟美掩口猥夷無所抱負間有之輒缺折去以至於里巷子衿必圓好鍼線乃達者多矣從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然亦未有負奇氣蹈在正行引古昔自命者輒奄然屈折以死今即使朝廷欲採漢制命公卿舉賢良方正自代母高之但如趙歧延篤輩可則必應曰無有夫造物者固有以處此也曰人以日鑑天以世鑑日鑑者德世鑑者澹錦江以西固多奇士有劉寶嶠者善讀書豪於文章不苟然諾不輕與人交几研牆壁所識曲格幾滿人或方之劉繼公輒然曰英男子風微名業當上齊稷契下掩管蕭即不然亦驅策甘傳立功絕域安能遂歸鬪屠下哉既久困於名場志不衰或勸之上書自請纓服公又笑曰即下劣奈何與陳同甫伍既以貢士就廷試同學人位高能軒輊人時時趨公曰寶嶠至我專城可得也公曰吾奚舍師而吏哉授雅州廣文歸公之爲廣文即以胡翼之自任先經術而後文章先制行而後制義州刺史時時造請公自文史外他無所及居數年轉大理府教授曳屣歎曰少時讀歸去來辭怪元亮果於逃世今乃信然錦屏峯下圖書數卷桃花千樹吾將老焉學使者再四挽之不得歸肩戶臥一室又數年乃歿嗚呼世不使公卿舉有道自代也即有之誰舉公者以彼其才即趙歧延篤兄弟其間或曰是困於博士猶有所抑鬱予曰固也才高而位下即聖人猶歎之矣然且天澹之澹之於身鑑之於其孫舉其所不得於身者而皆得之於孫使軟美圓尖者無所夸其能尊手低昂者無所操其權即使寶嶠復生有舉之自代者吾謝之曰無庸矣彼自有人矣寶嶠諱元春有孫曰以修善政事初仕爲福清令命予表寶嶠之碣爲之銘曰纓經兮佩史仁封兮義壘不得志兮得其理藏用兮明體夫人兮自有美子

吳太公墓表

聖人之瞰宇宙猶之空谷也其空谷何也沈澹之氣滿於中鏗鏘之聲觸而應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故千里之與居室居室之與宇宙皆有函蓋以精氣相呼答也傳曰隆墀永歎遠壑必盈吾見夫仁人君子之言若不出而聲被天下者矣吾見夫茹菲衣蔬而食於子孫者矣吾見夫其父舍肉而其子刲股者矣吾見夫妻妾濟人而津梁四海者矣吾見夫其父贖人不市其子納溝是恥者矣吾見夫其父增壘其子藩屏者矣吾見夫胼胝而奉上祀者矣吾見夫禦難而享社鼓者矣吾見夫爲人師不假學慮者矣吾見夫默默報報得之若素不得之若素者矣夫是數者皆出空谷之內相呼答也神明爲鑿而帝吹其中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謂桃李也而佛者以爲果報則亦謂之果報云爾予聞之吳孝子源長其父思喬好仁義隱於浦口得餘財爲人贖罪行之十年而無罪者作舟筏爲人拯溺行之二十年里無溺者居恒拱手教人行讓行之二十年里無不讓者又爲里修城城完寇狎至蕩不得上於是三十年而孝子成進士孝子刲股而成進士自源長始也夫是而取之空谷爲虛乎爲實乎其感之若虛其報之若實也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與漆虛之與虛若春谷之睹白且函蓋虛器其爲呼答投報則無不實也思喬之報其親源長之報思喬以天地爲桃李神明爲膠漆何讓焉余始疑其言問之九一臥子皆以爲信然今浦口城西十里有西林山雙闕巋然歲時伏臘浦人羣拜其下蓋爲吳思喬公墓云

張凱甫墓表

張凱甫卒其明年且葬其父汰沃爲之述其狀其友史周爲之表其墓蓋凱甫之名生著十八年矣天下多慕凱甫者然生見凱甫不悟其爲回憲無爲死而誦回憲矣凱甫生時吾沐浴其家親見其襁褓別識行墨

八九歲歌詠酬客流覽百氏自是長進動輿道叶十三歲而詩成十六歲而成其文章自吾所見道藝之就未有若是之迅者也嗚呼凱甫不死明無徐李凱甫不亡唐無王楊自凱甫之死而家哭顏子凱甫之亡而吾哭董常雖然凱甫則故不死題石而號之曰嗟爾麟也胡爲乎來哉不來則爾思來則爾災嗚呼張生云何不良

李太君墓表

洪思曰子與李太史同年舉於鄉崇禮乙亥子在榕墟乃表其大母貞孝於墓門

予年友李緝甫述其大母行狀受而讀之常爲收涕肅然誦女師也賢者固多枉貞門食蓼反甘或盡報或不盡報要歸於詩書親見之使子孫志慕無窮許太孺人者李緝甫之大母緝甫之大父曰楊軒爲諸生有聲諸兄弟八輩皆豪軼散其家而楊軒獨孝嗜學二十九歲齋志殉孺人已舉四子二女繁榮遠膝稱未亡人上事二親下撫諸孤偏側崎嶇六十餘歲乃及見緝甫稱孫上公車嗚呼其劬勞可知也方孺人六十時伯子司教公仲子長寧公業以明經起家鄉里長老頌舉爲壽孺人願邑邑謝去戊午秋孺人九十有二緝甫報至中外諸孫咸拄孺人乃率帷出告緝甫曰噫老身孀守六十餘年汝伯汝父及汝之躬遞次觀場拭目且倦迨今屈指十有八科而後乃見之非汝則吾六十餘秋丸膽畫灰其亦已矣言訖泣兩行下諸長老聞者亦或爲之泣也孺人共勉知大義長寧公宰百里歸孺人猶持紵筐理締綌不去手織成召孫曹分衣之歲以爲常先是嘉靖初年張璉倡亂楊軒公從父居南靖忽一日心動謀於許孺人云今山寇猖獗南靖當三流之衝少備多利不如歸西山山西險可保也諸昆弟持不可曰世亂保於城豈有保於山者乎獨孺人以爲可遂先歸西山葺闢戶迎其父母歸甫出城明日城遂陷衆謂楊軒固孝感孺人膽智稱丈夫云

楊軒物諸兄弟益落魄時時侵孺人但引避課諸兒曹讀書乃翁垂歿時諸子入侍問遺命弗應次及孺人則張目熟視曰吾孝婦前遂逝其孝謹見重中外無間大類此李緝甫曰祖母孝以事親節以忠夫嚴以迪子慈以佑昆儉以立業才以出險觀其暮年率帷見咽遠志大義貞心亮節凜然觀矣予謂如孺人者豈藉形管而後能存哉凡旌典自三十而下艾年而上宜旌又被恩命者不旌今太孺人子孫皆鵠起行被恩命而當道表章未有及孺人者夫亦孺人之志固然不欲以已行掩其訓誨之澤乎石生自堅蘭生自香宜其然歟宜其然歟

黃潭浦卷二十七集

墓誌

張石閭墓誌

張石閭者今大司馬公洪思曰謂東昌張鳳翔也之愛孫望西華所稱爲山東僑胥者也石閭名含之字淵姜幼而韶令
 婉婉至孝事祖父母及父母皆先志承順得其歡心自攜書就傳而外不離於膝年十二從司馬公入京師
 敵薄都下司馬公以讒下請室石閭日夕號呼嘗望闕祝北斗云公不出必不生還及公出石閭乃歸就學
 爲諸生既受室居別宅晨夕越陌視王父母几杖嘗夜分不歸夷猶在戶側太夫人丘嘗勸就新婦宿但答
 云祖母在新婦當自來司馬公嘗云吾不見曾閔至孝曾閔亦如是年二十喪耦不再娶未期母姚孺人卒
 悲啼感行路大小歛皆手自爲之苦塊靈牀下年如一日每飯先奠乃敢嘗且曉焚香香間斷淚淫淫下戊
 寅冬敵又大入犯時父枕公洪思曰枕公名宿子誌其墓謂後嘉管幼均之爲人改名幼安爲威令引兵出繼道威得不陷而議者猶以秦
 城下枕公請室石閭憤甚將上疏白父冤諸兄弟持之曰今政尙毛鷲司馬公不時宜柰何爲此爲父祖憂
 乃飲墨但從枕公庀橐籬是歲大侵人相食所至道路施泉布全活甚衆間日一食庀糧糗奉祖父無怠或
 遺餌與僮僕已終不食既至請室塊居感涕無已病遂作枕公閔甚令歸伯唯唯辭無病避人唾血唯恐親
 知壬午元日早起肅衣冠望鄉拜姚安人悲不自禁遂失聲長號嘔血至數升既三日輿疾還子舍頃之聞
 威縣事白喜甚欲強視諸兄弟乃遂殂曰吾今得瞑目也石閭才而慧工法書於諸代書無不涉能篆刻金
 石作蘭艸性慷慨有僕通重負疫疾其母乞緩償石閭取券立焚之望西華曰石閭才氣明決遇事立斷不

以阿好假人每當疑難衆議紛如石闕出片語定之曰如何如何及經涉月歲論定如左券或事涉兩可法用權異與之商則屹然山立即患厄坎省中賁育莫挽也斯不亦質直性成暢于義命者乎石史氏曰予觀六代時其子弟率多才亦不甚享年如謝含沈麟之庾阮孝緒輩頗以內行澹逸完其身名然所取於天地亦寡矣間有奇狃如芝艸之凋霜也石闕文章行誼方爲世所推而獨以疾孝名豈不難哉大司馬嘗爲予言石闕最喜予書每隻字瑤襲之予嘗許爲姚安人墓誌未就而今乃銘石闕石闕有知必曰嗟乎何先生貽吾之晚也且葬爲之銘曰文木生火何以焚方淵生珠何以淪夫人有子愁芳蓀居然帝賓駘虬鶴敏孝私諡也必之名千秋存區區玉樓安足論

夏行之墓誌

洪恩曰蓋夏文忠公允彝之父方餘公也文忠甫在門便日以銘墓爲請庚辰五月子在墓下文忠復以書來乞銘而言之流涕子歎曰我公知此時事好成在上前早晚必有雷霆之至也則且測故曰以銘墓相促迫乃對使者紳紳與之不數日果縶絳至子就遠江西行矣時門人無一人見是銘者及余收文海外見徐子乎遠始知有是銘時文忠與子完淳皆殉節死矣完淳又無子不知將奚從得是銘近余收文忠中乃得諸廖子溶落少曾入襄江得諸華亭錢子毅毅少從文忠游

史周曰余聞之達人以父爲天猶且愛之况又卓於父以君愈已猶且死之况又真於君世無有真於君父者也即有真卓於君父且不愛之則是天下無復真卓者學士禮禮盛衣冠植春拱箕嚴視好閉見珮纈愈已則變愁千出心細面熱頭膝委地蓋爲是珮纈體勝宜然世遂無復真卓於珮纈者乎雲間夏方餘亦達人也幼嘗誦書數十萬言過目上口一日戲與客約自水次至郡門上下樹表屢牀藥籤無慮千數行歸覆之僅爽兩條猶自誓云如此善訛勿令兒輩知也爲諸生試高等當受餽竟推之友弗受曰吾能受餽餽能久受吾耶既十載滯青衿益慷慨爲古文辭詩歌引志歸鳳隲宥羣輩哀履善先生素以文自豪偶從人

家睹公誄章手錄之置袖中曰是今潘陸也於是諸大姓爭交公者莆田陳公衡時爲長洲令以便宜條教諸大姓公館高氏爲代對牘語備甚公衡大驚問高氏誰辨爾語者高以質對遂大爲公衡所知蓋攬筆輒稱方餘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才細其身公衡既入闈矢必得公屬學使者搜遺而使者驟物闈中無所得公文出乃對公唏噓以爲命惜才亦惜命公遂翩然擲牙息機出解巾笥吹竽彈箏從諸酒人游占射誹諧誦張季鷹之言曰吾今而知醉之名入甚於名之醉人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不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身細於才既乃得奇疾水彭然腹突於背膈大如股力數十人移牀不動公笑謂膈腹曰噫甚矣吾始以爾爲鐵石爾自謂文錦也今即以爾爲文錦誰當鐵石者醫來告公曰爾能三年不食酒卻內吾能鍼之公曰卻內可不食酒不可醫曰且不食鹽公曰可耳鍼之兩股泉迸疾遂瘥遂屏諸物務一意內視洞然於才命之所歸墟方是時公視天下之才無一有與於身身之才無一有與於天下其意以爲人有身則才可廢有尊於身者即身亦可廢也而竟以不廢甚矣公之卓也公有田數十畝不辨何畔稅不辨鍾釜道逢佃民僦主翁亟掩耳走曰爾大妄人疆入人宗歲時視家人輒仰屋椽曰是可作數日醉即不醉課諸郎業業就橫直視之曰是可當古某古某者即許之今某雖貴掉頭謝不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方餘公之卓也甚矣公之真也公入人家坐酒未舉席次稍定公輒先坐主人方肅杯公從坐起曰無煩某在斯矣公嘗言太古之民質質而質之則不尊近古之民文文而文之則不親吾爲其親者入自內聞家人煎眉語輒避去語定乃反視牀頭贏數錢持去分丐子病民視無錢自取諸郎文誦之曰天下無復富於我者故自少迄老無憂歎之色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方餘公之真也余少許林類之言長而誦白傳所謂壽於顏回貴於黔

婁富於原憲者至於公而三公諱時正字行之別號方餘生以嘉靖庚申沒以天啓丁卯壽六十有八有子二人之旭及允彝皆負文聲之旭猶爲諸生允彝成進士允彝之成進士蓋後公十年其登賢書先亦稱是允彝猶暗暗謂不及公之歎也公嘗望玉峯盼泖水而樂之曰吾歿必葬我峯泖之間毋遠樂土允彝行營得宕灣之原右雲左泖玉峯卓然命史周誌之於是誌其子姓營壤又爲之銘曰從爾雲騰爾鶴夫人有子何不足泖之外洵訝且樂考爾鐘擊爾鼓峨冠舞車同杯土泖之內爰得我所維爾舟酌爾水醴池槽丘適吾旨殺以經書核以史泖之間式燕且喜嗚呼夫人何所不喜

倪文正公墓誌

主臣之際難言之矣蟬螻揚輝曠輪不光不見才則難爲主見才則難爲友固有聖主賢臣共集一堂殺身赴之而卒無濟於喜起之事當崇禎時天子甚聖顧天下臣子無一足使者熟視在廷猶抱心於倪先生即倪一作倪先生亦自謂聖主知臣臣即死猶一當以報聖天子而熒惑乘之載揚止使聖天子不知所以用倪先生不知所以副可悲也夫倪先生與余同年初爲講官值聖主始且排雲霧以命岳瀆其所爭用舍及與焚要典三疏凜然社稷之烈也稍遷爲司成定齒胄禮命諸子侯入學所造士甚盛天下求文字筆楮得其罪絮如貧子之拜金璧即使倪先生不至九卿終老詞林其聲譽表見倍於鼎足而天子固已恒念先生不衰先生家居既五六年事太夫人晨夕盡歡鄉里待舉火者就若慈歲不復談朝紳間事又見余抱足履蹈湯火以爲破胎之國鳳可不至也壬午八月敵取八城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衛當事者謂公不出空有千將名不如畀之盤錯且使天子以爲可使也一日詔下起公爲右司馬公以太夫人年高辭不就有詔教趨適敵大至破河間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公乃長跪告太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食

祿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將也豈曰無衣公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季弟瓊率家徒佐之可數百趨淮上問淮使者竟鹽徒爲助無有應者公歎曰吾即不破口朝夕必達京師不以口獨遺君父乃身帥數百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者十餘日達京師天子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倪講官也即日召見問所以滅口禦寇者公爲陳情形先後之數甚備上爲嘉納於是中外喁喁思公即爰立朝夕有以自著必不憤憤如舊時宜興亦慙甚自請督師亡何情見敗去而井研謀首席甚急以賄口中宜興慮公一日至密勿形已乃告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勳耳使元璐爲大司農元勳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即日命公爲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馮公分勞共治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因召公至中左門謂曰朕知卿久矣卿志性才猷非諸臣等凡見卿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即國初劉宋輩亦不過一二人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公念太平非司農可致辭久之上不許因問卿何以佐朕者公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戶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勿以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智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奏未已上歎曰卿真有學問之言深裨治道公乃叩首謝受事退就馮公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都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盡部差定而賄競之路絕既乃請以餉即兼職方得以察鎮諸將士時郡邑殘破獨免多外解不時至公曉夜持籌漏三十下繞牀不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繼悉備至故終公在部士無譁者而當宁營營苦不富疆疆砂楮幣之說日聒於御公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苦公公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夷吾化爲桑孔則吾能就東海老耳西人湯若聖挾奇巧以開採進公面折之內璫陰主以爲無

害公乃具疏曰古稱鑄山埒於夷海原其利害實相徑庭夷海其說有六海過而已山須開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望其氣鏤銀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厯中年鑛使爲禍海內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鑛卒必有鑛賊此輩既聚不可復散與口寇通六也其爭楮幣之說稍委婉納約既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皮公乃見蔣晉江告曰此事吾不獨力願與公分之蔣公許諾公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皮皆因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以欽限逼急朝使威嚴所可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釁毀葉此何等時堪復騷動上猶豫久之蔣公復再疏入乃輟不行而噂沓者日益進通州谷城受井研旨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請上撤大司農還講惟上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公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會作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弊鑛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舍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沈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著以原官照舊與供講職公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經筵講樂只之章公因敷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輒語曰今邊餉匱乏最多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公徐奏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既不憚亦不引謝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蓋猶憚公云先時公初在講筵上方勤政留意啓沃每值公直講必前席傾聽而烏程宜興互有掎搥瑕疵炯然公於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上怒以手麾書仰面倚几坐公抒詞益朗頃之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焉故前後講臣如文陳黃李體備九德未即先公者也公當昌啓之際躡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羣姦弮耳伏不敢肆每一疏出如撞朝鐘上震廊序即使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不敢出一語以故天下誦公者難

爲德伎公者亦難爲害公凝然獨行擊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則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先帝每得公疏必黏之屏間入顧盼以爲天下偉人諸臣陰憎之無間則引宏治時華容洪洞以六卿稱外補陽奉之耳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惟致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稱陸宣公爲相其所聽信乃不如其爲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於文天祥蔡夢鼎忝官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藁以爲昨一作非封或晨夕以爲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南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歿不相亦歿顧不以不相歿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在天顧念來者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乃今知人嗚呼公諱元璐字鴻寶別號園客生於萬曆癸巳閏十一月十日六日辰時歿從先帝於甲申三月十九日先數日公知賊犯關勸上一作王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士可以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爲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嚮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舉素酒入齋與神對酌出就廳事南面受纒題案云南都尙可爲歿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歿頃之賊至問公安則陳尸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長子會鼎以奉太夫人居不獲視含歛次子會覃以拒口口及汗命幾歿賊猶閱公忠得不死扶柩歸逢新命旌公忠第一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葬建祠京師曰旌忠其世系甚著在先瓊州兩田墓誌及家譜中爲之銘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國南渡相士上虞是宅五世乃著厥有職克後秉高尚文園賁跡屆於南城乃領赤社兩世而顯忤江陵者是爲公父守八千石以亶大雅純德所苞是不一世崑崙宛委蓋九萬里公踐寶岌以捫綠字韻籀捧丹佚盤伸紙董賈而下服就徒李時吐紅舌以砥天髓日輪所經虜龍失威惟有聖人式其登寄鳥免騰之爲內外儀古鞠今通春秋問答譬之蒼函寄

靡不合代言講篇應本憶艸譬之環漢緯靡不可遂包黃姚以至七朝華駢實登鎔爲五金靡所不消策足立杓以瞰天地視古聖賢如數馬尾猶有微畏朝聞夕次乃遂慨然扶彼橋山洗血兮佩而登紫關上帝雖蹈亦領厥報右顧而咳左顧而笑世亦有臣可謂知道何必錢鏐料彼雉羹何必徒馮決踵復還二子緊材能讀而書罵雄譽原將登父車何必金吾乃爲業娛嗚呼如公不以節著有其著之亦獲厥堅禪顏以文濟蘇以識由柴執經紹壺講德天壤之間亦大有人彈冠振裾翱翔太清何必同年棄笠毀車實此區區如予者乎

周忠愍公墓誌

蘭香自燒膏明自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家諸賢唇焦舌敝周先生適出郡敷厥外藩未嘗執杓柄與侈侈角而三案負絀者必欲殺之以爲是議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爲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艸疏有所發抒既曰非吾職亦焚亦而附二魏者又必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公行仁義而多冰稜蹈忠信而有疑角危遜不擇爲玉碌碌世或比之甚宏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死與世之所以必公者公之初爲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既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臯創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核之遂潛入都

與諸失職者相要而黨禍乃發矣嗚呼口口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梓於內而後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林而後口口至口口至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不幸生值其間不能稿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則其見及宜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貽予書曰人生如干將莫邪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驚鈍矣而禍敗若此公其慎之予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轆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以長孺之慧居易之率不見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睫者以咫尺既蹶動相笑也方公之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傲租借一榻從公廳旁臥公數約予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歿歿後乃白夫所謂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爲浮梁令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嗣後中旨與三案共聞或謂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與李實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以君實釋圭自命所在處有實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餒餒巾袴之習合天子元年與贈廕祭葬特祠於鄉鄉里聞之兩者爲之霽旱者爲之雨櫬歸且葬以長子彥陞殯未克葬又後數年次子彥基彥奎乃襄厥事爲之銘曰夫子之淳兮不爲予以鐸兮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寬兮盤以桓兮夫子之達兮動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莫之敢櫻日食月兮衰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張文愍公墓誌

予聞之高磴齋曰凡論相者有相德相器相才格君心之非爲德進退一致寵辱不驚謀其遠且大者爲器救時爲才三者則張文愨皆有焉予晚壬戌爲庶常及謁先生於長安西偏時髮猶鬢式其儀型深嚴有度人也居無何予告歸明年再起爲左宗伯遲久之不至後進小子卒無以望其涯際以其時考之則道在默止歛德藏器亦以云救也何也德不歛則無以救世之夸毗榮祿者而興難嚙進之流咸自謂才才張而德乃敗矣器不藏則無以自救於高墉之下利嘴鉤距著成出而敗我弓矢則才終無以自見也故歛才而藏於器歛器而藏於德歛德而藏於道此三者先輩之所貴也其貴之何也人莫不自謂才而姑以德讓無才者及謂德器之可顯庸也則又以才爭敗之故世之有德器者則必處無才其誠有才者並不敢自謂德器也文愨公生於盛時翱翔桂林凡處於柄相貴臣臧否騰沸之日皆有以靜銷默奪平其競心或值人談朔洛事笑而不答或舉觴微屬之耳間談先輩楊文貞李文達則欣欣乎有意其人故天下昇平君心無非禍難不作雖有伊傅之德臯夔之器禹稷之才亦楊李同智矣如其不然退而卷之與樵夫牧豎等其鄙樸亦以救世之溺於貪淖焚於燄火者也先生自萬歷戊戌成進士出安福劉文節之門讀書東觀庚子授簡討甲辰庚戌丙辰三較南宮所得士被於天下丙午一典楚試已未以少詹得知貢舉近代詞林典文昌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而先生自庚戌時爲東宮講官十年闕近中禁更廷臣水火搏石始爲並封中爲挺擊終爲紅丸移宮刺閨之牘前後山積子弟或問公公愀然曰古人不談溫樹柰何批人骨肉間也或以縉紳談但以此止孝止慈導其窳卻不旁溢一語時以爲質於太丘文於萬石云天啓癸甲問先生業堅臥權貴猶以揆席要之門人魏道冲方執魁柄亦不樂有先生乃以壯年久病停其籍先生時引弟子巖居川觀怡然笑曰久病之年一何壯也其歛德藏器深澹如此夫闕近青宮而無崎重之論與權貴同里閉不濡足其間此其

人豈可得而榮辱之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真是與蓋其正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其平也先生諱邦紀字完樸其先義興人始祖旺從文皇帝定鼎北平占籍燕山衛及澹源公封禮部左侍郎是生先生先生卒於崇禎己巳十有一月朔距生於萬曆癸酉九月朔享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永祚爲戶部郎次永禧亦爲郎高磴齋出先生門相念最篤先生既以庚午葬京師駛駕莊之陽磴齋恐其久而湮也命予垂誌之爲之銘曰陵谷可遷德不遷也履正與平爲中行也以道易位非所貴也與時苟同亦非其類也隨物之衡不足昂也默默之槩潔以方也雖不得相得所尙也世有哲人爲之狀也以是救世亦有所況也

朱完初墓誌

予觀古諸名賢早自奮拔者類有家學再世乃昌若程大中朱韋齋其較著者啓禎以來縉紳中有朱美之言行恂恂壹本乎程朱而精心敏識洞詣古人仰觀俯察備諸奧妙予心儀其人必有再世積五六十年學問既詢之乃知其尊入完初公古所謂大中韋齋也公於學無所不窺凡天地圖律兵農禮樂下及醫卜之書靡不覽究其所發明往往古人所未有其言曰天地之理皆妙於用逆皆藏於歸餘於國家治亂興衰之故未有得力不在憂患失計不在渺末者又曰天地用逆聖賢用順天地用明聖賢用清故其學以履順體清爲本間以語人不盡省也公諱一儒字季醇別號完初南宋時有朝奉大夫千二公自新安遷於海寧遂爲海寧人十一世爲侍御公諱瑞登嘉靖辛丑進士官侍御史有直聲爲要人所忌出守皖城稍遷并陘道副使棄官歸絕迹城市侍御公生紹臬公諱履僑紹臬公娶祝孺人生公公生而穎悟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九歲居祝喪哀毀如成人鄉里稱之紹臬公亦以此奇愛公公以哭母日夕哀慕每讀書歸宛轉就紹臬公膝色笑無方而紹臬公性素下或怒發不可解公一月伴臥注鵝血費中以嘔血聞紹臬公大驚曰兒何

爲至此據狀泣曰兒無狀無以慰大人使大人怒不禁誠愧憤悽欲死紹皋公驚撫之曰兒幸自寬吾後不復爾蓋自後有怒見公必中解也公初娶於吳不踰月卒查日葵公於公世好遂以女歸公爲查孺人公與查孺人念祝母蚤喪每日必涕事紹皋公及繼母徐朝夕定省眠食無間也當是時士學日異鑿悅相悅公獨不看非聖之書每云行事不本家禮文章不本六經此猶與塵飯相嚼耳公凡十上棘闈始舉明經卒業南雍乃浩然歎曰吾祿養既不逮二人則何必祿養者取鐘鼎事付兒輩可耳於是美之兄弟亦皆嗜學公爲長架發萬卷恣其斂收每三餘集羣子姓即席徵類以事多寡爲殿最示勸學且自樂也及美之既登第宰旌德諸子亦皆以文顯戶履日滿公夷然謝之一日巾車造旌川觀美之治狀未入境見山水清淑百尺澄澈野無矰繳喜曰是足旌吾心矣既入境見縣庭寂然門無訟乃益喜曰是使吾爲令不過如此無何念徐母朝暮缺定省輒命歸歸而徐母病且絕公踰踊號慟不移時徐母復甦爲和藥進之不數日愈衆以孝感而公自傷祝母蚤喪不及見兒曹成立陰涕泣時時欲食至是疾作遂不起嗚呼公之生孝能使徐母絕而復甦其死孝乃以祝母生而自雪蓋自曾閔無有也公甚警敏遇事先識故整暇所撫諸族子弟甚有恩有從祖歿子幼衆咸利其有公有紀綱印券得不動及其子殤產已散其家願減價歸公公不取其一畝一椽紹皋公卒時徐母遺三女公厚嫁之所待徐母家與祝母家等而查孺人又爲公相凡嫁三姑皆罄篋篋簪珥佐之歲時值家祀錡釜必親先奉徐母乃及諸子姓一布襦數十年不改見公三十未有子輒爲置側室生子琦未踰年遂舉美之視之如孺子也所教子姓及諸羣從時時取書傳及諸故老談說可懲勸者揚厲之嘗謂美之曰人有善惡天無古今但當爲善以待之耳爲吾書古天廬三字吾將終此卒以是終舊史氏曰古之賢者非獨外傳亦內教裕焉余觀朱孝子及查孺人行事皆卓然無藉冠佩而冠佩乃從

此出其有美之兄弟無疑也美之兄弟四人長琦次美之名朝瑛次朝琮次朝珩皆與美之同母將以某日葬公與查孺人於某原爲之銘曰百行之原唯孝弟千年再遇得名世徽國之先此爲繼和順道德理於義近則有祖遠不替玉璞金渾啓精粹家學將昌美乃濟途爲考亭執左契圓淵方水萃於是

殷太公墓誌

予觀宋篤行傳金谿陸賀以布衣治生其家節儀制取之君實其農圃廩積取之希文以贍井里訓子姓宗族備有條約其後達人遞出以爲聖賢之學不藉文辭具體用茂著於家不過如此也士大夫刺肥擊鮮乘車過里門父老走匿蒼頭徵租呵鰥寡取遺穗固當而口循經書謂聖賢備是奚稱乎丹徒殷麟野少習春秋洞於五家之說一意謹嚴不屑爲浮靡競時尙以是試屢絀或勸之徙業公曰聖人之意不過如是足矣鑿井得甘泉豈必雕欄乎公嘗云劉訐有言士以德行為先文藻雖工猶之士龍不可致雨故公事父紫巖公極孝父歿事祖母馬益恭謹與諸父談恒辟呬負墻而立諸弟勃谿必具酒脯啓蜀告先靈勸導之或爲割產償逋改行乃止諸戚屬有歿不能葬貧不能嫁娶者皆於公焉歸外弟遺孀茅撫二女操行甚苦公饋粥之爲擇配治奩資茅既齋志公爲治塋附於張氏之城歲適大禋老羸告飢公悉所貯粟賑之粟既罄繼以松山日使爾樵蘇有繼可當一飽蓋焚券輸衆所憂憂難者公產不逮中人恒賑貸爲富室先口不言福報而動與善會或問公爲陰德乎曰吾先世自東山肅邨二公皆行之吾先君紫巖公亦行之吾德不逮先人何陰爲之有公爲事有緯繡條理井然嘗歎曰吾殷人也南渡以來十二世矣宗法不明後子姓道路誰知之者乃議於曲阿雲陽建宗祠立祀租以大合族又於黃墟分祠葺輪奐茲俎豆旁置義田使社有師族有長家有老出入有簿正婚葬賑贍有所出自十二世而下墓各有田歲時伏臘無缺曰是范文正家法也

嗚呼文正身為卿相四五年以置是不乏令文正起布衣如陸金谿坐樂肆料理中外亦何遽爾而公皆優為之公之規慮遠哉世之縉紳擁厚貲私其家學不逮公霄壤也公諱光啓字開之生於萬國丁丑卒於崇禎戊寅享年六十有二餘子姓載譜中殷之先皆在潤州大司農石汀公所錄唐殷侑廟碑稱其譜系濬於園鳥者也是且葬仲子職方公命予為之銘銘曰黃虹之墟爰有賢者麟紱之野乃紹白馬三世載德是生石雲膚寸崇所以洽有殷披其文相其質仲淹與賀為儀式嗚呼千年視茲無極

費太公墓誌

張福永曰子在大滌費季子至自嶺南而請銘焉宏光初子為秩宗復以此為請

潮州南龍之奧庭神明所嬉發為冠裳如帆如雲即不發以為男子亦洞達有以自樂費韞生出乎門從栖大滌嘗勸予游潮州觀道場山予病未能也既詢其家世乃知道場山者為贈君之隱居贈君沒與朱孺人皆將永藏焉贈君諱杞號南溟其大父何山公閱朗有大度舉於北都為安口司理稍遷荆口人至今思之子仰何是生南溟公公生而齊敏開爽類大父讀書目數行下春秋史漢及百家言覽再過皆上口以晷命寸皆成誦久又不忘顧自以早失怙不樂仕進嘗歎曰人生讀書就業仕亦為親耳寤為家乎又當萬國時久積慮潮中盜起公謂此非長無事者遂棄去學騎射尋復棄去學於奔算遂精妙出其流輩嘗讀魏舒傳見其射奔皆造第一起摩腹曰使山濤適我我其為陽元矣有鄉貴人至同里約往謁之當寫身簡公笑曰不知郭有道見陳蕃當用何刺也遂絕去張慮於郊外之道場山山多古口所接不阿僧亦不佞佛以其直率勝人繁縛至與朱孺人春冬往還口視鄉里貴人彩鷁連騎泊如也孺人長名門以穉橋女直指襟口公女弟下於書生顧布素操作屏諸華滋有梁孟之風既而昏嫁漸繁又困於戶役產不進媼戚窺公疑不

能嘯傲如平時公固無改指男兒曰爾視有書曹豈著青衫歲首拂巾者乎休矣引杯看書已後就奔取棋子慰腹曰此著誰設敗者而孺人身課織督種計釧珥微息手不停指居亡何三子各就饗序又亡何長子景耀以戊午舉於鄉公乃攜杖作野服取白社款往來弁山道場之間及孺人歿又十二年而李子景煥乃成進士明年龍興授中書舍人贈公如季子官朱母為太孺人予嘗覽隱逸獨行之士率孤往鮮繼為之於邑也今見公易於春容無荆棘之行其子姓率起卓卓有以自見何必賣屬制口遷黃門而栖於陵乎公生於萬國丁卯卒於崇禎壬申壽六十有六孺人生於萬國丁卯卒於天啓丙寅年六十子三長景耀登賢書次景煥次景煥即孺生也今龍興之歲將永藏於道場山之陽為之銘曰高才不營官天亦界爾官高隱不營山天亦界爾山有道所居居之即安子孫繩繩為爾開壇

林刑部墓誌

洪恩曰林生同鄉故神會叔新來碑上同業時日以墓銘為請言詞恣然流涕

莆有林生昂霄方韶年博通諸書下筆森嚴高出晉魏俯視隋唐如擬也顧多牢騷譏幽之言予視其人珠拳玉削表真名家宜無所擬幽者徐釋其旨乃獨悼其親負經濟未果以物又茹苦不蚤顯揚焦然泉魚之懼嗚呼竹枯而笋爭蘭刈而芽茁以林生才揮拓青箱十百於世之蟬聯翹翹者何詎多愁乎生之父為滄海公諱咨益字養異唐忠烈董公之後清望族也玉父中憲公大輔為銅仁知府生三子其仲即滄寧公滄寧多讀書四十六乃第授行人稍遷爽鳩不移載功勳僅五十有三名播天下而位壽僅中人是昂霄所為拊心也嗚呼自萬泰而後考選始沛諸清曹手持懸懸取銓鎖如寄待年江沱蓋亦有不數載擁膏刺肥如萬石之封者天啓之中年朝扶養生捷足者翹關而窺鼎耳滄寧不以此貽其後人後人亦不以是貴滄寧

而澹寧何郵焉昂霄曰予悼父之辛苦慈孝以績者之選蹈耕者之郤也人讀書不過數萬言揣摩不過數
載負組印去耳父手裏書數千卷下鐫數十年僅有中郎之獲且當昌啓之際馳驅原隰五六年往往上絕
攀喬下絕扶繡得一刑曹而諸隊隨之濟志寄旅北望錢塘怵焉心湧今踰十年堂構之未成誰砥墓石艱
其香草者予觀郡史吾謂諸先輩蓋多有身都鄉貳歸無宿春者又或起於窮簷東茅自立安得藉藉漸序
如澹寧澹寧生而韶令神檢日上嗣仁公枉留郡時爲臺幕端公方八九齡從諸御史游諸御史過臺端必
呼公周折陳詩取壁上桐鼓之一再行無不人人自失也丁酉發憤屏跡南山不歸郡市庚子始以禮經魁
於鄉及事銅仁公者三十有一年丁未改經已進後曠癸丑再郤乃秉鐙楚之湘鄉剪鉤射獵歌蘋藻考彝
器脩劉文公之治丙辰丁願太恭人憂歸廬子舍獨奉余太孺人余孺人公生母也既免喪乃泣別獻策成
已未進士先後起躡者凡二十年嗚呼難矣然終不以是少挫其志亦不以是輟琴書之樂及公之爲行人
攬轡輿思稍見頭角而謠咏隨之方是時亦有粉楸之耀騰簾尺五而公僅得刑曹偃蹇以効嗚呼如公則
固永貴不誣也公進不遠時退不逾道不以榮毀質其錫操生於萬國甲戌卒於天啓丙寅孺人方氏督學
誦庵沈之女祥惠研書所事姑媵佐夫子處理嫺備備有典則嘗嘆曰佐家不百年教子不聖賢猶織斷
絲竈斷烟耳生於萬國乙亥卒於崇禎己巳年五十有五男二長騰霄以錢塘扶櫬歸後十日從澹寧公逝
次即昂霄以父命爲伯氏後居常號泣痛其離屬借文采自誦世未有知之者予窺其志誼與慕無窮女三
男孫一以崇禎庚辰日月合葬於澹寧之鄉山銘曰有隲伏櫬終癸刺兮蘭石堅香不苟風兮前緒後綏清
且闕兮味且鷄鳴風所治兮從以

李太守墓

洪思曰子少過西山意其中多偉人而李
常德最爲長者亦頗矯首拂衣魏瓚時

古之良治貴州郡賢者意自發舒每每謝朝職請郡至使郡治良於爲相今貴給事御史賢者舍臺省必無
所發舒即龔黃朱召出曹耶晚視之如手數馬嗚呼使世之顯貴人竿牘走於隼兔其物也又雕墓而舞其
尸嗚呼可已矣世有善動筆爲文章者將次熱譜令循者輟傳乎常德守李公禎甫諱時啓漳之平和人是
恂恂天子所共藝民者也李公以萬困丁未進士繫組廿餘年誦義鄉國無岸曲之滯僅稍遷至中大夫是
豈待捐舍而後以孤立雅澹表著時俗得一第眠食欲飛望美箭上下激射公以己酉知新喻所爲新喻治
益苦七載去喻始得戶曹主事又內艱未詣曹三年始主曹政五載始郡常德又四載引告歸公之在宦途
如磨蟻而旋也方魏瓚時桑穀菌芝列於市土有爲曹耶一麾咄咄若玉壺之離唾者公時已治郡能聲播
都下遷兵滇中璫方事遠略功名自擁而公顧以此時橋首拂衣是不爲鐘鼎易介也明矣且如公才動止
整暇所當天下劇處戊己之間邊羽已殷三吳薦饑公時在潯墅疏其咽會使戈船不爭庚癸無恙非獨衡
石之治也希德又黔滇要衝召募所過葵絕棘生公以區區吐誠鑠心使伍無脫巾之呼戶免轉輸之患亦
豈爲九折乃退也乎士滅頂浸於功名豪不豪多膏耳臥牀夢棺猶有舉色見人澹然循牆下車謂是無能
者則何所取仲尼鄉黨而稱之公既肅穆爲邦家所宗出款段比於乘黃時時課子弟以家世儒素勿以炎
利相尙輒近士大夫卻掃恬守稀如公者嗚呼嚮使公從喻起家得考選爲治事御史跨矐上烘人亦猶是
淡水耳而公顧循牆爲有道所稱衛任之名何必滅於節鉞乎公垂勳聖天子乃出魏瓚珍敗廷論不與瓚
者公以引身見貴推參政浙藩公卽已焚車然自是車耳無敵矣公世居西山曾祖謹爲貴谿教諭祖約王
府典膳父孟瑜爲益州教授余未束髮嘗過西山見其山谿深倩包秀意其中多偉人間達長者云此間巖

陬得通潮與滄瀛往來當爲名區今公所卜葬乃在浦東大副之山是過潮下臨大江者也公有子五人女一孫九人皆炳蔚世其家而次子曰錫從予游爲請勒其石銘曰有龍西來飲於江滄虹霓從之采采覆野瞻德自天石槩來下徒彼熊蟠屹此石馬亦有良史實表長者遺惠與真蓋其志也

汪生墓誌

張福永曰汪生道衡夙惠而鮮其父石遺哀之甚爲輕數千里來乞銘慰其鮮也

嗚呼人何必萬石之子舉策而浣衣袴蓋亦有持數不盈遜齡而反其舍人何必大丘之家前脩而誇後跨蓋亦有懷德無名終死而逃天下人何必鸚衣黃舌而稱文章蓋亦有吐鳳雕螭髮盡齒落而名不聞人何必抱足持首攜子屬婦而後僵蓋亦有盈前驕穉不必帶索之朝翔嗚呼維汪道衡何爲云亡嗚呼人莫不勉勉克家以貽乃子維汪道衡勉克家以貽乃父人莫不重厥美以其子之父爲父維汪道衡不重厥美以其弟之子爲子嗚呼無名不盈維汪道衡誰爲父者爲今侍御汪石蓮爲之父誰爲子者唯汪介仲之子爲之子誰爲述之曰張有成誰爲銘之漳海黃生銘曰菌醴朝生何所帶封顏比彭查何閱營魄上下葬還滙反乎復乎何所屈子行復來榮哉艾茲何苦者草蒙穢鴻濛與游何復來嗟乎使石若能言亦甚傳哉

張太公墓誌

洪思曰蓋張玉筍之親乙酉二月將出都祭禹陵時玉筍方告歸來乞銘

記曰孝道於通神明履順之至自天祐之豈不信哉東陽張贈公諱希武字敬勝別號淇園其先汴人始祖潮爲東陽令禦寇死於難匿屍池中雲四起覆之賊大索不可得遂家東陽爲巨族自蕭梁迄今代有聞人高祖綺博物多聞爲濂洛之學爲家范垂於後是生嵩城公冊冊生汝吉公梅汝吉生二子長希文次即公

也汝吉負高致喜園居關幽逕與高人往來公築舍其傍蒔竹數千竿從竹中窺人間出奉杖履僂綠雪園故公亦自號淇園云公慷慨多奇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者異其文每試輒屈其輩顧以薄僞學謂是餽釘腐鼠不足業也必藉是取鐘鼎奉所生則阻勉爲之不然無庸也於是博刺經史談名理作晉魏園言於詩喜高岑於人喜魯仲連李白嘗言人力能扛鼎何難能扛鼎不動力爲難耳防叔紇抉宋關不自爲勇今人得一第栩栩自多可鄙也或問汝吉公翁老何以起之公曰大養志小養力吾家本滄澗不乏奉色笑之不暇安能以得失鬱鬱貽翁憂乎及汝吉老寢疾日夜延醫禱羣望請以身代眉涕下自枯猶怡怡視湯藥惟謹比屬續攤踊仆地幾不起遂痛毀骨立甫及禫母夫人亦逝公於是進絕火食不啓齒者六年遂棄青衿謝絕人事曰吾祿養既不逮又安能向都邑博士脩誦容之歡已矣吾必有以起二人者公時甫四十二子俱有聲庠序公間口莊老陶其伊鬱於齊物秋水之義翩然有合而時時念二人形神益瘁以絃詠瀉之不決也戊午七月三十日示疾遂卒公生嘉靖甲子三百二十二甲子矣公間語二子曰吾以病自放無以起而祖會祖者而能則猶之吾也不能必勿葬我於是甲申公歿已二十七載次子玉筍公始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返贈嵩城而下皆爲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如玉筍公官時國家肇興戎務倥傯玉筍公以至性哀懇上特予給假營兆固知淇園公之操行篤而貽謀遠也詩曰孝子不匱是之謂不匱也矣公配虞案封一品太夫人子二長國縉次國維即玉筍公也與予同壬戌籍配李案封一品夫人有子三是且葬玉筍公命予誌且爲之銘銘曰日中之王孝者相曷嘗以疾故自放天門峨峨金甲仗履有積順得其上三九乃宅帝所祝文人之由錫秬鬯

王太君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七月甫中林太孺人乃逝太孺人者戶部都給事中王遵五先生之母也又四年己卯遵五援琴既踰載朝守待之領垣遵五依依入事嚴君出爲太夫人卜葬服勞無方將以厥冬遂襄大事史周氏曰善哉遵五之孝也不以華要易孺慕不以一日之資先世澤不以父在榮養爲辭於是遵五命之爲誌其墓誌曰林太孺人十五而歸王家十六而舉伯子二十有一而舉都諫公蓋踰中身而始封僅以板輿一就令養如此乎豐積而畜取也太孺人以婉婉操家事其姑何甚孝佐封公當戶甚謹身影操作并龍杵臼之間者四十餘年猶以搗羽之義重於萊衣如此乎其割情而篤於誼也太孺人以嫻睦著閭巷事伯姒如其姊伯姒既失姑權左右以之歲時爲姒氏問贈中外無乏所嫁伯姒女逾於己女猶不敢一息問伯氏之遺如此乎和孫而敦於德也語云庸婦多福健婦多索世所奉爲坤教者類然矣然觀古彤史百有餘家其秉內政成儀於壺者咸有徵誌爲後嗣師非僅取庸矻健之云也予與遵五游垂二十年見其敬慎周密大心定氣疑有所授衛而然及讀蔣宮庶所爲王太君傳喟然嘆曰夫是得所爲遵五者矣遵五起家坐掖垣八九年先後同事擁旂常而去遵五獨樓遲夷然無喜愠之色與人語澁審內照洞見肝鬲太孺人食貧操素阻勉無怒每旦起持絲枲匡坐簾中竟日一磚子婦僅轉時過於前未嘗出聲雖雷雨滂沱雍容如故封翁嘗見之笑曰爾寬緩如此何濟於事孺人徐曰諸忙急者亦何濟於事嗚呼此君實所得之姊復也遵五又謂太君平昔無夢凡子婦促刺哄語夢話但徐笑曰無有嗚呼世所謂名利競逐若嚙若齧者清醒視之亦豈盡有乎舒行安蹈乃進於道紆聲夷色乃宿於德予今乃服膺於壺宗之言太孺人生於隆慶戊辰距丙子七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再膺封猶稱孺人同產五人長家賓永嘉主簿娶陳氏繼於李男孫三廣起娶於戴廣俞娶陳廣良娶梁次家彥即遵五先生壬戌進士與予同年歷戶科給事中娶陳孺人男孫三廣恭

娶於陳廣靖聘於林廣臬聘鄭次家娶於丘男孫二廣徵娶陳廣裳娶曾次家實娶於陳男孫一廣階娶於林次家寵娶於鄭男孫四廣睿聘吳廣毅聘陳廣端慶夔未聘女一適於方凡男子五人女一男孫十三人女孫八人會孫男六人蓋自有太孺人而王氏之後乃大矣且葬於王臬山之陽爲之銘曰大海愉蛟龍趨之巨源將將櫻相敷之佗佗母師明神扶之口叩碩人天子俞之鬱盤靈丘億麗都之亦有穹碑行者墓之千秋嗚呼

魏太君墓誌

洪思曰魏氏世有孝婦而孝淑之行事乃以中嚴獨著此黃子銘墓之意也

自吾之不獲事先慈也日求其似先慈者而事之蓋六七年而聞有魏太君者魏中嚴之母也中嚴起庶常爲給諫切劘時政動輔座既以論璫坤見擢張永福曰太監王坤時欲開邊釁要功中嚴爭之甚力乃請官歸一時頗有真諫聲方論璫坤時章五日不下同列惴惴謂君有母奈何循水淵之難中嚴怡然入見太君魚雅如平時出對賓客云家慈之訓也以義養不以祿養天下翕然高之念吾方泰啓時引疏出煤竈三曳三焚洪思曰時有疏論魏中嚴葉文忠公力得如此乃三疏而三焚之亡何以講筵忤忠賢乞侍養歸即先慈亦勸吾遠去勿爲死餌事促刺豈得如中嚴大君之爲哉太君生於海倉澹齋陳隱君之長女幼而莊靖隱君奇之不安許人獨與營軒公善乃許營軒之季是爲魏贈公魏之先有高王母廖者以乳奉病姑旌閭歸然至太君而益以孝著太君之事舅姑溫清定省不遠於側及受命分舍距百餘武每得甘脆不先獻不入口於是營軒公老矣繼室施母性稍卞諸婦莫得其歡獨謂太君之孝也施母病瘡藥勿効太君以口嗽之瘡爲裂病因以愈凡治千金粧嫁施母女施母亦不爲意也營軒且歿謂是夫婦善事我分產欲上諸子太君諱不可告贈公云伯仲均也勿以父母私愛失兄弟歡贈公亦欣然

割腹以益其嫂鄉里於是稱媼睦也方是時產既分人事不減於昔贈公又素豪日有所從游太君從簾間占客見諸子儒冠即治具曰是無奇猶有俎豆之氣間有胥吏往還輒艱然曰此曹不宜使兒輩見之耳一日贈公從澄邑來道邑令失庫藏誣及邨民太君曰公能白白之不能何控婦人為者裂機上布佐之公欣然出事竟白故贈公之好義施於州里焚券 諾則太君之為也太君既舉二子念祖父母未就窆時愴然一日風雨挫所居屋贈公持數金出市瓦太君止之曰王父母在霜露吾夫婦何所避風雨於是王父母始克葬次當葬營軒而贈公歿太君拊髀未嘗不欲絕也顧視中嚴曰爾能為為之吾以爾存蓋自是中嚴益強奮挾策徒走出清源入武安歸太君必問所友事何人也見其言動似古人者則殊喜或非時歸必停口又施母病亟親為浣廁不解帶者旬餘歿之日哀動行路人皆謂文江魏氏世有孝婦也居三年而中嚴登賢書又三年成進士讀書中秘屢請就養不許時海寇犯里中燹火照屋梁人盡竄去太君獨坐廬下賊至問夫人何在此曰有舅姑輔在誼不即安寇遂感歎去及中嚴改授給事中詞林諸先輩頗為動色太君聞之曰是吾兒靖獻之日也趣板輿至京邸中嚴方論列禁近及內操諸大事天子以禁臣新發抒優容久之居無向而瑞坤事發瑞坤者以觀容發邊釁欲搜市賞餌邊秣阱諸邊臣中嚴力爭之既奉主簿謫婢僕相耳語太君怡然曰吾正欲歸耳中嚴出冠冠現宣勅命如奉新綸太君亦它它拜庭下曰非是無以報天子恩余時方在放洪思曰時黃子以削籍得放歸故曰方在放也子先以教錢龍錫降級調官復上三疏得乞怒始削籍為民二月遂發張灣微窺之舌項俱縮願太君母子相持欣慰如平時天子亦念太君老許侍養歸時崇禎壬申之二月也予舟發張灣太君病未至瑞遺暴客夜迹中嚴以刀劫太君中嚴挺身出就死太君抱中嚴大呼爾為何人除忠臣又除孝子吾僅篋俱在汝任取之賊舉篋置岸上搜之僅餘俸薪金於

太君一簪一縷無所動岸上人盛謂直臣賢母藉暴客以置及歸抵里舍惟是贈公所未竟孳孳辛觀開淤塞堅橋梁立文社義倉施灰糞助喪顧中嚴曰凡是數事皆爾父欲為今賴克舉惟爾祖父母未葬予二十年進淚在焉既葬祖父立廟受田一日顧中嚴意缺然似有所請中嚴心諭以為外父母也乃為澹齋公祠置田焉蒸嘗不乏於是紫芝生於義塾粉葩九枝塾去中嚴家不數里中嚴之所棲遊也都人士以太君純孝與誦稱旌太君亟止之曰此屏間事何所溷華表名乎居無何疾多無所苦顧中嚴且訣中嚴泣問所欲言但云忠孝足耳他無語遂溘然逝嗚呼人盡子也太君以中嚴顯中嚴又以太君傳予嘗從中嚴聞太君遺狀退而歎曰孝之與慈貞之與廉猶芳之與香與太君事嚴姑曲得其歡心曰姑擇婦而教婦不擇姑而事是語可經也先世所遺僕太君不敢名高曾遺允無歸者皆鞠之終其身是豈續堂前之型者乎中嚴初受館同年寄口金鑄名其中太君亟麾之曰噫是知之者衆矣方中嚴未遇時族人暴其垣墉宗老為之邑邑太君勸不較僅讓尺許是亦豈昭豐之訓夫其天性然也故孝婦多慈廉家易貞猶芳與香同質而易名予嘗感廖孝節之行欲置生芻觀其墓未能也又聞其山川清蔚宜昌後今見之孝淑矣孝淑享年七十有七封太孺人贈公諱繆子二長呈清次呈潤即中嚴也戊寅嘉平葬於鼎山之南與石崗對峙石崗者贈公之墓距二里許南北相揖也其山發於吳鋒迴翔舒翼如丹穴鳥雛鳴下食太簇司柄麴寶命之以服無射為之銘曰上朔朱鳥餐靈芝南庚黍華世所師有孝有德天綏之嶧竹口岡相與儀篋賓六瑄遞為吹子惠歸良世乃來春露秋霜里閭成思是亦吾母為銘昭慈

墓碣

萊峰張先生暨配林孺人墓碣

某山之陽有張萊峰隱君之墓其銘曰德者久也素積富也磨雕之積不可保也突磚易玉盜之有也消修之業可以爲後也鑄金以表或取之號呼之樹難與日守貧與道相求後千百年於其子於其友張萊峰者諱廷木字參材予友張煙叔之父也張氏之先有遜叟翁播宗屯中再世而昌旣又一世爲比部公諱綽追事老宗爲尙書郎自是七世皆以學顯伯叔鏘鏘於先有光公及伯兄青青其矜力田不違舍其小山徙居東郭爲東郭翁嗚呼人挺於盛門克自負爲儔輩所獎悅即腴食何難瘦食之難吾嘗見公像自其先時不肥也特寬峭有幽致逾六十舍祭酒爲民爵霜露之候過其先隴或百九十里不昇必步健致七十爲鄉賓扁其里門再東西讓謂此富柔好者用保家貴士夫用豫木主吾何爲此嘗微言吾兄弟貴蚤不得教授里中今爲里老約爾屈詰吾正之吾憚罵人也張煙叔曰公家紕於會計遇敵履破飯又輒藏之蓋纖固如此故其產益落夫公旣爲世推重不早自設長益即賃居東郭彼左右隙平畝歲植橘木奴千頭仰掇其下益以蒔畧千石韭千石蒜厄菑千石敵國矣太孺人歲時茹荼是爲漳絲然且不可以夫蓋且督諸曹耶者是不有所不爲乎則難乎公侃侃篤於倫行內持擊於太孺人故益不自苟嘗卻人金爲白出罪死人問之皆辭無有也他孝弟從子紹和皆能誌之予與煙叔游傷其志爲銘其碣又爲之表表曰是維名家脩樂比禮松枯不萎蘭漸不澤反齋歸樸衣仁冠義是可以爲人師事厥父母必稱厥旨言不誦口行不許視勉勉色喜是可以爲人子撫兄之孤以卵以翼穀鶴仰哺不任其德是可以爲人弟我則不營前人之慮我則不聚前人之書檢狙荆弓優貽爾居是可以爲人父閭井不爭府君不怒抱孫當車休徵上聚是可以爲人祖是八十一隱君暨七十林孺人之墓

文

祭涂經世文

維爾英傑從予車下徒步出關辛勞夙夜匈奴未滅爾何以家裏革捐軀誓言不誇別爾兄弟謝爾妻子駿馬雖枯其骨千里非無公侯而少千城壯氣飄飄尙從遠征寒風撼山如聞其聲尙響

祭林伯麟文

爾何慷慨欲洗國恥投筆從戎遂止於此寧獨爾君寧獨爾民惡彼腥羶遂捐爾身千里區區丹心赤手雖無鐘鼓亦銘不朽陋彼書生白頭庸下殉錢守官爲世笑罵維爾間關獨知所歸魂無不之馬首是依嗚呼尙響

祭高太史文

嗚呼感有締乎余心情難消於世劫蓋彌日而轉愴故臨風而獨瀉繼後能來詎西州之扶醉哀至則哭匪素馬之後期曩惟五日猶望雙旌孝綽已傷威明尙壯屬反棹於及門諒多情者不薄逮流火新秋有登樓舊約薄緣落魄未動江關白馬刑盟但標持於元禮青繩託雅返顧念於仲翔蓋欲哭者歧途之間而未邈者山河之際正翮舉之飛鷗初聞路曲而容與之野鳥未發藏盡修焉飛揚垂然草露起晦冥於玉女及紫電之三時掬寒淚於金人是青龍之八月飛兔沒而流星沉青鳥歸而大章出藥角懷瓊執辨羨門之牒靈蛇化鼓而符籙野之年惜神理之難憑使風流而頓盡爾其絕絃徒有季鷹顧焉賞音亦徒安道夫時腹痛又在窮崖歷塊衝風逢蚊蚋之折雨擊鬚絕景適烏鳥之晨號遂使玉樓羌樂更無折柳之情上國歸時空貯懸弧之約旣而享帝不還九秋將序存者日窮沒者日遠跋涉江遲回故道知愁予之渺渺益對此而茫茫計聚首則河漢雙星報知交則雲泥隔路維其傷矣如或結之於是追念往年蘭芬柏悅寒水閒以浮

瓜清言驚於漂麥仲宣之屣與節信而相疑漢陽之榻與豫章而互襲間以雅歌時逢雜坐阮公平其傀偶
處仲碎其瓊珥雖樂死之可甘而斯文之未喪爰覽懷中三年不滅之字以及生前千金未許之身郢匠伯
牙想異人其不遠中人上次諒鍾情之在茲及憶蘭薰相看楮葉畫筵訝繫車馬龍蛇之狀清商度曲霜雷
鬼鶴之聲每欲相裁顧嗟靡及道雖少殊言猶在耳而今已矣文章摠蓋棺之業暗投亦長枝之生百身之
餘既莫贖兮千載而下誰知言者嗟乎投左足而先罽是蛙井之乾坤忽右肘而生楊盡鼠肝之世界震澤
涸於鄧林既莫收其暮景操蛇憂乎世力故不可以無年是以易著於離方中有鼓缶之歌詩傷云暮並坐
奏思憂之瑟彼叔夜之引年季倫之咽氣固彼生之不遂亦感此而同哀矣嗟乎百丈之峰必有崩松十步
之內更無豐草虎在市而天駟磨麟在野而人龍去蓋園中真宰所厭者塵界之浮名海上仙宗必致者人
間之麗藻故司危司祿下有哭泣之星爲璧爲奎隣於封豕之域四十五六年正小分之陽九三萬六千日
多半百之晴陰或有差池亦關忌妬故兩朝勳望宏景削飛昇之籍一州徵被香山壞欲之丹此有識所寬
中達人所破涕也但賢勝亦其不多典刑顧又誰在徘徊者峴山之魂蕭條者寢丘之祿玉馬離懷嶺表千
年之算寶鷄後祀秦中五殺之悲則所慨武子之莫從傷文人之無命耳若夫響寂瓊珩土埋玉樹芙蓉秋
萎王儉之池萊施春滿蔣公之徑使黑頭公輔次於修文而七尺仙郎反於謫籍周南絕祀典之篇茂陵逸
平生之草與夫拾芥盛年敷榮華屋此言之不足以怛心而念之實增其寥落者乎某託單門近交有道周
叔牛醫之雅少卿馬史之知欲附青編相期白首詎占星於初聚而就日之遽淹初云太晚亦果然矣嗟乎
八埏之表若士與偕六合之間吾黨尙在家駒子駿是天祿之餘標飛虎阿彪即孟堅之后武入夢蛟龍凄
冷梁間之月在天精氣玲瓏箕尾之聲去矣滄桑異路懷哉桃李無言魂不可招傷其何極倘不棄乎予交

蓋聞訃而太息

祭蔡外伯母文

張福永曰蓋蔡石山計部之內子文明夫人之伯母也石山名乾釜萬縣間進士爲民部郎

嗚呼自計部公之歿於今蓋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計部公不得而見也而計部公之勤勞貽
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吾外祖味蘭公張福永曰公有三子伯計部公仲乾釜與公春裕之父季乾鑿文明夫人之父也之歿於今亦五十餘年
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味蘭公亦不得而見也而味蘭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嗚呼身居
閩闕被翟第而親縻緯之事課農視桑閔若不及者於士大夫家唯吾伯母一人而已去歲臘月伯母已困
於藥餌臥床蓐間口喃喃課僮僕種葵著旨云歲且暮不得怠若事也值外祖忌日強欲起命庖人視鸞刀
云吾自祖割奈何令人爲之在古之詠蘋藻祁祁夙夜効勤瘠土者抑能遂至此乎吾伯母在而吾命內
人常得女師而今已矣吾登堂十餘年雖未及面伯母而獲聞其操行及其所言誨雖古人所錄敬姜而下
奚以加焉吾伯母考終既越月道周方滯於海裔未及獨拜床下輒先布其意以炙絮將之情不能文亦不
敢以游詞掩吾伯母之實惟吾伯母之靈實鑒之

誄

蔣憲長誄

張福永曰晉江蔣太史君卿奔其父觀察之喪行矣翰林諸公請子爲之誄

天啓二年五月大中大夫江西按察使九觀蔣公卒於家越七月廿日訃至京師子德璟強攝冠履告闕下
遂衰服匍匐出都門不復設位受弔贈禮也道周羣既奔走握手不盡能及乃從諸兄弟詢公行狀言附椒

絮致詞於家維公中身策仕黑頭負公望之聲觀化懸車皓首及成章之慶萬不疑之行錄平反每問北堂
吳長桓之繕簡綴裝恆稱季子閒居足樂而清濟通原德產堪師而西豪改里所以攀輿折杖無安仁之哀
東巧占星有慈明之譽九京歎復趙良無取於咎楊三立可家范叔不張其龍豕故長松之下稀讚盛陰江
漢之原難名瓊口公以世美蔚爲時宗灌壇風雨蚤避雙鶴之書領表雲霄坐息羣狎之響計所全活不下
萬人向使陽報不差則百年非遠就令陰符可驗即千簡奚窮而沾中涕隕漬酌悲從同廢蓼莪之詩共送
差池之燕嗚呼傷矣繫纏索同雁使以分書苦塊華磚共高秋而送日信瞻望以何及疇有情而不思
倬彼有蔣組纂姬氏星紀沿流清源發峙世爲德門疇多離祉植根出枝揚蘭取醴粵維我公來彥所師照
鄰通中翠華金支詩言含露書通覽嬉彪固之間自謂過之元卿無時公園無地公聘長途縈轅直轡雖不
服輅亦不肄肆况有名駒月蹄日翅間讀鵲經寶筏驅風通道江山人之功迨爲祝鳩不愧列宿四明青
華拳帷出袖漾漾江流涵澹奔洲攬轡登車誦公比休明威所暨迄於交域鸚鵡雙音脉思來格脉厥黎勳
在於不殺一言當師五指加額由今乃觀懋烈在焉勇名智功哲人不先伏波削治魏絳慙懸仁人有後誰
云不然畏壘存桑河西食豹坐喬吟風瞻巖識貌見我蘭君知公壽母比謝推荀優龍劣虎以浣厠臉以口
渣爵戴勝蓬首云胡不樂煌煌來章雕璜假金雖不能加亦慰爾心碑勒峴東書證上林

哀詞

張汰沃哀詞

崇禎庚辰歲之月紹和張先生考終於正寢粵月朔日壬子其友黃道周乃來自梁山拊棺慟哭爲哀辭
以告於先生曰嗚呼罕虎逝而國子悲鄙人徂而牙音絕信道契之難符故神理之同結况先生而棄予譬

心舌之分裂當夫定交梓曰推分僑札呂安耦瀆於山陽稽康共鍛於洛邑差肩十年之會遜志千秋之業
蓋無言而不酬時去梯而獨接迨於衣共京塵舟齊李郭出處異尚淵田殊躍趙子高之抗揖離羣田革子
之鐘鼓不樂梁鴻發噫於北邙盧敷謝肩於蒙穀未嘗不墮焉後塵瞻焉空谷又至文酒肆會川巖喻適投
閒而作百家披襟而湛白石得鄙趣者晤之濠上寄真韻者賞其傲逸雖有一則不可亦何遽遂無一乃若
萬里剗鱗長宵素高擬昔賢遐選近步名苑之味列芥薑蕪圃之霜殺狐兔雖久在則壓儕輩又何遽改於
此度也嗚呼有四海之譽者求退良難綜百代之榮者享年蓋少劉士光之獲麟不半古稀阮孝緒之神明
初登耆老蓋皆已指牖下爲仙都望林園爲蓬島豈必張忠之朽落乞歸陶潛之期頤孤掉况被羈縲去恐
不遠既息剗鯨又何足願李宏酣飲以謝鄉人叔度棲遲而慰親申逸少東游有撫掌之資孝孫覽書無降
璧之歎詎一芥之相存足千載之輿勸嗟乎先生高蹈遠引至今信矣願彼後死問難析疑誰爲質者松枝
半折知塵尾之就彫高臺就傾誦山丘之零落繫青雲者益稀和白雪者彌寡值龍蛇之當歲宜兕虎之號
野木葉下而霜鐘鳴嶼桐枯而石鼓啞已矣哉尙友三千年著書四百卷今也則未聞古人恨不見張堪有
子已託朱暉盧生之情見許王衍豈必待夢而埒素車感書而抵几案者哉

陳太公哀詞

崇禎壬申春正月弓甫以學憲銜命粵西時余方再疏請門未就道既數日得荷骸骨歸墓下而弓甫躑躅
使車聞封公學篋之喪憶余未出都前數日尙爲詩四章識文昌萊綵之勝馳寄弓甫不及也自買躑走吳
越凡三百日乃抵家弓甫已居廬出謝客矣追惟往昔提誨廿載盲風晦雨勞苦慰藉幸各矯首鴻燕差池
桑榆阻波歡會不極弓甫方播常夏之音余已受鹵莽之報現前咫尺不獲相明誰復待千秋申割骨之痛

者將効孫楚之慟疑於不倫復誦龍吉之辭明於淵遠聊爲小些發其故涕云
繫太樸之未散及哲人於方選肅粉社之鐘鏞迨予服其豆俎師郎管之懿行邈不改乎其度既蓬華而委
信乃軒轅之猶素昔值余之偃蹇題枳屬以寶璐命鵲鶴以先後齊神鳥而來下知諒者之固鮮尙申誓於
夢寤庠瓊根以相要媵丘軻於遐步古者既不及親瞻來者又不及此敦固睨鵬鳩之殊適悵美人之遲暮
虎豹關之峨峨麋鹿羣之嗚嗚噫昔之佚蕩將從誰乎燕語御炎義其既遠凱戡又邈不予顧穹路去其
高駝誰矚予之惘惘嗟有命之在天朽不朽託於自堅陋陳荀之姑苟固非靈之所自處揆靈德之衰茂嘗
不宿於冕輅亮千春之可期奚必指佞崖而道故
行狀

蔡清谿行狀

洪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與子交便以此爲請時子方補諸生紳
與之烈皇庚午子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於虎膠舟中已去之二十載奮紳頗有缺失再書歸之
謂端卿曰欲使後人知吾
夙契也奮紳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東盡海濛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年穉寡所師識既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
山來治郡下車問左右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既乃言蔡公在淳安爲廉吏噉噉受汙亟走園纒迎公公敞
車至郡太守爲之掃舍始人人知有蔡公也歲壬子予始與蔡伯子交屬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庚戌葬
於帽峯之陽胡青州銘誌其墓矣既誌之僕又何言以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
諱方平字君衡號清谿其先有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長蒼甫四傳爲其王大父興教授
里中不受脯贖有金谿公風興生富富生盛是爲公父蓋世潛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耳不忘時寡書

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映十三遭父喪禮若成人時值大喪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在
哺公乃南游潮中歲得米負歸既遂補海陽諸生海陽去家不三日然已屬粵中衆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
方十六又六年再補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太史警庸林公觀察後
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徐多困金車既成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司成周公見公文許爲大
器已卯閏中誤實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謁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
得爲令適楊大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令者二人公一焉公單車至縣適大饑無賴
子嘯聚驚惶關左公日夜撫循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在作藥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贖謝去先是
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竄噪等爲同儕所陷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獄見
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死者五六人人咸稱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旁皇
體中如腊而羣上人猶從公間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棺百里即數日已福矣吾無所得藉藉佩璫也居無
何公方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頃之移福寧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
諸生剖析疑難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形家言議移置松山松山去州城十餘里持論不便
謂移廟當移上廟移士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建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既三年乞歸遂以王傳與歸
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青州嘗言方
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絀網無所解公告青州此人誠不賈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死青州意不
可公力言於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既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
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鄉責所在民輸粟歲千石民洵洵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

濟自許云公數蹟名場又坎壤仕路然未嘗見縹緲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割割若割當方望
山時人多就蔡公者公亟掩車戶曰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
自彼舊令彼自吾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己嗚呼如公行即方公不言人無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
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
士袁邵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書以任城令有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世爲公今蔡公
爲縣令絕去干謁使民不寃而復一博士何耶又聞公彌留時戒無厚殮母過哀母受賻及口授遺真之賦
謝故人信弔書又幾塵脫生死之際者乎公卒年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即僕所稱伯子者其行略載郡
乘中

墓誌補

姜太公墓誌

嗚呼士君子抱奇質不燕廊廟可以巖穴自老而又有令譽著於霄壤不克自逸以齋志於王事此其人必
天命之以曲折網紀於人道無疑何者抱奇質而皆燕於廊廟則巖穴無士焉世之燕廊廟者皆自謂奇質
炫采朝權無再世之觀旣不燕於廊廟而又老於巖穴寂寂霄壤則其奇質空抱日月之精華無以率子弟
巷戰及中於臂被執去索金帛自贖公罵曰賊奴吾兒爲清官聞於天下吾受國恩死即死安能從賊奴買
命爲遂遇害當是時或勸公微服從竄出公即出亦無害於義而使天下謂以子貴者不任王事父可以子
免子亦可援父以自免公以臣教子亦遂以子教父公之名實乃巋然出二子而上天終晦之使不得於勳
業而卒有其勳業者三也是三者皆命也而亦有性焉公以是三者以立其身以中其親以終其君故爲君

子負奇質而領其身名者或得或失或生或死天皆命之以曲折網紀於道若謹洲公其著者矣天啓之末
年逆璫建祠公爲危言忤有司或迹之公急携家人山變姓名爲人耕傭及哀詔至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
或問曰子爲諸生何哭也公曰吾知爲臣子不知爲諸生其真擊如此公之遇害也季子坡從東城趨至抱
父屍罵賊被執去舉火燒賊帳覺斃殺之諸婦媳俱死訃至伯子塚以論事拜杖繫庫中叔子塚嚙血上書
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猶以塚非獨子持不下久之心憫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臣議優典未上而大
橫之兆又著矣故天之曲折以命善人非臣子之所能治也得君父之意以受於天謹奉之耳公生於萬曆
癸未三月歿於崇禎癸未二月伯子塚字墅卿爲給事中仲子圻未第叔子塚爲行人季子坡殉父難其存
恤加贈皆在中興侯昆命爲銘其墓曰穹宇將顯誰與支不周之木獨巍巍奇質經行世所歸天實雕之爲
人師一門義烈騰天遠爲天先行修羽儀子孝臣忠天所規上帝不蹈當知之

夏母王太夫人墓誌

松楸引涕墓社興悲豈其然乎予每聞人談生我劬勞未嘗不自照既有以自照而又安逸食再世之奉若
無與於王事者則其質不奇花飫果落若日月之無所朝夕也於是天命之使其求名而名不遂逃名而名
歸之使觀身於所生以得其生又觀生於所死以得其所不死而天下之爲身名得其生死皆歸於道有知
道者觀其一世再世而百世之道槩可見矣予所見有萊陽謹洲姜公諱鴻里字汝岷初從其父挺城公爲
文章挺城固高士不屑爲博士學以好古滯諸生乃山居吟誦不履城市公從之學文益奇關中文太青見
其文以爲山東太青也首置之久以奇不售貧益甚當是時萊陽之文苞蔚初吐公若小試輒颺去公諸子
如給諫大行輩必不復沈挫深頓畢志於文章亦早腹潤以公子擅文場爲灰目之所輕詎是公之困苦壹

鬱不遽颺去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文章而卒售其文章者一也公既喪父手自治墳墓與一老僕分步策蹇從四十里外負甘脆歸奉北堂以其餘給鄰里窮獨或間出收殮道殍亦不甚課兒爲文章而給諫大行輩文章日益進先後成進士公奉太孺人上下眞州分給諫之冰蘖者幾十年眞州父老之信公如公之信其子當是時東省薦飢以公介貧卽爲官亦無以葬無以養世之學者皆以獨行好古爲陷阱自有子天下始信獨行好古之未爲不效是公之委蛇上下星徽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政事而卒成其政事者二也公從眞州持太孺人喪歸不數載給諫大行名寔著於天下鄉里貴人日過從者戶限爲穿公乃櫪戶時召窮巷舊識舉酒割鮮曰朝廷多故居園東無事吾兒子爲官安能如鄉叟相守之樂且鄰叟戀隴畝不能幾時居亡何賊泊城下公發砲中賊首賊爲退又亡何賊夜襲城城陷公破涕輟筆也無他貧不逮養痛不及呼則號咷隨之矣夏母王太夫人出於名族嬪於夏公子繡稱登仕郎有子國山數歷中外稱名公卿太夫人又壽七十抱三男孫是可以輟啼噓者然且不然猶是母也而報之不回以予所見天下之可稱子若母者夏國山與王太夫人而已國山爲司農臣庀粟德州與太夫人俱取廩米得羨頭斛半必還之公曰吾太夫人給屬子錢不贏半文曰吾太夫人風守河不腐不紅曰吾太夫人及天子採其聲實自農臣擢爲給事中則太夫人捐帷障已矣國山據其忠悃皎然於屈直之際曰猶是太夫人之教也且以許人則如許國以許國則如許其親故子有遺其官不遺其親國山旣用直言出補外游爲藩臬及爲福建觀督去太夫人歿時十二年矣猶三貽書談及太夫人行事縷縷如臨機杼時嗚呼七十孀一子上冀爲聖賢中冀爲君子最下爲卿相如伏鴟卵曰火交取之也徵國山申言則何敢忘而太夫人行實高於六德深茂方其佗封公管戍庫時江浙人來輸兵仗中貴索鋪墊不時上封公憤歸謂夫人曰吾一官易敗溝壑何厭行當爭之夫人

曰勸之何遽不解於是四方輸兵仗得無害者甚衆夏固吳人與徐爲內外宗凡宗人子姓來者太夫人皆子鞠之又爲封公置媵侍禮遇加謹焉昕夕持素儉約終其身予聞之何園子曰國山受母師賢於國傳其堂署牀几皆書母遺言用是廉眞著於天下予考其言信然爲之銘曰石生自堅蘭生自香衛以一慈來茲百祥吳雲如舟燕雲如車屬氣自天猶聞詩書縮章煌煌以慰管庫視此尺五上三珠樹

黃漳浦集卷二十八

文

大滌書院告李忠定公朱文公文

凡二章

洪思曰戊寅請官壬午還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于安能一日不以天下為憂遂忘天下乎此所以滌滌大滌旁皇江消傷心於出處兩告於朱李

維崇禎戊寅十有一月庚子明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道周以謫官將之江西便道入洞霄宮謹以牲醴侑辭告於有宋提舉洞霄宮李忠定公朱文公二先生之祠曰嗚呼道之廢興則亦命也時有倚伏人何知焉方忠定公抗疏水災之時及文公投匭上書之日指斥柄臣攫鱗履尾揆之聖訓則容默異於三緘稽之物情則慧愚同於五噫衆噉之下沃以狂泉逢怒之餘擠於濁水曾不移時水落石出道主歎其知幾理君肆其格物及今而觀誠明之論南陽有所未窺格致之原莘野有所未發二公以之上扶危顛下砥淪汨使來彥仰其雲漢當時捫其日月雖毀之而何傷諒吾志之不奪嗚呼善道嘉肥亦上聖之所師遵養清熙是至人之攸待然而突起堂焚舟傾棟覆將銀手以為儀金口而持戒固志士之所不安仁人之所無悔也夫以邦昌之譎侂冑之恣不敢以二公為不忠二公為債事但權寄所趣戈戟橫起吾道之不託於齟齬門猶齟齬門之無賴於青史時既值之又何訛焉嗚呼欲而得仁則曰不貪求而得仁則曰無怨道足以濟一世則俟神聖而不疑道足以存其身則蹈水火而無患由今以觀二公何貪何怨由二公以觀於今又何疑而何患乎嗚呼愛惡不齊吾齊之以性榮枯不齊吾齊之以命語性則二公與萬世共和語命則萬世與二公同敬敬義立而德不孤中和致而物性盡志二公之志不以盛衰殊觀學二公之學不以

平陂因運遠近去就歸潔其身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不肖之所告於二公即二公之所質於先聖又何俟於人夢而天定天定而人勝乎於是與某等同致微忱以邀神聽爲之兼曰遷喬出幽何所營兮峨岡疎梧何所鳴兮盛明未央方邁征兮精靈在天資友生兮道同乃謀志和平兮日中殷憂爲持傾兮往者勿追來從明兮黃雲在天河漢清兮昭昭二公予目成兮

壬午冬十有一月周以解網得乞骸還山道出臨安再入大滙從諸生講論數日而先是夏五盤桓講舍已三十餘日策訪歸雲杖折墜崖髀爲重創又從九江瘡作移疾過西林秋深氣涼血枯脈滯不復能臨眺如常時而朝命甦蘇敦趣就道洪思曰時將往長沙成所出大滙病作滯九江西林寺病起復理象正可三十日而環命已下烈皇始知其精操力學分速還朝供職不許復有稽延然子已久離墓下但乞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而澤之求有墓木攀號之願向平損還山無復仕意業自京口拜疏冀得仁覆假之首丘溝壑餘年無朋友而澤之求有墓木攀號之願向平損益已悟死生次公車惟奚殊朝夕而猶未謝嚶鳴遠呼邪許亦夏甫所以屏居申屠因之興歎也人生幾何安栖靡定叔子魂魄滯於龍山當陽名勳刊於峴首幸遺正則絕勝於蛟龍并謝長沙遺臆於鵬鳥即當歸設特羊誓誠先隴還酬里鼓以報鄉人示膚髮之不傷告兆域之未絕若建炎之事李公再召於中朝紹熙餘年朱翁重趨於講席非衰德所敢祈亦遜局所未逮也嗚呼知足不辱柱下所稱力少任鉅元夫致誠毛鷺之林潰鳥逸棲輪載之輶蹇積泣策毛羽之倫猶尙如此而況於人乎周筋骨疎脆既無忠定千櫓之能學業迂荒又少文公博約之致過江著脚八字不張割臆見肝三言就服舉幡太學非必萬人挂劍馬前僅差信宿當堯舜之世倖免共隴值巢許之倫不堪臣僕使有陳東諸輩厲其血章元定諸賢留其臬比雖欲周旋建西徘徊劍水淪茗丹竈之傍息雲黯淡之上豈可得乎張季鷹有言有虛名於海內者以求退固爲難王輔嗣亦云躡剛明之後者雖當位而有咎以難退之名乘不當之位欲飾病類以躋天閑雖夏墓而祈

霖雨不待識者知其不倫雖使蒙璆揣其難任矣嗚呼以兩公之才之德而時遇差池業不上於說盤功不齊於伊呂况無兩公之才之德而夜行不休踰淵求涉固譏鼓所以鳴辜小狐之所竊笑也於時冰腹已堅陰暑且誦遙思松菊怒如鞠飢願想懸雪邈如河漢諸生之公車已動故山之丙舍仍荒何由再親灑掃考此景鐘信宿山阿聞茲默誨乎何義兆送周至桐君山謹附數行告兩先生并不使桐老嚴陵警吾濡滯也壬午十一月十四日黃道周再頓首

脩像告先聖文

維崇禎十有二年歲次己卯元正望日癸酉銅陵後死前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黃道周貴州按察司提學參議陳士奇舉人游昌業劉善懋等同諸生事脩聖像謹以牲醴告於至聖先師之靈曰嗚呼消息時也剝復數也維聖人不以天遠時維至聖不以時改度故日月貞明有千古之新天地不敝有萬世之土鼎何以取新革何以去故未墜之統留其緒革何以去故鼎何以取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龍蛇存身神明存人此存之者萬古常新嗚呼尙饗

壬午還山告墓祝文

癸未正月

既荷主恩賜環起用念昔康辰龍蛇之在都泊今三載風雷聿清喬遷出谷有懷明發實惟考妣之靈式鈔和平亦藉山川之助三秋灑掃自痛弗親萬里依瞻幸逢再造豐蔀既撤草木亦有輝光子舍低徊林樹因之動色事君事父均之未能教孝教忠進云不逮偷夷變可作尙邀三命之恭如皇路未康幸借一丘之福顧白雲於在天彌深涕淚攀青松而號日曷禁悲思用剪蓬蒿猥陳俎豆敦土安仁冀堂祀之不驚遠膝牽衣覺夢魂之非遠賴茲有慶與我貽謀

告后土祝文

昔惟小往墓草游驚今值一來風雲式序遷喬鳴鳥聽此和平春露沾濡藉彼布漑水歸其壑蟲歸其宅實維明神之功松安其茂竹安其苞亦分上天之助

明誠堂啓土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三日丙申浦中諸賢達孝廉茂才咸廣德心用圖麗澤以東郊草廬山川明淑舊當蟻伏爲潛確不拔之區今值朋來爲講習麗澤之用爰謀革故以就鼎新周於此地盤桓屯始既三十餘年幸藉英靈持載謙終亦二十餘載蓬蒿未剪茨暨弗勝顧茲籬舍能無厚顏今以賢達孝秀之請煥爲奎壁聯聚之祥德果不孤道成多助千里之內備有賢人十步之餘未乏芳草所以酬我圭峯開茲泰運信神明之功亦朋友之力也謹以是日告於司土言將版築以就柱梁祝曰天迴道興時至義起明兩之從麗澤以理敬則有終和則有始一室之言其應千里凡百明神佑我君子咸宅厥心敬而聽之

明誠堂卜梁祝文

維崇禎癸未歲三月三日丙申爲講堂啓土七日庚子爲講堂暨基成藉同人之光肇茲麗澤之益既十三日丙午日德合於太歲離明變於南方震出之辰中見奎壁乃扶隆棟以立皇極爰申皇極之言以近天子之光遂誦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再誦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禹禹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凡我君子咸建厥極誦此詩書歛時五福其德不爽爲龍爲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

明誠堂暨基祝文

維崇禎十有六年三月七日庚子天地既泰日月來復先庚之吉叶於夢卜酒爲講舍暨此德基敢告明神與福爲期祝曰良朋盍簪吾道斯泰一人有慶兆民咸賴五德所環百祿來會日新之爲盛富有之爲大善建者不拔積中者不败惟我同人日征月邁於萬斯年文其永在

講堂告文

維崇禎甲申歲三月朔有二日庚寅吾鄉諸孝秀構蒼瀟書舍將以是日上梁謹用牲醴告於山川堂構之靈曰道未墜地大小之識在人文既在茲前後之瞻卓爾况當震出之墟咫尺而見天心即此奎聚之辰噓喻以通帝座觀海者難爲水爰溯崑崙之源登岱而攬衆山是續鄒魯之緒陽羲將旦日月表其精華朱紱方來神明開其物色五曜之麗東極璧合珠聯四靈之長蒼龍雲從霞集由是路入是門禮樂與聞望咸歸誦吾詩讀吾書友朋與君親俱慶波瀾清晏素位亦有聖人雲日就將後生之躋先覺維我桑梓實致敬恭凡爾棟梁並資隆吉爲第一人爲第一事自希賢至於希天應半千運足半千年由名世以當平世所謂道之斯行咸稱濟濟何爲不可幾及而日孳孳富爲大而新爲盛德業肇於斐然知有親而從有功譽髦依於倬彼以引以翼鳳凰之起梧桐爰始爰謀龜筮之正宗周保茲有永惠我無疆尙饗

燕喜祖道祝文

崇禎十有七年五月九日大中丞張公以奏凱還自江東黃道周率諸弟子餞於鄴山之澣祝曰天贊張公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皇皇張公天之所佑懋德崇功百祿是受凡我明神悉保護之

鄴山講堂與烈皇帝文

兩奉召命未能趨朝驚聞皇上崩天率土哀痛臣方痛病載途進不得與哭泣之位退有輾轉溝壑之憂謹率諸孝秀北望闕下號泣躡踊以明臣子之誼嗚呼十三宗之澤在人統必有歸五百年之祿未改亂終底定臣位非連帥難與晉陽之師地僻南陬莫挽翟泉之駕攀龍髯而不逮迸淚自天奮螳臂以莫支割肝出地覆靈

又

嗚呼明家五百之祿著於詩書周室再興之端屬於太子不喪七噫知神器之有歸未改河山見人心之如故言借率土以慰在天靈

鄴山告司土文

崇禎十有七年八月廿有九日甲申鄴山三堂告竣主人黃道周謹以酒糈致告於鄴山司土之神曰維爾太樸已瑀其質爾尙葆瑀使璞不失維茲撤迹亦或已深爾尙守轍俾塵不侵深谷高陵世久欲變爾幸不變有畔有岸亦有舊田亦有新畬一曲豚蹄滿篝滿車往來行人各安其家桃李梅秋實春華鐵雨盲風勿生咨嗟爾亦仙耶爾亦翁耶何以報爾蔬食羹瓜

鄴山祀諸賢文

崇禎十有七年甲申秋九月朔鄴山三堂告成諸公祖父母及孝秀子弟咸造是山以申講德念是桑梓爲紫陽過化之邦暨此雲泉亦德星共集之地百里內有賢人十步間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况斯樂山樂水之致共爲分仁分智之宗神旣聽其和平德不孤於敬義西南之朋已得風雷之益斯來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盟薦何徒五百餘歲應運以致威祥後海先河奮騰俎豆師梧

友嶽並藉蘋蘩倫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觀面即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黃道周不勝瞻仰之至伏惟藍格以慰榮懷

祭禹陵祝文

惟宏光元年夏四月皇帝謹遣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黃道周以牲帛之儀致祭於夏王之陵曰自古肇基嗣統之君必修禮祀帝王之典於惟夏王誕敷文命怙平成之烈紀明德於會稽儂陟降之神肅遺風於禹穴朕罹多難履京託哲后衣冠司劍之藏起后人被服羹牆之慕敢陳芳俎祗候云旌鑿此微忱永昌大業尙饗

信州祭山川旗幟文

維我明神相明天子莫有華夏垂三百年民安物阜保有茲土爾不介於鄰服斯民震驚不安其居在我師臣不桓不武實受厥咎以貽主憂明神降災將在臣躬若其多事克奮厥武神應佑之勳厥干戈壯厥矛戟以克彼敵無堅不摧如有愆忽險易不齊風雨晦陰長厥寇讐夷我人民亦與明神共厥咎也尙懋勉哉步伐止齊靡有不忠以匡王國踰彼高山播我皇風桓桓龍神啓厥衷靡有不振以篤斯祐尙饗

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文

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滂厲以迄於今邇以覆我二京中原口口未能自拔太祖震怒自天將率海內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總萃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風友雨伯虎仲龍以驅除馬靖彼口口猶撥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茲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園社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間關號召不遑啓處惟上帝瞻顧及我皇神是庇

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聿謹告

矯輕警情文

莘尹不作禹氏逝矣疵德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輻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隨各百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靜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躁鄰情爲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爲儻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情不濟其身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衆人意止意馳物欲物傾是不中於人禍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修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共錄多能以銳死野義和息荒乃絕有頁商子比德於行舟康母與哀於六馬或才具而滅心或過小而不悟是豈生與禍遠哉則亦維輕情之故也夫水口則不生珠玉土窟則不長松栢鳥驟足而肉膠馬薄蹄而弊策處父以歎亢凶終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不鎮器則器爲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爲尸灑知道之士不以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道而廢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且赴善仲子聞喜夜有懸席晝無輟軌或一諾而遂往或再顧而十起聞者不替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子齋居息形若燼不達如愚或體墮而黜聽或由由而自知業不降於端罔聲不下於虞朱彼數賢之動息曾何苦於泮渙想大蹙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弛擔要宿者坐無廢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孫十齡而蚤衛越武大耋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蘊玉中身而飾佩或悼整於井蜂或號喚於既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日邁彼豈進之有壯趾之羞退之有碎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就典刑而問重根詢矇瞶而懲太息也嗚呼道不天齊咎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矧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清晏夫鴻鵠從體飛翔於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葉動不與鶴鶴共搖靜不與蚯蚓爭溟縱翹舉其焉譏雖優游其何

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觀魚龍之變形睇鸚鵡之殊狀駕必凌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凝魂腕弱則體有巨創心易則鮫客登舟力媮則厲殤扶伏雖交睫而不遑矧須臾之敢放由斯而觀彊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閹豎而談者移咎於氣節西晉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園談氣節非鼓輕之桴園談非勸情之鐸也而雌黃一唱則翹招爭歸屢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芻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唯諾之士既公託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瓦礫肥皮厚貌以爲之雍容承唾折枝以爲之勤勤拔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雞鳴而持刺號途夜分而奉叱跪客猶且重價比於鐘鏞委肉生其羽翮嗚呼人無成敗言無譽咎知敗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譽者謂之小人瘳裘萬尾何損丘僑之聲標榜清虛已墜孔墨之實諒心性之未燭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競端怨者修其隙隙是以君子始物則託之剛馬終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固大易之所稱豫息而謙輕亦聖人所自救也若夫博奕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栩栩之衣蜉蝣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翻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木此中士所不醫胡爲乎進無妄之藥哉

弔狂喬華士文

狂喬華士齊海上之介也其言曰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任事而任力吾無求於人也呂望肇封首誅之周公異焉望乃駁其辭以復當時必有辨其情而傷其生者而刑名之徒稱之恐亦不允然胡其逢之不偶而命之奇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無有焉余既慨於其時以傳夷齊乃因爲之文若致弔焉其辭曰欽嗟子何人斯負囊攜耒汲且耕耦而諼諼子季昆斯當商之末而處於青州羌王室之貔貅而子與樂鹿

游曾未幾時環海內外而制於熊虎驪嗟乎東海之泱泱濁浪飛揚子其避周子其避商夫虐辛之荼毒
克安爾土厥肆新彼文德而子遂膏其斧人亦有言盛世之瓠高於瓊壁衰世之耜化為蜥蜴彼首陽之
枯骨能不耕而食子何以耕鑿為嗟乎天子不臣諸侯不友為節不章何以復於巢由徒令千古而下煩懣
怵憐思周公之餘休余且為之系系曰二子之志與事皆不可考然當商周之際云古曰鴻飛冥冥弋人何
篡焉為二子者亦難矣彼其耕食鑿飲水藥自持蟠然於海島之上目不視瓊臺炮烙耳不聽夜鐘暮管口
不接酒池肉陵自謂害遠惕出而顧當世之君王亦若衣冠之於溝瀆犬豕之於豺虎及夫鹿臺解縉巨橋
發粟已囂囂引舉於陔隅寂寞則其視鷹揚虎賁又何如人也從前而友臣則身不安從後而臣友則其心
不甘幸而兄弟於嗚肝膽可漉則亦相守出入自為君臣朋侶以高詭於皆醉皆濁之中為之主者正宜緝
理其上下總其齊人民董以禮教扇以和風而後尺水寸土豚魚皆格彼二子者亦徐動於率海之誼今必
以不章之過加莫大之辟不可令後世見矣信然首陽強魂東土頑民不有辭於文武哉此刑名之談呂望
所不為也故曰天下有其人而無其事者此之謂也有其事齊不成其國無其人則風靡之餘周亦不成其
天下矣

按家語云孔子攝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
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違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博而醜五曰
順非而澤有一於此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
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桀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
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鄆析央何此七子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夫尹諧潘正佞而譸張管叔悖逆付

里乙巧諛鄆析央何華而慘刻獨華士者以孤介逢戮受賢侯之斧及又重以聖人之口誅疑無可逃
罪者然余未嘗不怪盛世之寬而世人之覈也以堯之時而四凶饕餮之徒猶寬假一世俟其自熟極
誅之外至流族止耳今以衆人未聞之罪一旦誅夷不惜似非聖人之為也哉者末世之維不妨過嚴
乎何取於僻陋孤介之士而首辟之也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行僻而堅反是獨立於華士未知允
否

頌
榕頌

鄭汝曰子敬於榕壇時作榕壇狂律上
紫陽山時朱子廟下老榕數章佳甚

南方有嘉樹焉厥名曰榕其枝則蹇產磅礴含雲垂條其葉則凝黝重碧經霜不凋其氏則連蜷詰屈孕蛟
子螭其幹則輪困總絡蔽牛隱旗其實則不華自收搏若黍珠爛若雞頭其乳則含漿載膏囀於熊酥黏於
石油爾其為體遠望之若俯若偃若飄神嶠屈於近岸邇察之若坐長者環於翠幄講論自樂爾其為蔭大
者或數十畝雨露垂腹種會得斗小者猶數十圍行人遺涼弛擔忘歸凡此猶相其膚質也若其瑰狀奇騁
虬髯鱗鬣倒生垂根如千歲人披髮互答又有異性用晦而明晝焚不燬夜炳而熒宜於守庚郭馳所植遠
水懷石水縮其術石握其爪如驪護寶至其文理隱起黃白間紫絳劈錯疎密磊瑩細中栝捲巨中扉儿不
避齷頭不化青兕以彼六質備此四妙者已為天下大樹之所無有矣迺至其靈表和氣隱德貞命雖朝披
夕拂未易得其端竟也方夫天地蘊隆蠱螟代作載緣人衣蜚敗人服此樹獨不生蟲蠹之屬一二卷葷微
籠園雞絕醜上游適然不疑又或枯旱柳樞旄靡艸正命穫落弊矣此樹顛踵俱有生理但得襲土一尺

時逢涓滴而美蔭蔭一作蔭可竣然不可以渡數原屬越水自漁梁以東武夷以北則絕地離類是以國僑羊胛
不足方其仁展禽季路不足方其清禦寇惠施不足方其智寧封錢鏐不足方其靜而爾雅釋茂闕於江南
郭陸狀條陋茲聞海徒使廢社樗櫟據憤於散材共汲土檀假微於萬歲量本揣末不亦疎乎夫天下號材
之良有四曰榕棟舟車棺槨篋篋然自堯茨而降是有蒿宮散樸之餘實勤廉藻舟車為繆假之緣棺槨乃
含腐之器離支種禍於上林棗栗取諧於兒女既苟悅於資世乃終委於下土孰包體以藏用遂該衆而渺
慮以是備德不稱榕公則公之容爾久矣爰感楚章製為榕頌頌曰
帝閔炎服錫一作以美蔭兮義道屆中柯葉乃盛兮詔一作彼內熱行一作且休兮兼引旅筵宛垂樛兮鉅
抱弗迷尊所願兮為惠非報同世患兮蹇其離立賤行列兮舍瑣反樗不受世悅兮遠辟蟲豸通道術兮譽
之不喜况排抑兮自為蔽虧從日月兮時奮傲儻壞而不璜兮屏細從大似有所學兮新故承附靡隕落兮
柳下之行非所倚兮鴻龐紛緼又不類伯夷兮鍾華固樸自得之兮不蹈窮谷中以自持兮檻欄之翫又乃
離兮踰嶺越江惡以為市兮獨立不懼師天地兮世喜夸理軌以纖兮嗟爾長大受世厭兮裸程還維吾無
所憾兮以為樹海從汎濫兮

南郊禮成頌有序

惟天啓之三載歲陽在於昭陽其陰在亥讓揆端紀其歷甲子其朔丁巳於是日月在於漢津則我神京之
所分度也歲星在於鶉火地候從之則我高祖之所受祉也辰星太白戢於大辰翼梁天王佺亮一人則我
二祖十三宗之所馮神也於是園始權輿萬物昉落道傾否而夙來律孚至而擊畜明會頌遺五始迪作天
子時方雍言感皇考之未遑謹二祖之祇肅爰命百辟飭予禮樂曰予時哉予茲多難宵夜頽惕曰求顯行

以祇事於皇天維茲未格用大震悚三載感出垂憲不蔽將斧鉞未虔抑干俎之頓乎耿予啓歲聿受厥明
爾尚波灑并凜乃心從予以觀於皇天於是百辟稽首念栗成曰戒哉維在下之不虔勳我一人矧茲丕變
嚆敢不恪以隕越於下要刈於上蓋斯時也方夏翕然過五十載鬱於精塋企茲元緒睹聖明之始照眊鴻
業之克紹瞻仰警容抃舞和奏為頑梗之所俛弭昏魅之所爆耀維予皇天亦復遺侯注存於茲誠煌煌哉
時也方重光之初履物頑未創際疊未鼎蝮蛇醉發魚狐狂挺簸宏仁之先批擊神武於後勁東西巽然鷗
作倜儻及闡茂淵獻之會乾德躋邁帝眷茲赫虎首見而冰解鳥足跋而霧釋曾不踰時攬擊斯掃戾醜爰
執魔首標於智玉狄眉跨於暢軾雖肅慎之未庭暨鬼方之延息燐閃蛾觸垂烈親日迨純熙矣何云儻乎
諸百辟猶以捷伐之不寧時伎述多繁於供億將輟焚壁以修鞞珥澈畫狄而聳游飭天子獨毅然以為是
百福所會將剡此以為治首夫體託高則必默道通因而貴簡將條約以數大故鼓致久而能貫揣掃地之
獨載豈云儲胥之半岸哉亦所以欽精一志考物而時撰也粵稽古昔道醇象龐兵刑永富既以禮而當政
乃顯祀之式務義軒以前無得而隲也殷尙周因冬園陽青犧象不藏福衡相仍考範則師在祀後舉大則
祀與戎并莫不肇寅天而繫祖乃殊薦其林蒸是豈無震疊之殊方迭伐之未寧哉以謂末自本榮人不天
競故先峨璋而後六師紕武坐而揚鷺振也迺夫精微所恪敦允攸冒戢柔遠灑施教上下以內則有四畜
以外則有五備焉天子稱中稱臣曾孫告於祖廟息於齋宮所以廣孝也渺霄高陽遠秩無文分配二祖祇
從一尊所以教讓也三素觀物八能書雲先兆成敗用彌庀之所以崇智也遂以是日遏劉閉關侑老恤窮
無有啓蟄發屋以瀆武功所以成慈也天子行此四者又使其司空表殖道路峻人正其溝血城郭周慮陵
葬不伏如此則其聲敷察至矣司馬之徒飭其千戚綬冑旒旒不吳不揚如此則其伍乘辦治矣司計之臣

得以察其里正之數芻秣之服頌賚之常飲飲之節用協治之如此則其出入不斂矣又使其羣臣百辟夙夜寒暑專心志強筋骨以能勞自致如此則其百事不墜矣且其四時之內齋戒接至無有曼聲淫色延靡之樂如此則其根性申篤也天子既行此九德者以格於神人建於陰陽蹈禮總樂離祉考祥因而節畜其事震澹其章若父母之於恭子晨饋而夕漿使邇親者泉赴逃聽者風翔眇者發離朱之眄跛人奉慶忌之裳反執無爲宅於中央故師未出櫪而強敵崩厥蕭斧不試而姦猾忽絕也夫共尤術器昆夷崇密是不一世矣熊頊治之則弧矢與雲董並制姬氏治之則臨衝與籛業比式首山祀而長股賓靈臺創而赤鳥集將母致之有先後抑揮土石同時而擊乎況今海宇環九媿伏占風試其媚草候月致其珖甲殿無干夫之役臺無百金之樂輓有加昔輸不失額會精衛之何損擬啓跪而不足蓋於是時世方尼於荷佻卒難復乎大作也天子將以明年肆發皇乎質文芹藻茁而漿醑乃親霜露降而豐步思存詩書彌車衣冠成軍國老翹髮於上痒鶴跡跂足於陵園又將以明春上日定見龍中有事於籍田祇享先農率世宗之儀陳曠代之常習車莅蠶女史提筐先祀高禘次觀於桑又將以夏至祇步方澤徧祀羣望率禮嶽瀆歲終而蜡以大農夫之慶振大禧之福蓋度二年六典賓從常不更畫旒不改容篋劔登司不失供匪頒稍秣上方是紀蠲節敢之數不信宿備天子以爲是苞於禮本可次第而舉也恐多士之未戒故奉時而揚厲亦以爲黎獻請命不緩致乎天屈於是先期五月壇墀敬度琉璃翠欄雕英縞玉準律環成枚陽布燭參兩寶道不失其服乃命卿士恭誦蘭栗入滌九旬躬省五日差等玉帛暨於黍稷於是天子已告於文人矣又先三日戒誓百辟金神守齋玉版書厥大小秉德無有不率飲飛迹射之士裹裳苞楮之兒爵弁翹舞之輩鷓冠虎纈之則儻莫不繩里尺道想望雲霓其車則甞勵畫朝重牙二轂政雀立衡繆龍倚較德時並從安立五屬其馬則六鸞

鈞龍方鉉習插黃縷縷腹素虬朱靈四駕三駢執注蹀捷其采則華蟲鳳芝日月升龍鷄翹繫牛鸞左中曳地齊軫環星馭風其衛則黃鉞金鉉朱檠畫戟輻輳九鍵鈞盾文威持虎稟兕倚鑄砌軾都郁乎盛哉新天子之文皇天之所親也苟以愜乎輿志何因昊之未接將垂轡而治之豈必薄施其震疊迨於是日風和氣醇昭融騰服奉常致期變輿乃遵皇帝以遂躡躡格於昭亨之門是夕也魁杓始駕參鉞方上虎列督督東壁股晃青女卻而植旒飛廉伏而扶髦叶紀授權於含樞園冥秉矩於威仰熙乎其似春也天子既出盥於齋宮御神路即大次秩宗前導公輔分事上帝式臨皇祖克配馨饗作壬林繼三獻舉九和致馥醑達景耀至上帝於是願謂天子曰予嘉爾敬哉爾秉圭鬯蚤夜不寐以勤於稽古莊於蒞事是即禮祀陟降予一人矧又趨踰肆其右我牲登玉帛靡有不恪中外庶官夜明幽宗則既鑿爾予亦曷敢不敬夙夜以答爾一人之惠天子大用悚然願於仔肩盈玉是懷念茲無言祇受不回迺舉蒼爵啐明酒飲圭璧受福昨饒靈輿撤張俎雍和既奏光景異舉百神聿辭致天之祐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止其所於是天子容與尚羊旋車有瓊乘東方之未晡將告成於列皇旗旒千旄悠悠不驚蓋於翼日將綏祿於慶成也羣公以外患之未甯小醜之未平天子方習賞賚減膳樂抱冰凍淵以請命於皇天采采憂然未敢拜於斯宴亦既相告率若知陶匏藎結者之可以反於節儉也夫自有漢以還惶於肝蠶訟明堂之文侈封禪之儀殫爵傾儲靡費鉅億會無當於嘉生徒豐昵於亂德迨於天水地不半璋豺虎之薦罹於牛羊猶且三歲而郊大賚羣臣僅篋金帛以百萬計豈所謂聽上帝之甚昭忘一人之自療者乎皇家既濯日月剖天地量輻軌方四萬里二祖再世之所經營肅宗顯祖百年之所綱紀聲樂無缺儀典事侈益以鳴鳥著於大駟靈符表於河水應門甫建斯于聿起鳳鳴其簫麟叶其趾即循漢室之制戶牛酒醑三日安高年侑女子未足以寫大官之沫分上方

之度也亦謂一夫不獲恫瘝乃心故歆然若燕及之不任夫皇天者將惠一人以及萬姓則亦順四時適風雨澹然無爲而昇不言之利豈必搗玉汁鬻鶴髓抉醴泉灌龍尾舉異畝之木以通五梁之氣哉天子既心偉於是言顧命左右注而書之當時持藁簪筆之臣無有從者乃就館中而爲之頌頌曰烈祖皇矣事闡遠古師象巍則佑我下土誅讎帝居匪囂克謀維我高皇與綏與旂芒芒之宇明兩揭麗桐生畫豁乃別宵夜帝度有鴻成賓衆宗燧往禹徂持崇我功仁溥義至四表式被成祖受之莫敢逆志應侯迪恂亦臨爾師禮禮秋帝羣有基星辰攬行則紐厥紀濛絡迭擾無有奸宄秩序孔阜禮樂迺作肅宗駿興謹虔百度鴻苞細齋先民與稽反始肇區帝者允賸紛員者儀悉秉睿憲嗜嗜之音亦辟天撰日作昌潤曷違其貫帝錫肅皇殷高之齡壽考不騫四方底清顯視受之率履帝則宥密綽心四夷攸服帝謂顯視聲色不事葆華闡暉在爾再世肆我元后而揚顯光翼冀敬臨涓銓百祥亦度帝心不怠不荒帝謂元后克類克斷悉率顯祖貞明厥岸顯祖所渙皇則萃之顯祖所萃皇則渙之匪帝命不齊唯德之行匪道與人權唯古之章翼翼馮馮與時偕行偉哉皇時句達孔借萬物熙熙榮懷之來喧潤不愆休徵總至迺構酒堂既惠迺備繆木亦以陰筮簞亦以安若柯吐華桂枝闌干日靈之施不殺而嚴魂能殛股羣生所瞻文人蒸徒各正厥志我瞻四方曷敢有不似南有黷貨之夷舍舟而師蚯結颺翻我溟我池北有受索之狄改竽而樂示斧及斨則莫我敢迭西有負隅之蠻搏矢跳竿突阻既窮我阿我山東有 之 既僕且驅棄城及閭則莫我敢有我車亦既堅我馬亦既阜新田舊生百穀暢茂誰爲殖之則維我時誰爲尸功皇天臨之甘雨將降雲上施翕海將潮百水夷矯矯我龍焉所疑含氣屬音參差焉之告牲牲乘圭璧翫上昊睇明德酌黃流清玉醴禮匪今德自昔緹九有靡有異域皇帝懋哉祀我百福於戲亦告爾四方之人稽首萬年與天無極

孝經頌

觀夫覆露抽條感滋奮氏墟光魂於七曜麗精魄於五時兌震之命頂踵離坎之交脈理莫不循本登標依經出緯象天地之自然直斗柄之所會故有華蓋疏其毛髮雲漢導其榮衛風霆發其肝靈陰景盪其明眸苟一范之曰人皆知生之足貴若夫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噴湧涵蓋含吐日月噓氣則河海翕舒展蹠而川嶽分豁其動也萬物爲之震耀其息也百靈爲之寢伏猶且雨金而錫八方鑿玉以珪萬國此信帝抱之豕子天植之元腹也若夫咀聖胎仁絡醇樞真言不待咏悟不待詢貴不待組榮不待綸播禮樂爲黍稷揮祀礫爲鳳麟啓齒則壘籟四應安步而鐘筦咸闐七緯周其几席九野拂其跬塵雖錯於環堵之側巖石之下而清涼則爲秋昊煖煖則爲春燮斯又園穹所爲當璧而黃媪之所馮神者也既天亶之維均乃獨觀其所至或類萃之難絕故曠世而一值當夫蒼檠漂庭赤鳥啄屋玉兆絕歧墨龜談洛文武之冊既五百四年春秋所存僅七十二國九闕之綱頓於洙流雙袞之靈歸於東服於斯時也仲尼不出天地悱惻眞宰旁春而求阿保五帝倉皇而嘆弱息仲尼於是匍匐以就口食歧嶷而說道德俯仰天地喟然歎曰其維孝乎孝者聖德所以顯親哲王所以明報也爾乃樹忠與敬以啓孝彊表順與慈以宣孝里杜惡與慢以實孝墉鋤驕與溢以畢孝紆立言行以爲社稷敦和睦以爲廟市三德之閱引其泉門六藝之都環其泮水子壽則左右奉車仲由則輓餽千里西華則奔走無方南綽則阻勉從仕言游載筆以賡白華之章仲弓幹蠱以占用譽之筮又有休糧七日體搗羽之劬勞家食五年繹君陳之妙旨於斯時也崔甯煽威於齊衛般淫互夷於宋蔡樂施以黨而攻公宮陳招以國而殺嫡嗣三綱頽五典整諸侯懈大夫肆荆楚先敗不四五年三弑其君而後王室陵遲宗國卑淪天王有翟泉之居齊侯致野井之唁即使書社千百讓江漢以明尊季孟國高分

東海以濬業亦豈遂改步改玉皇虞芮之蹶生舉鼎舉揚蒙俱之奧溲哉夫天之所教於人者志也人之所效於天者事也先事承志怡色下聲大孝子之誼也夫以五石六鷁感戾氣之晚衰毫社澶淵鳴焦風之再燼白馬之芻難求水精之澤已罄知上帝之甚瘵非聾音所得訊逮於哀昭之間四十五年而聿享再曙大者見於雉觀微者竄於奚鼠顯者託於鸚鵡隱者動於螽蟴二國之憂儒書思樂之化楚語琴瑟鐘鼓無所導其餐關石和鈞無所將其藥譬耀魄之喪寶而義農之自口將使雷公乞劑於越人俞跗受方於扁鵲夫豈無尹單之徒申其繯縲劉蕢之曹投其暝眩僑肸之倫進其匕箸會厥之輩和其烹煨哉以爲醇仁之外無刀圭至義而下無鍼灼泰和不湊無醯醢泰順不蒸無饘粥天顧四國臚瀾相續非復仲尼盥而薦之則亦不樂也於是仲尼衣不解帶食不知味繫綬而寢容臭而起東嚮而問天首西嚮而問天趾溫清抑搔者蓋三十年未已彼坐合宮宿明堂垂晝衣鏘薰風者亦烏知天步之艱難天夢之驚悸哉諒園穹之伊台亦自幸其有子雖九寡之畢哺亦猶慨其未至故與申生許止言孝則無所不孝與紀季日夷言弟則無所不弟與季友叔豹言忠則無所不忠與季札伯玉言義則無所不義也而猶使曾參振其鳴鐸辨其條貫明敬愛之胥慶悼毀傷之同患防兵刑之弊終痛唯阿之底亂告憂恤則曾參爲大納言議禮樂則曾參爲大宗伯誨序爵則曾參爲宰阿衡圖王會則曾參爲典屬國乃使征伐之義止戈於陳蔡盟誓之信斷言乎適歷亦各文其所文質其所質因天道之自澹於時尙乎何執即使侵地不反不假柯社之兵巖疆不墜不資高固之力朝猛不定無首止之勤黃池先歆無召陵之蹟亦各有嘉獲於折首田禽執於无咎正誼消其凶萌長道屈其羣醜指勝福以自伸涉功利而不受雖卜商察之猶未接其根芽端木聽之猶或騰於華實而使子輿導之燦燦乎若絲竹之繼葢鏘白月之禪丹日也故有一代之興王則必有一代之名佐確溪奮

其高躋有莘起其安臥傳巖匡其疾蹠庭堅挖其墜挫蓋皆夢寐師錫垂老而遺未有若子輿之夙服早賀者也於是仲尼將以寅月上日大輅文冕布和升中中運樞錫極差百王等羣辟郊微子而禘成湯祖弗何而宗梁紇輯仁敬之祥墮敷篤恭之藉席則子輿進焉捧繩圖撰寶策退昭華登泗濱旌韶箭樊遏拊后夔則希聲者咸諧招伯夷則無文者共秩於是乎鳥獸卻立麟鳳遠巡指佞之草不躁叱戶之葦還劍鍾旃塗而發篋洗泥離而稱賓自一卉一木之微一鱗一蟲之細扶牧以時繳畧不試莫不叩宮而商嗚呼羽而角至故特隼豫而不搏齊虞吁而不斂葦收紉於司囿招矩停其爽擊亦常以閏秋季月深察百族有共鮫之九載墜僂齊兜之比周讒說華士之狂壽服淫正卯之醜辨誣惑及構机之遺種饕餮之殘愚叛常棄經賦民螫國者將舉而投界北豺膏鬻斧鑕蓋蒿目四睇莫之有也於都盛哉仲尼之治也亦惟是量德種於桑黍潔道衡於圭尺葆孩赤之津淳奉親長之度律言勸不過步趨鮮失乘至要而御之相柯條而適焉亦豈有異術奇軌震裂靈祇偏拆天地使四友無所讚其辭七聖無所商其智者哉夫古之聖賢景命爍師亦皆有盤結不兜厥懷虞帝宗堯而不得宗睽大禹郊鯀而不得郊舜姬雷發屋僅白其滕書伊霧口天始宏其陟命墨胎絕迹遠孤竹之喪邑考變容啓懷貳之慈降於史魚之仰亢陳尸禽息之碎首將進大或淹其禮樂細或睽於誠信未有若仲尼之無階尺木不動阿柄而納兵麓於清寧躋咸夏於犬順者也故謂舜禹事親以事天仲尼成天以成親尹且敬身以敬天仲尼立天以立身此其小別也若其大則苞孕百世者還生天地提誨百王者嚴立億世既因嚴以命天乃分慈以與地地不以慈敗天不以嚴實故觀詩書知太極之有諍臣誦春秋知乾元之有諍子彼夷主與惠君或變或革或禪或繼皆因愛而澳休或觀怒而變熱蓋順令之未違又奚究乎養志所以有若有誇遠之談子貢有升階之譬而曾參因之以蹠蹠杓瓊出入風

兩垂徽音於無窮播親名於罔極方於烈山則金明提格之主化口近在姬文則魏叔閔天之主輔德信所謂登若木而附星辰陟崑崙而瀉河濱者矣故才之不可學者睿也性之不可化者浸也睿則可稱庶於得一浸則可不假於知十苟非天之所自然雖曰至而何益既本底之先茂故四達而無數所以願假百年以誦至要之篇欲併岱華而勒絳生之石誠使孔祖可執將帝植以莫從或會席容分縱天抱其誰易乎

聖主勤政典學頌有序

天啓之二年既受榮改緇持橐玉署之下時聖天子方宵旰勵精於治日朝御就講幄輔弼凝承拜歌颺言恒恐不及藹多之羣自以藝紅纂組簡聞小誦不敢與於矢音適值師正仰感聖德俯晷日永命諸館舍各爲勤政典學之頌因念班固昔作典引規斧衆製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自謂竭情軼聲前代然而志諛流占諛乖奮襲高竝急張取響而已嗣後作者益就繁音長卿遺屬子淵洞越於斯絕矣然而嬾妃莊妍綢繆呢好王融之序曲水陸倕之銘刻漏往匠之削猶有存焉要以代各異尙體不相兼簇節競脩其末必細就竿而惡瑟固無當於察聲貴刺而賤機亦未窮於杼變也至於至理所存經宣緯合抽纖布宏以粉繪十二之章使覽者互通其裁察之各適於治將紉游夏以排卿淵之堂降泰憲而居雲堅之室非覃精希夷優游歲月未之能焉旅偶餘閒輒成斯製後之作者將有譏其緝合滲濫諸代亦方貢爾暄思不暇齊其繹響也其辭曰

觀夫稽徵譜運陳階援契春秋演二軌之元風雅離五際之位於以上旰黃姚下晚李趙恒代耦六支數參一究則庚麟之期必屈干羊之煥或始斯紀會之都區統囿於圖蓋也若夫化資帝蕩天景人烈營度謝其九成假濯耀其二樸於以報章靡涯酬德罔極雖案億以方中不沿代爲齒貫則若我明造以來廟十有二

宗歷祀二百五十有四而我皇嗣興含元覽嬉得一秉精抉霽瀟樹葉醴卻瑜載審奮暢左黃髮前青史遠色賤貨尊老籟彥聽塞於風穴曙曠於日岫遂使垂漢吐膏智井溥福樹無驚瓢艸懷涼 海內外決履直履之儒斷裳雄冠之尉莫不醴醴醴泉釜烘朱英夢鼓織之沂天躬負鉏而占月於是魚哇噉 螽蟻鳩叟咸辨雞而通晨盥度鈴以識鸞若冰羔動而欣獻鞠銷上而悟饗想德旁皇之衣會儀勿穆之收諸維蟠瀛所未將昂精所藏說闕而曠觀者靖歷兩季蓋漫七十年矣霧霍曠耀垣擁極出精扶於升簫恂準於漏表是以祖考齋綏鐘簾答慶鏡或風奏莽皆幽結同狄喉於魯春繫魔首於周誠反踵蠱化者噓指而就楓械嘯類滔天者宛頸以坐石楷二載暢月之內東西獻俘者不期而集訪闕之外嚮值佚主驕臣飴觴瀾石亦足以泥封雲生手接雕告矣我皇謂是前輝之籍未竟德烈用迺鑽仰穹中誕周垠始思無拂之齋源圖靡爭之格要覽古缺然若未之聞也曰予茲何知予維是典學勤政欽茲有位焉爾夫虞廷動色以戒傲遊臬傳鏘音而陳屢省彼亦皆迪主矣而弼直若厲將稽古之或荒在咸熙而猶慨耶我皇既鏡厥明謨式茲古訓間猶軫念一夫咨嗟二方研易而憂殷高之德敷謨而疑文命之競於以比簫知德畫羽象武來澤馬之馴蹄揉鹽虎之不噬度心貊音懿矣淵矣諒彤管之難名而璿衡所未測至若顯秩幽宗芹旂雲章青剡紫疇壽朋醕尊嚴表慈驅鎬步陵登冪壇掃地之文靈臺辟雍之儀蕭鳴悠旆之致願離滑露之詩周后之所告來漢帝之所經求莫不細繹注心續縝縈神冀卿士之敏趨埃夙夜而展之羣工猶以爲是道太大馭新徵多歲月之內電霍雨沓祗承而不給則且休於蘿圖滿於蘭澤巧紆徐而後營口夫帝開受珪而徵符於萬首王誦勝旒而負斧於奄洛魯公解衰而搏四門殷丁苦枕而聽杵築或泮異於三年或適觀於期月非所以遂視棘欲亦以聞駿惠之宏模發明旦之噴味也維冲人之未救則遵晦於顯德既有蔚於厥生亦

何需而未遠乎遡夫乾質生雕靈樞化緯渺夷思所不贊夏天睿之獨啓自恭默以來風申霽垂卓燦往哲者蓋有五至矣方貞考之初賓祇宏遺訓悼先德之未艾撓顯示於泮渙政不敢改而加光大懌允厥人在以垂憫至孝也發嘗傾藏解屬焉竊盜無斂以紆黔首滋其膏血者二千有餘萬至慈也消除辟平采擇無訛抵璧荒丘投珠涸淵至誼也牖約上衡藥言下嘗雖有齟齬蛇領逾時至察也奔車之駭鞭轡時執懸鉞於廷以摩逋臣鑽雖不鐵網亦不脫至斷也迺若肘掖進其蜂蠆筐杼謚其綸綍杼亦不敢擊蠆亦不敢發薩菹之蛭消滑防之隙塞聽無偏口至有內照五至之奧復有二起焉天子既秉是七德者而又濟以勤典進求熙亮之工退維講誦之彥出有垂堂之戒入有伏帷之儆以蹈川而號機臨釀而投藥猶且遠巡未敢恣兩謙讓不遂舉六則將德柄太崇抑羣公之過歟亦云蟲鳥煩其寶龜束脯懲於臘毒將刈筦以逃蚤故錫戟而後磬則四沴亢衡帝鴻咨大駭之區九潦沈稽倍堯秩朱宣之序顛頊作典以紀九黎虞慕協風而蘇百族寧倫脊之盡迂而墳籍之悉誑諸以為治鎮靜而有餘道黽勉而不足聖人不與天下爭時而為身審幾將需時於天下而懋本於端已迺囊刑政圍禮樂慎名器審誅伐以一意於來敏環宅於脩覺譬日方次於曲阿俟會泉而赫之故自平沚垂網玉理戴千躋躋穆皇文章之外言性天道無能聞者夫器習瓷則必雕舞釋千而取簫仲尼暨額於苒菹魏文含睇於古樂自古帝王未有輟總立之揮皇閉坎躅之汁洽結翻羽之鳴音喻龍光之笑譽而能程書橫經危坐朝夕者也恐予志之未寧將何心而不寫於時則有靈羽下翔濁河澄流天降覽輝之使地承嘉應之文羣公方蹀躞足鑿膺旅與神魚游偕禱爵翔以為天下致其歡媚而我皇實憫然哀痛元元念瘡痍之尚有災震之屢告因以戒候反行伺占羽孽拊指而問京生動色以思祖已若曰此天垂鑒懲異云爾由斯而談即使宓妃玉女遞飾以眺清臚放齊詹都更舌以陳笙鼓

曾不動於纖絙無撓於清奏雖鈴鐸夜警韶鼓時裂亦焉闕此霽清何傷於景燦乎夫泉百里則未浩樹十尋而葉絀殷德闡於祖辛夏龍遜於孔甲姬平改步漢顯再續自遂灝以還未有奮十四世而攀軼三五綿蟬八九粹清淵懿有如今日者也時哉日豐殷憂軒轅之所垂覽姬旦以之鼓缶趙孟之所視陰斯高以之奏樂籩豆殺核饒於此矣以貞考之不遑達勾濬涓率發於我皇假溢受之以紹我太祖盤關苾蒙之大統寶訓彛則懸於上條麗繩赤準於下奏之者無缺遵之者不失誠使由育博丘以為四佐封胡夷契以為宰伯朱虎熊羆以為司馬紀通以為大農皋孔以為大理陟虺以為司諫軻卿為翰長蒼舒隴數伯奮仲堪為庶吉士將撫鳳麟以乳上林開淵英而邀石戶遠擇扶來近綴章韶徐正九變之儀驟舞八風之龍軼哉蕩蕩乎羲皞以前莫為尚矣又何獨若詩所云戩穀馨宜增川岡而承松栢者乎不揣固塞致私頌曰陶虞邇止維明之廷帝垂曜華爾猷爾經禹皋躋踰錫範來告寅維兩咨曰政與學維茲政學非武不勝帝法有乾昭回殫巡皇皇列祖震濬百度則亦維兩離照宵夜高皇之勲輟轡而文成龍聿興載書從軍肆於仁宣日親俊哲日求多聞乃齊乃轍疊疊孝宗馮翼與謀日三視朝集思爰周退而講幄祗受肅穆馨管和音靡善不服誰謂天高興雲自山降時朝隋九成磬磬誰謂炎羲江河挹光魚龍騰輝沐斯飴芳有儼肅皇天昇巍煥則亦不逮濯足道岸神祖受之豈有不恪念茲終始以訪以落峨峨極門厥基奉天嶽綽丙章萬政出焉文華之堂騰膺宵窳列聖所游集靈辟邪昔維鷄鳴今日昧旦時至則興道長斯貫相彼華堂曾孫紀之有皇極門曾孫揆之天躋淑清何穀不登皇殷懷胥栗若履冰於穆曾孫永世克孝何不靖方不率長道般般之獸郊壇則嬉羊裔之魚泮藻依來帝誠有苗疇非人斯母曰裔夷視聽則遠飛鴉食椹翻其睨睨皇念我祖伊疾敬德百禮孔膠萬舞飭奔百爾蓋臣各宜厥職巖巖高山愉愉大海天子敬明曷遺方外休哉萬年

皇以居之

聖世頒孝經頌

天下非難治也教則治不教則亂晚世非難教也本性則教不行義農始作民則尙稼穡稼穡可治亦可以亂三代嗣興民尙詩書詩書可治亦可以亂方我太祖之有天下波濯日星盪滌嶽瀆既下馬而論道乃垂意於詩書自謂起於農家復敦情於稼穡以詩書而當稼穡其道已文以稼穡而當詩書其道太質文質之間孝弟已與故孝弟者太祖所經緯天下也方是時養老恤孤之令無歲不申安瀆園繻之徵相賁於路卉衣辭陞動叶泚蕭旅雁將家亦由陔黍是以人磨鈍器家礪勁節醇仁濃澤既百餘年至於孝宗帝道爛焉覃及世宗暨我神祖所其無逸旭日之麗殷邦遐不作人章天之襄雲漢是以重譯象謂環水以聽經書四塞羌戎縣旃而稱都講煒已哉二祖三宗之治也測其潛源實資茂本納流衆者涵浸必宏盤牙深者敷滌必遠故陟徂岐則子咸邁父僞篤慶則後各昌前孝弟之間是生文質其大概矣若夫易詩言孝備有慶譽造就之名仲尼授經不過愛敬教諫之實序來章則聿脩統其誠談成親則從今矻其失蓋其道大非漆韋所能繩其義深多芻蕘所不識然而大享所貴蕭壘陶匏澤宮所重灌番更老亦莫不示人敦樸以顯至教至於饋饋酌爵袒割射牲齒冑執綏總干就位又有祈穀而狗公宮扶耒以嘗勞酒葭蓬五翼而奉騶虞蘋蘩十行以從狸首大或遠於人情微或覲於天道亦有五帝所未營七代所不究考其意必謂天下無可慢之人匹夫有勝予之咎所以創制者損益而不更受成者追趨而恐後也夫禮作於大人而道衷於上聖其可變者侑尸墀鬼蒐苗盟誓之教文其不可變者親親長長老老幼幼之民秉世用之則爲經上著之則爲令亦未有如今天子之選道考德得其至要者也方崇禎之九載值土德之中會二祖三宗

之烈既二百七十年五運十緯之周尙五百五十歲憂盛者致誠於日中羣前者動思於不匱蓋自黃虞而降明禋肅穆之文武周以前維清於昭之義無鉅不舉有遠必屆而天子猶且值然念光通之化未洽於遐幽恐教本者多華而聚歎者少實欲室至而闕敬讓口見而呼子翼乃命天下共表孝經并以小學充其義類想永錫之能仁亦因嚴而作配將起羔鵞之輩扶藪而問溫涼游夏之倫摠衣以脩應對使天下敬循其道則逆德者從風反踵者面內蠅蠅窳窳以香柔之膏檣杙饗養解其奇袤之佩天子又且治其精神敦以身令布衣蔬食陟降而遶聲容禮象圖形焜蒿以通省定行葦之露溥楚茨之誠盡處齋宮者動或經時會上需者簿或減正非有祀而不親罔一豫之敢騁是以天下翕然知五禮之歸於一孝五孝之歸於一敬拳草木者護其根芽採翎鷗者刊其鄂穿方斯時也山無槎蘂澤無伐天庖舍岷蟻童避孕穀斷罟而命王魚祝網以來鳴鳥繫有類放之覺池有尺目之漏草呼重榮蟲鳴更造間有脩黏稻藥出於青門爰羅椽置施於中道天下曉然知非天子之意與聖人之教也是以神明盱衡而贊袞鉞鳥獸祛趨而從舞蹈媚嫉貪慣者應顯僂悖德作凶者決陰脰穢褻之叟解禊而談詩書鑿說之儒拂巾而歎治道解禊談詩書不爲野拂巾歎治道不爲躁故以撥袂而當甲冑以擊祝而當干戚所未嚮格直姦民之與外其小小者也誠得展負幽風屏開無逸戶環月令几銘皇極益契以爲凝丞盤說以爲輔弼圖松國壽以爲鉅卿蒼龐靈回以爲庶聯懷邪醜正者必誅阿諛順旨者必斥意靜心誠矩平物格乃使仲尼端誦而稱先王曾子欽容而考至德攬鏡昭昭之途安焉浩浩之域是重明青鶴所遜聽於簫韶寶鑿器車所候登於陶席也率斯道也天下治矣明神格矣陰陽調矣刑威措矣民生遂矣乃作頌曰

粵稽天德厥貴恒性於皇師天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爲天德三宗二祖聿繩厥武顯

道稽古以綏多祜重爲聖言宥密所宗愛敬立隆與虞夏同茲芬孝旨以稷以醴明神燕喜以興百禮既和且博先民有作四海夷憚以興百樂不毀卵胎不傷草萊禮樂借借百工允諧不替耆耇不侮鰥寡綏此孝駕以弭六馬夷變渙丘阜陶猷四彌性優游以和春秋春秋時夏靡有不化調此六馬以適孝駕於皇繹思重譯乃來輪航熙熙如山如茨爰緝虎皮爰橐弓矢非無功臣敬讓孝子上帝曰明時予所經乎中好生召祥偃兵乃顧羣醜亦懷順道趣此慈母小大稽首翕河皇華何土不敷黃龍園菟元龜赤鳥四國來王各以共職有嚴皇慈夏日冬日先民有言下土之式無思不服曰二祖之德曰三宗之力治此四國徧爲爾德

梁山頌有序

若夫婺女之分輝有僊人之奧宅赤縣外鈐之庫朱明比寵之憐矜瀨渤澥綦履蠻粵去鈕一握垂維八極紫烝凝而錦鋪赤霞建而標起齊帝拂石以書雲葛令摩空而得路規圓象星已一十二姓湛波戴日亦二百餘年澤有待而後披光應期而始現於是長離守歲園枵在月帝將錫侯以釐茲土則有器車垂鈞文鳥銜翻四百四峯驛霧神羊之駕九十九峻馳雲威鳳之書寫自南來符從天降三辰既改有祖述之舟五袴將歌是廉公之教張開策而神迎李果升而妖遁黃耳跨玉鼎之鉉蒼文雜桃花之組驥百里而展足驄驪將膠波千頃而下滋澄清已具絃調大小簾疎山雨之聲響抗剛柔坂峻康莊之路將殺獸之嶺下其黃龍而暇丘之野訛其暴虎於是苦澤避於灌壇融風盪於榆次馮夷協職偃若射潮泝號下沛應如對月則有黠鼠避墉飛蝗隕羽無事杜人之草不犯子康之疆烏擁轍於郊圻狐泣書於窮谷又有雪消白起石授黃公鯨魚死而彗沒蒲牢觸而鐘鳴杜當陽之武庫玉戚朱千彭子循之內韜大戟長弩折衝起於機俎干城寄於兔冑澤無好鬪之龍角少俘尸之觸加以猛可濟寬文蕪無害蘭當戶而欲鋤蕪下車而自拔箕季之

牆不改任棠之水能清穉子神算何避淵魚園明奇術未妨柱頰故山陰有無雙之譽襄城無不足之嫌單父琴鳴女子之色葉門鼓震仙人之音於是牛馬繫動閩中之政來新鳳爵賓衙穎上之風尙舊白文黑質曼脩辨其騶牙綠葉紫莖正則揚其蘭芷解悞從熏濟川作楫因之鼓化式用播歌盤錯已更刃下躊躇之顧亂絲既理杼上卷鶯之章葦莠鉏矣械樸茂焉爰有彩聚繁星珠回明月雷煥動雌雄之氣方皋厘牝壯之精靈虵馳於不脛汗血出而空羣鷹化爲鳩離意發魯公之靈鼠難溷璞下生有陵陽之對遂使戶可連城龍能比屋藹藹朝陽之響續續樹洛之花况乎白首同車則東阿非少黑頭繫望則王接齊芬尉可名香人端而玉竹加括以沒羽初發而刺犀則顧覆野之如雲知垂鴻之揭日矣若夫戴星之輿零雨之駕留響紀績勿伐賡詩則虞城之井樂陵之井皆自苦而回甘灑上之堤肥鄉之堤各有基而不壞澤不藉膏河能作潤是伯業拳拳之懋即徐嵩落落之高雖爰書有叔向之疑而麤裘改中都之頌路似河橋爭喧竹馬人在江漢寄咏大車故小黃有增秩之榮而偃師有綏軒之侈也夫魏豹列於滑稽賈彪爭於細行虞延強項之宗延之推察之吏未有殊猷以紀於茲而稱上考不亦惡乎乃有相如學字於文翁事見秦宓之錄吳公首推於賈傅史登循吏之編則又我候今日所以奏最而梁峯異昔亦以增煌耳於是山靈舉額屋祗撲地兩歧掩漁陽之秀六苞抱阿閣之雛爰採凌雲之筆以貢製錦之風管有金銀報無瓊玖但云太史不棄謳歌故某匪孫楚之才亦賦梁山之頌

維嶽之高我式採之彭彭之麓我式止之止之連連不戢厥巖巖哉以夷我居我天岐言陟之般般其外白鹿夾穀侯胡不邁以闕百室雲授之櫛樂坤益之言獲其極匪能益之我履勿失之疆場井井以臨遠海日月離之侯獲其採維溝有茨時霖時來瓊環彼區繫君子思有孤衷穴蛟龍自出君子獻爵以御清瑟願彼

巨澤則靡不有嶽之時享錫君子祉錫祉自天侯建利哉藻而以斧侯不似哉誰爲作歌君子之光鳳從其儀其音將將

贊

五十六賢贊有序

石養山中聖廬之下別構數椽以別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蓋壁間位置自管葛至周沈凡二十
六人右曰九串閣閣僅九尺壁間位置自屈賈至李馬凡三十人皆異代同風韻實殊致不能盡列
者可以意推焉趙邪卿之壁縣四像司空圖之壙引羣賓聊有託於斯文

十朋軒諸位

管敬仲先生

吾夷人

時不可王道從其朔望氏之緒雖旦不復爲才人君爲文人師德成智出萬物果得千世寡匹

諸葛孔明先生

亮 沂州人

托六尺而不二攝一國而不疑治嚴而民悅用兵而民不知從諫就繩極深研幾肅曹區區曷以方茲

鄭子產先生

國僑人

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又實行之善以損怨不以防怨日夜思之思始成終行無越思若農有畔
鮮有敗事是以令聞

董江都先生

仲舒 廣川人

子產之殉古學微絕江都復起頗正失缺三策歸節儉大旨後刑罰正誼明道彊勉不越頗有文質以蓋

迂闊

吳季子先生

札 吳公子

是聖人者適於柳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穆叔擇人晏嬰納邑咸受厥訓乃保明詿貽帶解劍其風灑然
潔身完倫何足以云

郭有道先生

介休人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臣亦此臣友亦此友盡人致中得物外理左賈變質甄讓終廢屠沽芻牧各就位置
豈直淵鏡如日月輝

晏平仲先生

嬰 濰人

語及危言不及危行有道順命無道衡命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和使政平讓爲德體齊士舉火三百餘家
雖爲執鞭又何過焉

丙少卿先生

吉 魯人

閉都官獄生天下繫決策絕口以德以智三公之府恥案吏調和之司遠細事病宜不死後宜不廢平仲
而後則僅有是

張留侯先生

良 禹州人

摧剛爲柔循雌獲雄智不近名勇不近功智名勇功率合於道故處子之解易勝公子之解老

李長源先生

泌 長安人

譎而得其正巧而遠於佞四踐內廷而志不淫八載藩幕而動無競保二帝收二京變化委蛇為難能也

黃叔度先生

汝南人

隕乎處順淵乎似道淺深莫分清濁未方是以同游者欣歎瞻忽者傾服荀哀歸其師表陳周挹其公輔
蓋仲尼之文莫奚顏子之殆庶

王仲淹先生

龍門人

道不勝時時亦不勝道稽古之對正始之告貽以食經報以酒誥太和以為表至仁以為蹈樂天知命何
憂何疑嗟哉斯人是允吾師

田叔先生

井陘人

田叔長者是知孟舒解責還梁何其紆徐暴坐王園賢於賈傳馮公學之為漢宏度

羊叔子先生

新泰人

委質不易括囊乃貴疆場彼此不競細利吳平乃思遐矚來嗣杜公亦云禹稷之功期於濟世

疏仲翁先生

廣人

賢富損志愚富益過陸生無尤蕭生受禍餘年饗賜不亦可乎

魏陽元先生

任城人

百日一經一日請老才不可盡語必先蹈鐘衛瞻忽以謂未學坐進於道

管幼安先生

臨朐人

冰潔淵清含章素質遭難必濟金聲玉色揮鋤少志穿榻暗首詎為守高莫亦天授

陶淵明先生

潯陽人

不獲辭難而畏患千勲靡餘勞心領常閒在衆不寡處君愈默國爵進貴寧直靖節

郗根矩先生

齊人

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闕飲窮經遂齊鄭公壁藏劉政文辭蒼舒君老遠子何其達理

皇甫士安先生

朝那人

貧為士常賤為道實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堅不可損厚不可薄在宥委情卒得歸宿

甲屠子龍先生

陳留人

躬負子居因樹為屋不答忠訊抗辭董卓俯視諸賢何殊羅爵

阮士宗先生

孝緒氏人

羹醬見覆鄰樵不爨隨鹿得棧墜垣逃情此雖貴介松由何遠

梅子真先生

壽春人

鸞鵠遭害仁鳥增逝愚夫蒙戮智士深退漢興三危以威見涉豈為王章發此隕涕

張季鷹先生

吳郡人

季鷹審幾是不終日羹鱸杯酒千秋同適善悟道者豈在墳籍

周堅伯先生

汝南人

堅伯養母汝墳發嘸勉就數邑卒離其類堂陰夢語堯典三尺陸爾拳拳不忘載筆

沈雲禎先生

武康人

織簾傷手雲子何泣仰希古人笑而受展獸檻魚縣終謝鯨鯢三代遺賢此焉絕迹

九串閣諸位

屈正平先生

原人

易初本迪君子所鄙章畫志默前途未改沐浴衣冠不忍蠅蠖懷沙頌橘終冀一悟并潔心惻千古同故

賈長沙先生

洛陽人

才人已雄踔今厲古唾叱管晏遂擬舜禹取鑒二世乃發蹙盤揣摩淮南如掌上指蘇秦之鄰李斯之師
量生學之蓋其弊矣

魯仲連先生

臨淄人

世不可輕志不可肆鮑焦無從頌鄒魯無俾理駿馬不擇芻何以稱千里達哉魯連所貴不仕

李青蓮先生

彰明人

千鈞過的撞牙息機漸陸遷喬衆何能爲贖郭傲楊足掩一世有唐乾坤僅此兩事

樂昌國先生

豐壽人

圖齊結趙爲縱橫始乃其舉止被服仁義不失君臣不謀餘隸功成而不廢名立而不毀伊呂無終亦詎
遇此

王景略先生

北海人

風雷噴陰龍蛇所喜遠德近功堅肋厲齒圖鮮卑羌貽中原利司隸許將十牛孝子越鄴之誠與伐晉契
不謂不智

劉中疊先生

彭城人

中疊引繩規切執政擬上揚已布寬舒勝再起再廢遠動天繫瞻言千里遐燭來世劉宗不羣蓋其危矣
智如陳湯謀安所施

韓退之先生

南陽人

文章易致性道難聞從文見性猶堂視室雄况之牆仰瞬鄒嶧退之從之倚肩去膝顧其顯言亘於星野
中疊而後無有儔者

汲長孺先生

濮陽人

不逞東越不憂河內矯制發粟始進已介請見高門揖大將軍其愚如何爲難倫也

魏罔成先生

晉州人

開創易爲才興主易爲臣自比迂衡帝俞孔明無欲勿欺仲尼所親誰云厥貌不逾中人

黃次公先生

陽夏人

次公朝聞傳經講室出剡揚越酒舉良直穎川之治冠於漢世雖無神爵何損於治以武昭時寬和獨著
豈必爲相乃干衆譽

張復之先生

漢州人

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功不言能用智生智著字壽子能見能行能果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第五伯魚先生

長陵人

伯魚通材介然秉義糞除陌上剽芻會稽乍顯乍晦屢躡逾屬雖少蘊藉莫媿會史

馬賓王先生

在平人

倫慮之言適於正鵠非文之爲切理乃服火色肅肩騰上必速假方求形古豈有焉畫圖范金再見於斯

高令公先生

在平人

令公多聞深居無有妙理正多公得其九閔湛營辜毅然引咎雷電四至語不改就三與宥密不顯於口

草屋編袍期頤載壽阜陶成德衛武同究

蘇子容先生

晉江人

子容精審不可親疎處分能斷在驟能紆禮論澹中引獻容與自誣何傷誣人不可同衆從謙違衆從下

不問叛夷不侈捕盜識大體者無踰此老

謝安石先生

太康人

新亭呼吸笑而卻敵易草彌旬乃輟九錫遐算餘能仰摹宸極朱劉園子各種委任游涉整暇遂濟厥勝

李伯紀先生

仰武人

位置諸桓經遠無競既明且清允惟先正

謙利伐邑師戒承家言雖伊邇知之則遐前有唐耿後有黃汪逾粘比幹曷存不亡嗚呼誠明此學已絕

天壤不支莫之勝說

王逸少先生

臨沂人

隨事行藏通識所貴規浩責萬動中其會忠允之言紕於當權濟時適宜情倦乃興仰視巢許又何慙焉

白樂天先生

渭南人

香山初年以批鱗顯爭錁紕瓘有則有典直觸宸忌履虎幸免晚廢再出猶夷分司合離浮沉頗與道宜

陸敬輿先生

嘉興人

是亦達人夙有令譽因事獻替觀變良悟興元推誠亟撤二庫分懷光營通琳楚路救蕭保寶亦糜回互

呼嘯才難脩眉多妬

蘇子瞻先生

眉山

五采六翮節其兩足龍麟齒儻亦殺角爲倚何耦爲名何祿天子輟餐黎庶薦福吁嗟大人勿傷孟博

宋廣平先生

南和人

首捧二豎直詰三思武韋之朝既有令儀迫於開元批繩易矣優越一言亦遂漸廢觀其周旋折距毛揚

屹如堵墻鄒輿是方

范希文先生

仲淹

天聖建言希文始激待制論思豈爲越職慶歷黨禁於是趣成雖有格人亦虞好名環慶之勳著於西夏

不就執政可謂大雅憶在廣德徒步粥馬

裴中立先生度
開喜人

勛業繇時平章繇運淮蔡易平罇異難間艱虞惡賊安佚惡黨君子宣力小人伏莽以彼威德困於逢吉况其下者何能不泊

韓穉圭先生琦
安陽人

度生於識力生於量不言之教不議之唱雖以權濟非學而何李杜自處猶虞胡趙胡趙白處一潰千决誰云渾樸不施剗斲

張子壽先生九齡
曲江人

曲江考治曰重郡縣細彼詩判爰得其貫侍中納言不界邊吏差列絳灌亦遂不晏直斥房帷請誅胡維誰謂效情視彼居廬

趙閱道先生抃
西安人

閱道出虔上冢乃行履虎批鱗曷貴諫垣按魏視蜀剛柔同串中和之致天子所歎侃侃恂恂在朝在閭臬變覃精爰程是書

李深之先生贊
皇人

不奪承宗非為姑息不討魏博非為懦郤厚犒田興崛強嘆息官人唯當豈問親識上黨千世不諛聖德疾風勁草好是正直

司馬君實先生夏
縣人

君實文章天子知之曰邁董揚治平六割三朝獻之曰唯所學一日辭樞輔展動色四害未除雖瞑不憚非獨獻可忝為先識

張煙叔像贊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穀雖疎萬物莫不親澹道自珍微名自實使爾有車吾與爾為輪使爾豐家吾與爾鄰溫雪伯子之正容物悟東郭子順之目擊道存何必云吾羨爾不過五侯七貴之門

箴

鄴山箴凡七
章

見可喜不羨其內多快聞可駭不驚其中有氏是以過市拾帷者不流眄於麗觀中夜整冠者不失聲於雷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止是正顏色出辭氣澤於中和而已冠裳珮玉常有搏鬪之心猶繫五絃於刀劍之上不獨了無成音亦啞然可笑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仁禮施而民自服雖韋布儒生當有此意亦達天德而詣王道矣

讀書要實落以聖賢自待如顏子之比方帝舜公明儀之取師文王驟聞此語豈不驚駭習誦狎聽卻又平常能於此節禮貼精明然後知忠信好學了不異人期月三年亦非怪事也

外慕多則內景滅繁華盛則美實衰天道誦前者贏後人情盈頽者虛中常無餘而鞭其不足則可與語學

矣
櫛沐極小事卻一日鬆放不得養寢極平常不能半刻窒礙人奈何於本心上不自梳洗於荆榛上討安頓自在急須料理現在快活也
志琴瑟者不移情於鉦鼓服章甫者不躁心於介冑禹稷顏子兩不相非游夏萊伊何殊共室常望高賢瀟灑聲名之外

洪尊光箴凡三章

訂頑之戒戲妄與四勿同規西銘之闡愛敬與孝經同旨學者於明誠兩字未有入處但看訂頑西銘十百遍便見孔顏關鍵處亂世而物不忘者惟禮而已有高才而衆攸歸者其謙矣乎謙以導禮之流和以調樂之本雖居吠畝之中常得制作之意以物役心則心賤於物以心徇物則物貴於心士君子不淡謹无事稍爲才情所動雖口演五車手揮八極猶之紅衣獼猴牽絲傀儡徒以精魂爲世俗愚弄而已

費韞生箴

韞生讀書弁山出送予江上偶書數言識別

得釣弋之致不必有釣弋之心託射御之名不必有射御之事有待而集者神勞多慕而營者意傲是以背邱而頷安仁有不適之歎良田美宅公理有難樂之志浮家汎宅張龜齡克恭其兄新醞奇飯王無功克友其弟不干物患則涉境皆真略領道宗則觀生若寄倚梧而看鶴鵲卽有巢之風散齋以臨庖厨卽燧皇之治何必師古之人異於今之世乎

徐節之箴

風雅雲烟何足當眞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隸釋典爲吾道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爲糠粃勿以秉燭而亂青燐

倪梅生箴

何謂荒年穀吾有詩書成稼穡何謂豐年玉吾有文章天所樂忠信爲家惇和爲族敬慎以爲主人勤勞以爲僮僕不貪非分之求不享無功之福貽孫者滙百川之流燕子者樹十年之木故明麗天而爲大有山藏天而爲大畜道以簡而自貴物以澹而自足謝藥與餌則各獲其居多競多營則近於俗

吳季安箴

玉劍在地見光百尺空山呵氣響於金石故積美者上騰致虛者多益人知夫振采之榮名不知夫敦樸之茂實故粟以守自名米以美自食

以物役心者疲以藝役心者賤故學成於人所不知道尊於人所不見鸚鵡之智自窮山鷄之文自炫故朝權羣秀而不芳松柏孤危而寡怨也

姚二存箴

連城萬鎰奚取教琢藝棟凌雲各自擇木素則爲絢有髮初服小不敢臣與道教樸昔唯阿衡居莘卜築一介千駟澹然寡慾亦唯臯陶奮於華族六行九德以格不淑是唯吾師淳性懋學終日矚矚嘗恐不足葛侯勵志所惜尺幅安石靜好而累絲竹君子達上以步高闕道無古今世無季叔機事漸多道心愈薄勿喜鐘鼎勿惡溝壑志在伊臯猶慙管樂志在葛謝恐墮樸簪用舍在天行藏自牧大忠不忤至孝不辱悠哉悠哉先民有作

庶常進學箴有序

洪惟我太祖者定陳常戢橐求懿方啓處之未寧乃弓旌之四屆宏文首開碩德萃止建安吉水之彥共總
纒湘浦江婺源之英遞爲師表逮於文華堂關九士傳餐雖致用未宏而荷榮斯赫矣嗣我太宗肇旌庶常
仰視列宿一時養綏撫幼之音同鳴鹿野冠仁戴義之隊共集靈阿咸以振藻禁庭披英秘閣漱沈當沈濯
之淵徘徊近天日之表雖無左右萬歲而奏至言間有大夫踰隨以通帝昚所以人思矜奮世景休明於時
解生脫穎矢論而遇庖西周子妙年振今以千華 而採者不以爲競談者不以爲躁將以球圖在序實侑
畫千華養成林時聞遠響尙鑿刀於禾藁猶資一割之鋒繪神統於輔文未嫌兩已之戾也粵稽古昔道始
鴻濛似當荒遜已誦盤盂之書豈必毛錐兼舒杼築之氣載覽通賢事通經濟亦有投贖推案而薦圭璋間
亦離舍歷垣而提魁柄故質近冲和則笙鏞錯韻識通敏妙則醜族承風漢稱丙魏非假枚王之篇唐頌宋
姚寧資燕許之什維我皇家大敷文德將一帷幄之權特優經術之選適館授粲天子之重緇衣倬漢麗章
古人之習泮水尙有角而不觸貴備采之曰威是以委蛇著訓則衆釋羔羊白黑成文而義逾炳虎逮三楊
懋績共舒柔惠之聲二李乘時合濟雍容之福遂使人薄汲鄭而尙平津家慕韋匡而輕王魏絀繩就木何
自獻於崑書省括虞張要無傷於鼎趾所以華容投袂而矯文襄之辜汝愚濡首以蹈大紳之轍譬於尼父
縮頰而食蒲菹園成曲頤而輕芹醋雖未當於和羹亦未可謂失味也景會時遷風雲改色肅皇來代之年
適火木取新之會先輩以疑滯濶園闕爭曲室後生以未習新禮群出部曹共鑽仰之末由乃翱翔於翻反
自是以後未搖鈴索先佩括囊俯仰餽粥勒宋父之銘冬夏陰陽遵汜機之路一旦勢就虎軌道撓龍血壘
饒夙貫反而難尋申甫清風翻無肆好雖降墀之響未衰而唱歎之音亦蕩矣約其淵源嘉隆之際極壯尙

才洪宜而餘包荒近德隨福立才與威鄰二者相宣成文維學是以博陸升車挾策而偕安世復之出蜀
言別以成萊公成相黃流而雕金勺用銜冥燭以佐義暉而況於險樂初給未成繡補之文齋素紬思欲寄
黃衣之夢乎方今總章復闢講幄宏開聖天子宵衣清暇將覽辟雍之儀明宰執退食從容亦懷於樂之想
爾茲多士披雲靚青下帷發藻進達執戟不復嘲楊退值射孟無勞難朔而無能仰讚塵謨俯伸蟻蛭徒脩
旅偶以眺書梁顧曰陰而辭丙舍欲以前齊哲匠近擬能倫差肩比影不亦羞乎况又今者道當泰極時會
物盈春秋反軌已邁二八之期漢德循環更還四七之運龍夔不降則堯舜孤勞幸及未陰尙資先覺所當
慎圖終濟亟遇同人上者秉思匪夷盟心若捷探六代之興衰鑲於指掌攬五德之鈞運鈕其旋回次者獨
立不懼詠狩獵稼穡之詩相幾遺榮消跨刺輕肥之夢良非出位庭自無人又其次者怡心典墳息機撰述
廣成羽獵或徵詞之足風載檢白顛或聞言而無咎下者乃宜人鑄三緘馬分五尾飢餓以成雲霧之班動
靜不離縫緘之內若夫尋行摘句袖冊之出鬼國辰入申歸候禽之遵雁渚諒非閑散所答於璜書盤說所
通其舟楫也爰舒斑管勒爲玳箴其辭曰

敬爾多士秉誰之德周昉勛相召歌馮翼煌煌詩書爾名式嘉雲漢相章非跌爾華我觀古人建事維學括
竹入犀雕瑩出璞聖賢去人其間幾何矣小成鉅維動伊多昔我皇祖則既教爾師聖師天黽勉不已衛磨
白圭甫補園袞非有異能祇式古訓油油者苗力穡有秋冉冉之樹時與雲稠利亦不謀功亦不計非曰置
之聊盡吾事靜言遺名動言遺身動靜之間誰知其真昔人亦云忍乃有濟容德乃大非爲利故恐臭厥載
汎濫之瀾斯不足徵左忘祈招范述殺烝尺蠖蛇龍安身藏用義與神通何德不種猗吁敬哉日月邁矣暇
時苦多不寧方來母曰時艱非予之咎各慎爾身克鞏厥後

銘

宓衍堂銘

有皆備者何滯於物有一貫者何滯於事安慮乃得不滯於理緯經以生大業以起凡是大業載於經史不盡繇經史因心則經因物則史經以制心史以制事以約御博靜脩曰仁動應曰智得其不動而動者從之李之誠明朱之格致皆出於此左銘彼澹者水而可行遠彼屹者山物患不干挹濁逐塵事理乃亂注而澄之猶不得半故道始於素天始於簡維素與簡近於先岸簡素馭萬乃得其貫朋從往來寢興游衍一惟簡居一唯素願事理不失文質亦煥可以體道可以寡怨強恕求仁此其範也右銘

阻菴銘

凡二

持一敬勝於百學之功積一和該於萬善之務故易為良以治躬為兌以麗澤敬止於躬則身有喬岳之尊麗澤於友則道受江河之益左銘

不勤小物則大業不立不豎大節則浮名可既故禮樂貴微以研其幾春秋貴察以大其器幾以細而成務識以大而成器故戶牖之銘無所不申區釜之量有所不治右銘

閩菴銘

凡二

學所得者淺資所安者深資文者敗於古資人者敗於今故矜百行不以一行奪其勝納衆有不一有洩其深是以師古則齊於古師今則逾於今左銘

名不可以友立實不可以朋求獨行則太剛衆行則太柔立之寤寐以為禮樂求之妻子以為春秋是以謨誥宜其方毅風雅奪其優柔右銘

法廬銘

道唯靜定更無他法吾身所止是為安宅物繁視多曷觀厥裏放之六合卷之一室扶準持繩乃正乃直若愚若虛是藏於密我之廬法則僅如是

約

辭約

奇服災躬華言不讎維文從居以懷百憂今吾約女戾女遠去若夫弱羸爭食強蚌負釜矜百締而三絕餐歷旬而一舉纍纍向泣南方之冠糾糾凌霜東郭之履賸玉桂乎西咸寶糠覈於陽武詩興蔽帶之歌易得蒺藜之苦而能煦喘輪沫合作堆粲曼辭居餐質語供爨柔履得其裳衣戎怡覆乎錦段吾將女侈以為母子若夫漂搖風雨顛沛道路橫流滄莽見逝者之如斯何草園黃傷曠野之率彼馬瞻顧而不行舟浮沈於莫繫千金沒蘆葦之裝五噫發北芒之涕與塊焉求立錐安置而能說以廣宅築以休庇曳垂雲之霽陰建標京之層壘磨鳳徒於高臺龍鼉砥其幻市吾將女承以為弟兄又若貧薄相緣怨毒交至龍縻漁人之唇虎銜慈母之杼盡臣嗾乎獒狗恭婦出於嚇鼠燕泥病肌蛇涎膠體故潛墨水者不白其膚啜蘆草者不皓其齒賤與身儻親不見是而能遺繩藻璧見颯麗澤篋灰中山之疑膝毀西周之惑奪之噎風易以白日吾將女利以為良友又若世載紛干盡馬相逐繩視腕而合綸校規耳而伐木朝襄寄於羿矢昏席託乎婁目患與髮而借黻神與歲而俱縮探珠出海昧得漿之尤難澡首入淵彙洗垢之不足兩福所以先幾二疏所以止欲而能風議自得從容不瘁語逃瀾而號新言痛哭之見貴辨士離窮腐史謝位吾將女適以為樂國至夫畝樓絕核陵闕交載稷就鄭而師渠獲諛豎而賈力孔曾誦記欲系滅虜之經園舍陽秋不就弭災之

策麒麟賁而師凶蝗螟飛而鳳食猛士注喙良臣躡跡而能奮足遠搏敷文殊服離十乘於兼城排累鷲乎一鶚千將譬於寶劍巨稔喻其茂毅吾將女主以爲君甫凡此五約以視女踐吾實眎女以爲近遠乃如齒角不完羽毛見伐書或利於窮愁命有增乎通達韓孽鬱其風雲湘纍沈其日月戚施就憐暗啞見脫與夫微文賈鬻浮藻潰事孔翠自禍服之者鵠身言獸知先酒之而尾厲是以頃豆戮楊片言誅彌或誇靡而夷宗或虛無而絕祀吾不棄女吾將焉止信寇讎之未疎何湯火之足譬

客約

客好主人主人病瘖頓若斷菑黯如礮石恆愧不如子產角犀老聃曰額豐美十周駟駝九尺若有嘉客自許奇貌曷鼻魁頭雄頰頰出離糜之長肘加蔡澤之舉膝但謝勿通主人好色客好主人主人病短衣餘正帛履窮尺簪恒愧不如伊尹無鬢晏子翻反德乃任全人妨居半若有嘉客自許脩好形體昂藏鬚髮濃秀齊都雅於茂陵方夸美於戶牖但謝勿通主人好陋客好主人主人長舌連環曲解弄玉難絕恒愧不如惠莊寓談孟荀正說噓口成雲如湯沃雪若有嘉客自許吉人動止矜重言辭寡鮮緘唇齒於金人施拜揖於土梗但謝勿通主人好辨客好主人主人鬬鼻歌詠重濁披諷閱鬱但愧不如臬陶聲瘖公子口吃單辭折獄卻坐銜筆若有嘉客自許縱橫議事翻翻談理勃窣淳于之多隱譎鄧析之精名物但謝勿通主人好訥客好主人主人性誕毛領查枒骨節疎慢恒愧不如夸父日逐媧臯斷蠓蟻聖賢蕩佚畔岸若有嘉客自許儒實舉策數馬負薪推車勒孔甫之銘鼎刪庶子之春華但謝勿通主人好誇客好主人主人素退交淺多漸人稠輒畏恒愧不如柳下棲遲潘衣避位聽言則答呼牛亦對若有嘉客自許儻攘臂獨征機鋒四射彙孟公之豪舉兼彌衡之慢罵但謝勿通主人好下又重告曰文疇執耕茂毫執鉏朝誦幽風暮閱種

書天緯地經莫近主人主人獎須又重告曰蓬戶繩樞刷緞葦鏡竟日再餐終歲一獻連車載酒莫近主人主人原憲又重告曰仰觀彼蒼冥冥悠悠榮爲誰春枯爲誰秋劍客狂夫莫近主人主人仲由

講堂質約

洪思曰時向饗養崇飲爲甚鄉山梁山每會皆守八簋之約酒十二行講監東誦抑之七章講史西誦賓筵之五章磬一聲告終筵津上風俗爲之稍變
先正諸賢敦尚樸素居常服用所最節省者飲食爲先謝安石每游玩之處供奉嘗至百金陸祖言深爲不然一日造陸所陸了不設具茶果數色而已兄子俶乃私爲添饌數品謝歸祖言呼俶密與杖曰爾不能世脩令德乃做人侈靡以忝門風乎司馬君實在頌中與范景仁同至伏牛寺景仁以小榼將茶君實但用紙囊之謂范公曰景仁今日乃大有茶具景仁默然捨榼於寺而去君實晚居獨樂園又構一室與諸士講論諸士觀其餐供不過一蔬時有客至乃具兩盃對酌數杯而罷即世所傳真率會非徒惜費且以養福者也朱元晦在建陽時以不設雞黍爲惡客所糾王半山食前止盡近箸者世俗疑其不情然樂彥輔魚羹茅季偉雞饌皆不餉客當世未嘗譏之魯參政席前亦止盡一味天下不以爲矯方今物力漸稀公私俱誦儉歲有犧牲之文贏國有致穀之義吾輩既不能折箸運籌投醪飲士日食瓊殮良有媿色又盤核過十餘器嘗殄天物以饜饕餮是不可以已乎李伯紀趙元鎮名德在天下但以食前方丈損其令名寇萊公亦以服御汰侈爲朱崖藉口今約講堂堂常會及諸友家中肅客之數皆殺不過八色酒不過十二行有踰此數必變色不御

揭

獄中自明揭

洪思曰子既過北寺與葉淦對簿淹留五月還西庫乃頗自昭雪也

周謹揭爲生死俱屬君恩平反尙祈公道謹剖一息未絕之心存千秋不灰之案事周自被薦受逮以來洪思曰子既以論揚嗣昌請江西布政司都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滿衣瘡痂蔽褥牽連株送幾二十人不忍事歸三年有解學龍之薦而連命下矣一荷廷杖四服司刑赭血滿衣瘡痂蔽褥牽連株送幾二十人不忍即死苟存日暮者亦以三季之禍不宜見於清朝天子聖明大臣勳翼必不使孝婦啼於滄波貞女號於烈日所以隱忍至此也今既得出北寺就圓扉仰視隙光或不爲遠周不自言誰復代周言者周以艸土餘生特承環召揣無一長誓死報國方楊樞輔嚮用之時朝進溢地之言暮播彌天之說喻喻而講和戎警警而稱撫寇舉朝悚然畏其才辨周獨以是人根本已壞節目何施撓棟覆餗不足爲喻是以不避鼎鑊策其無成豫爲爛焦防其薪突也夫延齡以市井之徒附於城社安石以商申之睡飾其經術源瀾所漸禍敗未親然且陽城奮筆裂麻而不辭范鎮袖彈忤衆以無悔以爲朝廷之事無大於此者况夫手執柯柄而墜覆三藩決裂七八十州縣塗炭生民不可塵計竟無一人先事而立其防正言而規其失者豈所僞爲陳力矢謀匡時報主者歟周於樞輔非有稽膺之怒轉睛之睚亦惟齟齬杞憂相薄也而機阱既發彊力莫挽格人元夫相時而莫敢援周今右足以跛指脛半折風雨侵晨辛楚如竿度無所復用於時雖死莫惜然清夜捫心仰天計過自束髮以至二毛通籍以至放黜食不過脫穀居不過覆瓦談不過經書交不過農圃權要之路邈於星河通顯之朋棄若遺跡必欲加以朋黨之律比以糾結之條誦子蕩於栢舟勒於陵以墮壘是亦六月之霜所動其涼寒東海之雲欲分其酷烈也周嘗供事講筵蒙恩召對一再叩首東之必不可玩流賊之必不可撫撫寇和戎之說必貽害於中原流毒於天下聖主未嘗不心是其言至於官方進退世事得失是周之於政事初未嘗談談亦未嘗亂也昔李時勉以慧言獲戾撲爪折脅而宣宗未嘗奪其官海瑞以狂

率批鱗抵罪赴市而世宗猶且宥其死周之愚慧不及二臣其所觸忤不過權相而又遭逢聖主英明特達俯視百代每憶戊寅七月每次召對敬進清仁之說恭承獎誨以爲聞所未聞未嘗不撲顛植心繼之以血也夫栽培傾覆大造何私滅頂噬膚人臣自取然聞之霜霰不殺已枯之艸雷霆能護俯蟄之生周所應得之罪已經取分降謫一年荷恩沒齒至於撫臣一薦而萬里就逮冷曹一救而受撻中墀書生一救而械繫北司洪思曰撫臣江西巡撫解學龍也冷曹戶部主事葉廷秀也書生南京大學生涂仲吉也迴颺受火既非棖桷所知因葉增風亦非本根得悟如使初無撫臣之薦繼無申救之章則周亦負土空山偷生繫壤豈遽爲網漏吞舟厨亡雉兔哉今既加以營謀重以主使又摻其黨侶波及無辜叔向就繫而請命於諸羊冶長在縲必批根於鄰鳥亦遠於本情殊非故質矣狄公以羅織誣服猶納疏於衣蘇軾以賦欺引辜亦寄哀於翰羽非獨惜其餘年亦自傷其感遇冀馬角之復生盼烏頭之再白也周以樸藪遠謝古人然所幸者大無狄公鉤箠之章小無蘇生蜀舟之跡獨以請告數言過自菲薄爲樞輔之所捨撫遜聽之所口實以至於身扞重網體無完膚夢尋腰顧嘗恐不屬嚮令當時依阿樞輔諛其集事保其成功僥倖美官以抵今日何以處之如必以愚慧爲奸徒守經爲邪說則元愷宜服共驩之誅會史合就桀跖之討也今天子方脩敦大之條布好生之德捐去苛細隆禮股肱登夷吾於檻車釋孟明於囚服扶杖之老翹聽而歡歌反側之兒轉心而面內周獨以盆盎之下重隔星辰聞人讀律跪而股栗是亦大君子之所痛瘵有道者之所心惻也伏乞詳察司招細閱情狀洞其裝捏盡亡是公然後塞請託之源燭化比之網勿使黨錮之端見於清時營窟之情瀾於君子使天下後世見者有以頌帝德之廣大服明允於無疆

欲辭銀綺揭

洪思曰子以精神宗實錄成選宮允未謝恩遂以救饑
龍錫件上意聽降調又以實錄故仍賜銀綺欲辭不句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聽降調黃道周謹揭職前以狂瞽過蒙寬恩邇有科參未能自拔福輕於羽過而災生
勞細於塵圖無別效十年史館黃衣之夢空存三日春坊丹管之緣已薄雖聖主不棄孤臣而寸心實多媿
負訟而受服有鑿帶之羞負而乘車滋致寇之懼况在前疏實以與宴發端且積新辜當以何官拜賜循環
有隕俛仰知慙伏祈閣下明微臣引咎不敢受賞之心使鉅典有光不濫匪材之玷諒情繳謝伏乞代題

題詞

代言題詞

唐殿下慷慨直諫有沛上之風故敢以此監國二疏進其發檄而外尙復具書漢光武故事一札十行又如
管氏所應諸侯皆垂棄而下盈車而出不宜單檄馳郵將士尤當事者之所留心也嗟乎予老矣何知人事
所徘徊江上逾月不忍去者猶記所謂鳥獸躑躅躊躇者也見潞藩今日知事不濟決意言歸遇唐藩於蘭
溪舟中非意所及草檄及諸制書亦爲高皇帝致此區區也非爲己也前三月朔日舟次龍江之下將至天
寧洲阻風不得發夢高皇帝凄然謂曰卿竟舍我去邪寤而惆悵不圖逾月遂有板蕩之事卽回車肩戶坐
茅茨之下能遂安枕乎生平不談管晏此處視樂葛尙隔一間今安得與顏回原憲匡坐彈琴歌商頌之詩
聲出金石者乎諸草意當焚去即使後人見者亦知果哉之末難與易之不易也六月十有九日遜雷道人
書於清湖舟中

張氏譜題詞

張福永曰爲家經叔作也經叔與兄汰沃兄子凱甫皆善著書一家撰述可數百卷考其先世又
皆日以忠厚退讓廉儉教於家是皆今之世族之所無有今吾家津上亦八九姓而錦江頓衰乃

至於此天運
難易足同哉

余蓋觀於星象知明憲之大也王者所別以爲族物而一世 碩隆衰之數往往因之古者公子分著姓字
由親而疎漢唐以來差等高下一姓百世類疎而親雖有聖人出無以責今之遠媿遙胄者也唐書張家蓋
八九姓而南京爲繁吾漳張家不泝其始斷自勝國而下有盛德者爲之岷幡距今十二三世源瀾斐亶不
乏聞人可謂隆矣天火之義附於鳥擊豈其然哉余友張煙叔輯其統系略做遷表自彥秀祠隴至於藻苑
遺聞爲十卷煙叔之意以同人之數均麗於火火者辨也火著於天垣 所出出於同故貴辨火著於家井
竈所出故貴定辨故有類定故有物書曰厥有恒性夫亦是意也天下昇平既數百年衣冠襲奕姻婭 績
遇有一貴人出馬車帷一一相麗奚獨譜牒爲鄰翁之 而煙叔獨以是爲不可李獻吉曰豪獷子弟聚
狎雜酒肉元旦遇族人鵠衣怒罵不休見長令足循循如有緣遇族伯叔呵道者不可勝數嗚呼豈獨此哉
其時常酒饌甘脆盡於同姓貴人見骨肉方幅不齊自別爲非吾宗者雖士君子而然矣錦江張氏自七世
比部公實陰行善名位未暢十世爲儀部奉直兩公兄弟鵠起以文行著海內十一世爲汰沃聘君酌其華
實在鷹曼而上煙叔又以寬博起而佐之海內文獻未有先者 張福永曰汰沃名變字紹和所著羣玉樓譜
集殊二百卷啓禎間以孝廉隱萬石山不應
公車徵辟皆不就海內稱爲聘君
煙叔亦有集二十卷人比之二陸 余蚤歲數游其家見其家不能庀倉腴時時羅沸其子弟負墻誦詩不知
都市有跼履彈絲之事又一至其祖廟見其門正嚮處屋角牆鼻屬屬然或晚或倚下顧其渠通江也無獨
蓬之妨問其所由曰自比部公而然於今五世矣不欲變亦且不可嗚呼此其視錦江豈下於馮翊扶風也
乎即使與馮翊扶風共里閉其不以藻苑世乘易其貂蟬也明矣煙叔所輯有家訓一卷爲十有一卷今并
於藻苑家乘中

密洗廬銘

至人讀易洗心於密於密者何謂吾心室萬物皆備退藏如愚既博乃約還之以虛其未虛者爰有密洗才識之累甚於物滓去雕反琢以存其真譬彼浴盤與日月鄰母謂素服或澣或否母論來本無塵無垢還聽與觀乃知其端內顧鑿然乃反其元於此盡性以至於命精義入神迺無不盡持之曰靜循之曰敬江漢秋陽濯愚曝聖丘淵退省其是之謂歟

鄰秋沈家逸事

鄰秋孝廉名泓七世祖得四嘗剖胸探肝療祖父疾洪武間詔旌其廬徵授太常贊禮郎方剖胸時遠近里許聞任負甚喧起問之皆曰沈家有七世餘糧爲運致之旦起聞然無何有漁人持舊鐵百餘斤易酒米去後辨之乃金也以是富於湖上至七世鄰秋乃以文章起家

讚曰探胸之誠奇於剖股時憲所禁明神爰取質鐵得金奇於發粟郭巨劉殷猶慙樸篤嗟爾君子患生有身血肉是耽以遺其親剖胸探肝云何不痛悟彼膚血爲精誠奉以誠取膚如水與土神之聽之式穀與女鄰秋母宋孺人二十三而寡生鄰秋甫五月遺田七畝餽粥不給外家欲奪其志母貽外家書曰女蒙父母擇配沈君可謂得人豈意遽然天促其算幸已生兒撫令成大終身所倚敢生它心婦人從夫終身不改此人之大倫女之大節也有商議者幸再三卻之儻四大人之意俱然女寧蹈東海死耳何面目見沈君地下乎其書藏女弟瞿家甚爲雲間人所傳誦

讚曰有此巾幗觀彼冠劍吐辭破山拔涕出電手緝綱常如五色錦視彼世人汗于泥濘嘗膽丸熊羆荻出研不開講帳不踐王殿宜有令子蔚爲時彥

宋儒人事舅姑甚孝舅少淵公臨終無所遺遺一床爲之書曰寡室宋氏甘荼苦撫育孤兒手課遺經身親井臼用度不周賴以女紅自給所食唯熟油苦菜衣服不裝飾行止不失度事翁姑孝待伯叔敬處妯娌和以至交親御下各盡其道可嘉可敬我家貧清苦細思無能與之獎勵我止有拔步暖床一張給與宋氏表其貞堅傳世無數

讚曰內行淳備古人所貴父母兄弟無間尤難八十老翁敬其寡媳欲爲獎勵而苦無力遺床表貞撫書太息視彼柏舟堅於砥石皇皇華旌煒燁史冊曾不數年麗於雲日五旬之孤去天徑尺嗟彼世人但知朝夕鄰秋既爲孝廉述其母行乞董辛宰宗伯誌銘園宰自起草未瞻眞而逝此草遂爲絕筆鄰秋每携藁自隨不移函丈一日舟中暴客所探襖被衣裝分散盡獨留此卷眞大士龕中云此沈孝子家物當寄還之遠近傳者以爲節孝所感異類迴心云

讚曰飛鳴食楛則懷好音猛獸啣鹿投於孝林賢者之旣盜賊不侵譬彼豚魚有孚惠心爲丁公藤爲孝緒獲爲庾賢錢爲劉殷金諒彼暴客終亦守劍感此孝書亦或克念神明所持扶光出炤勒石萬年莫之敢墊秋鄰述母訓可傳者甚多每一讀之數行潸然今特舉其逸事銘之不使墨瀋雜於酸涕也



